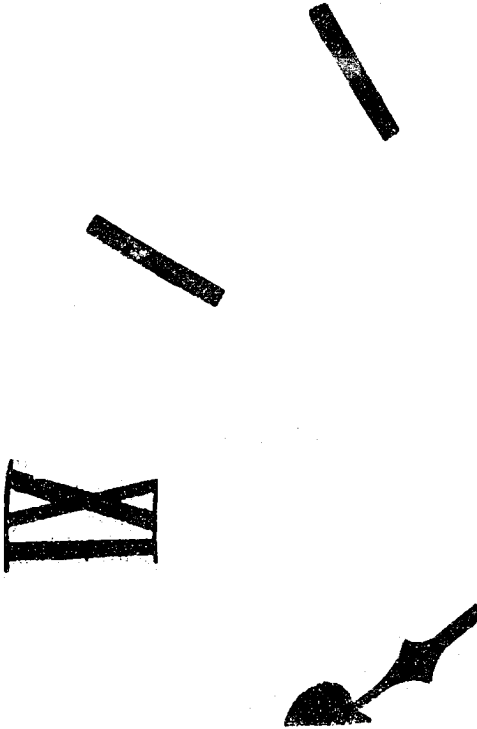


從美國看到世界



John Strachey
韋 雷 譯

生活書店發行

譯者的話

這本書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在美國出版，原名『希望在美國』（“Hope in America”），著者的口吻是對美國人說的，但是這本書的內容雖從分析美國的狀況與研究美國的問題做出發點，在實際上，却是從美國看到世界，——從美國的狀況看到世界的狀況，從美國的問題看到世界的問題，從美國的前途看到世界的前途；因此，這本書的內容不僅是美國人應該注意，不僅是注意美國的人應該注意，全世界的人都應該注意；我把這本書譯為『從美國看到世界』，也是爲着這個緣故。

這本書對於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對於美國的實際狀況，對於美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對於世界大戰的危機，對於法西斯的來源，對於世界的前途等等，都有透澈的認識與正確的判斷。尤其特色的是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有着深刻而持平的評判；對於一般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誤解有着中肯而切要的解釋。

著者斯特勒澈（John Strachey）是英國後起之秀的前進作家，和主編勞工月刊（Labour

bour Monthly)的前進作家達德(R. Palme Dutt)齊名，都是國際聞名的政治科學家 and 經濟學家。他曾經五次視察美國，足跡遍全美，到處演講，受到美國大眾熱烈的歡迎。他的重要著作中有：

將來的權力鬥爭(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

法西斯主義的威脅(The Menace of Fascism)

資本主義恐慌的本質(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Crisis)

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我們怎樣幹(What are We To Do?)

關於美國的情形，我在所著的『萍踪憶語』一書裏也曾有過頗詳的論述，在該書的弁言裏，曾經有這幾句話：『世界上有三個泱泱大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一個是中國。這三個國家的土地特廣，人民特多，富源特厚；它們對現在和將來的世界大勢，都有着左右的力量。不僅如此，這三個大國，在太平洋的關係上更有着重大的關係！……希望國人對這三大國之一的美國能有更深刻的認識。』我現在要根據這同樣的意義，

把斯特勒澈做的這本書介紹給中國關心國際問題及世界大勢的朋友們。

韜奮記於重慶衡舍

二八，八，十五，晚

著者導言

我今年三十六歲。所以我是被教育着相信：世界是要一天天更好起來的。但世界却是一天天更壞下去！

在歐洲，多數人感覺到世界將變成一個更壞的地方。你們在美國常說「歐洲是完結了」。倘若你們的意思是說，歐洲是不再關重要的了，可不必再加注意的了，那你們是很錯誤的。但是倘若你們的意思是說，歐洲在能夠再成爲世界上有益的勢力以前，是要經過一番可怕的艱苦和鬭爭，那你們是對的。

我所以寫這本書，是由於相信美國仍然有機會找得她的前進的途徑，不必再經過在歐洲似乎已潛伏着的一切危機。

目錄

第一章	美國、和平、與世界	一
第二章	薪工袋裏的祕密	一一
第三章	現制度怎樣進行着？	二四
第四章	講來購買貨品呢？	三九
第五章	羅斯福的答案	四七
第六章	公用工程與私恨	六五
第七章	給錢與人民	七四
第八章	帝國主義的答案	八七
第九章	美國的自擇	一〇〇
第十章	必須爲他們的市場効死嗎？	一〇九
第十一章	用什麼來代替它？	一二三

第十二章	行得通的將來……………	一四五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在美國怎樣？……………	一六五
第十四章	怎樣達到目的？……………	一七六
第十五章	美國在希望……………	一八九

第一章 美國、和平、與世界

人們想到今日的世界，覺得戰爭又要到來了。

人們有這樣的感覺，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但是在今日，使人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展望，有二點比以前有着不同的感覺。第一，近代的戰爭是，或至少似乎是，比以前的戰爭都更爲殘酷。今日的破壞工具都比以前更爲迅速，更爲可怕，更有毀滅的力量。

第二，關於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所知道的，比以前的人多得多。在以前的幾世紀裏，最可怖的戰爭儘管在中國猖獗，或在東歐猖獗，在美國的人民也許不感覺到這種戰爭的存在。在今日，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戰爭，或僅僅戰爭的劇烈的恫嚇，也要使全世界各處受到驚惶和紛擾。這種情形是不能避免的，因爲不但我們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的知識，比以前增廣了千倍，而且我們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聯繫，也比以前密切得多了。所以戰爭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容易擴大，更容易變成世界大戰。

此外，在人們心裏發生一個新的觀念，——也許我只能說，這個新的觀念才發生了
一半。這個新觀念的產生，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潛伏着的最大最好的事情。在人們心裏
所發生的這個觀念，就是：完全阻止戰爭（國際戰爭和內戰都包括在內），也許是可能
的；使人類在永久的和平中生活，也許是可能的。他們認為這樣的事情也許是可能的；
這個觀念，即令在人們的心裏，還祇是一種模糊的猜疑，已是很新的觀念了。在一切以
前的各代的人看來，戰爭的重來似乎是完全自然的和不能避免的事情。現在居然覺得永
久和平是可能的：在世界上有着這樣的一個觀念存在着，已是一個重大的收穫了。

但是在目前，正因為有着這個和平可能的觀念存在着，使人們對於新戰爭的將要到
來，比以前更感到驚惶。因為倘若你對於某些事情認為是十分不能避免的和自然的，那
就無論怎樣可怕，你也祇得泰然處之。但是倘若你認為這恐怖是能被阻止的，除非你謹
嚴地控制着你自己，清晰地思考，堅決地行動，那末你的恐慌祇有更加厲害。

所以人們雖夢想和平，如要使和平能成為實際的事實，必須人們克服他們的恐懼，
對於戰爭的原因作平靜氣的思考；尤其必須在他們認定這些原因之後，能用堅決的行

動來消除這些原因。

這本書的主要部份就是要說明什麼是戰爭的原因。可是我要預先聲明的，本書裏所指的戰爭不僅是國與國間的戰爭，也指人類的有組織的集團之間的武裝的暴力的鬭爭；即不僅是國際戰爭，也指內戰，像西班牙內戰即其一例。

其實我們如對於現今的世界形勢稍加觀察，幾乎第一件事爲我們看到的，就是兩種武裝暴動的差別，——國際戰爭和內戰的差別！——已漸被打破了。西班牙戰爭不僅是西班牙人民各階級的內戰，一方面是地主和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工人、農民、和大部分的中等階級；但同時也是德意武力侵略西班牙所引起的國際戰爭。

又例如遠東的戰爭，顯然不祇是兩國間的尋常的或老式的戰爭。日本與中國的戰爭從來沒有經過宣戰。日本軍隊是在中國登陸，打到中國內地去。但是這樣一來，却使中國停止了內戰，全國團結起來。故就一般說來，這兩種形式的人類戰爭，在今日是彼此間有着密切聯繫的。

這種情形，在瀾懾歐洲的戰爭，比在遠東的實際戰爭，尤爲真確。大家知道，在歐

洲所謂侵略國就是法西斯國家。在這些法西斯國家裏面，凡是工資勞動者的組織，例如他們的職工會、他們的合作社、和他們的工會，都被掃除，不能再存在；在這些法西斯國家裏面，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輿論的節制。正是因為這些法西斯國家的統治階級對於國內勞工階級的壓迫得到暫時的勝利，所以他們能把他們的國家推上世界侵略的道路上。這樣看來，在這個例子裏，也不僅是一個國家進攻另一國家的危險，其實每種鬥爭都和其他的鬥爭混合起來。

結果，歐洲陷入最暴烈的、可怖的、和殘酷鬥爭的漩渦中。在歐洲的有些部分，人類的生活苦到不能再忍下去，有若干最優秀的、最仁慈的、和最文明的人都只得自殺。（例如有許多著名的奧國人，其中包括有各種不同的政治意見、人種、和信仰，當他們的國家被納粹德國併吞的時候，都憤而自殺。）這裏面必有某些基本的原因，發生作用，使人們不能再過尋常的、和平的、合理的生活；把人們驅入死路的鬥爭，因此逼着他們發狂。

我聽見說，在美國有許多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情形，他們的反應只是問

道：「我們怎樣才能置身事外呢？」這是一個最自然的和靈敏的反應。但是我們恐怕這個反應也許是根據於錯誤的概念。我恐怕將來的事實將要表示：無論美國怎樣努力置身於世界之外，世界將不能置身於美國之外。

我們所要說明的意思是這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釀成每種鬥爭的基本原因，這些同樣的基本原因也在美國發生作用。關於這些原因，在本書的許多章裏將有較詳的說明，在這裏所要指出的是，這些原因都是發源於這個廣大的事實：我們所賴以生活着的經濟制度發生了不能容忍的弊病。這是世界紛亂的癥結所在，還有什麼疑義嗎？倘若爲着任何原因，人民大眾不能謀得他們的生活，世界必然要陷入紛亂和暴動；這是無須求助於『歷史的解釋』而才能同意的。正在妨礙、阻止、並倒轉世界進步的，是由於我們的經濟制度的敗壞：這還有絲毫可疑的嗎？

其實日常的話語已顯露着，人們早已知道上面所說的情形是真確的。人們說到經濟制度發生比較好的作用的時期，常稱爲『好時期』。他們說到經濟制度所發生的作用特別壞的時候，常稱爲『壞時期』或『困難時期』（註）。這些成語表示人們真正知道：必須社會

的經濟基礎是合理地健全着，然後其他事情才能順利：說經濟生活崩潰，就等於說，不久其他的事情也要崩潰或敗壞。歐洲目前的恐怖和紛亂，是由於一個現有的謀生途徑的崩潰，和我們還沒有代以他途而造成的結果，這是絲毫無疑的。人們的和乎生存的可能性既被破壞，怎樣能避免彼此間以及和鄰人間從事激烈的鬥爭以求生存呢？

這些因素已使歐洲的經濟生活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弊病，這些同樣的因素也在美國發生作用。我覺得任何人對於這種嚴重的事實都不能再懷疑了。目前（指一九三七—三八年）經濟蕭條的出現，是最後的證明。北美洲經濟生活的強烈的紛亂，這在十年內已是第二次了。幾百萬的誠實勤奮的美國公民，忽然感到陷入不能謀生的、可憐的境地，這在十年內已是第二次了。這種情形假使不發生，幾乎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事情。你想到美國的鉅大的自然資源，想到美國人民的優越的專門技術，想到美國所有的進取和獨立的精神，同時却看到美國一萬萬二千二百萬具有天賦聰明而又處地優越的公民，竟至陷入難於謀生的境地，這似乎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事情。

譯者註：這就是就美國常語如“good times”“bad times”“hard times”說的。

自然，有些人要說，這全是關於政治的問題；他們說，這種弊病全是由於他們所反對的某特殊政府的政治。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上一次的經濟大蕭條，是發生在胡佛執政的最保守的共和黨政府時期；而這一次的經濟蕭條，却發展在羅斯福執政的進步的民主黨政府時期。我相信，美國人民在這第二次的危機時期中，有一個進步的政府在上位，對於他們是有着大的幫助。他們將能得到適當的救濟等等，比上次所得到的可以提早幾年。但是經濟蕭條之所以發生，却有它的基本原因，比某時期中任職的政府種類，是要更深刻一層的。而這些基本原因，也就是最後使今日歐洲產生紛亂和災禍的同樣的原因。下面的幾章，就是要明白解釋什麼是這些原因，並且怎樣能消除這些原因。

誠然，美國有許多鉅大的優越條件，不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享受得到的；這些優越條件應該能使美國比歐洲能更勝利地對付她的問題。她的地理的位置，她的偉大的力量，她的能夠自給自足，尤其是她是一個團結的國家，包括了幾於全部的北美洲：——這一切都是鉅大的優越條件。每一個歐洲人都要對美國人說：『你們要盡量利用你們的

優越條件。但是這些優越條件所能幫助你們的，只是給與你們以解決你們問題的機會。可是沒有國家能夠單獨根本解決這些問題。沒有人在世界上能全靠自己單獨的力量。凡從事於刻苦的複雜的鬥爭，由此解決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民族，同時不可忽視其他從事於同樣工作的民族之協助。』

講到這裏，又講到本書導言裏所提及的那件事情。據說有許多美國人覺得，因為歐洲今日所呈現的是一個可怖的景象，歐洲是『完結』了；他們的意思是說，歐洲在世界上是不再值得重視的了。倘若美國人果有這樣的想法，我恐怕他們不免有很沉痛的後悔。正在歐洲發生的事情是一個過程，在這裏面，幾個所謂法西斯國家，以它們絕端的殘暴和破壞，併吞其餘的部分。這種企圖，倘若不遇着現在尚屬自由的各民族的有效的聯合反抗，當然的結果將要造成一個法西斯的歐洲。而一個法西斯的歐洲却距所謂『完結』遠得很，如果所謂『完結』是指在世界上不再值得重視的意思。如真到了那樣的時候，在歐洲的人民都沒有權利，沒有言論，沒有選擇，陷於飢餓；那時的歐洲一半成爲兵燹；一半成爲牢獄；那時的歐洲沒有藝術、文學、或人道；那時的歐洲沒有自由；沒有慈悲

，也沒有希望。那時的歐洲完全只有黑暗。但是那樣的歐洲却很值得我們的重視；那樣的歐洲不但是含有絕端的侵略性，而且是絕端可怖的。

歐洲究竟是一個相當大的洲，它的居民差不多四倍於美國的居民。這四萬萬多的人，如果在法西斯控制之下，團結起來向外侵略，將威脅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美國也包括在內。所以要避免這樣一個罪惡世界的出現，這個鬥爭和美國人民有關係，並不亞於其他的任何人民。

可是美國人民要打倒今日歐洲的黑暗勢力，要打倒戰爭的禍嚙，最大的貢獻是要解決他們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倘若美國人民對於他們自己的問題能夠找出答案，那末他們的建設性的榜樣所發生的力量，對於全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它能指示給全世界看：人們是怎樣能夠學習在和平中生活着。

美國人民所應找出的答案，要能答復這個簡單的問題：一萬萬二千二百萬具有高等技術的、最優設備的、充滿精力的、勇於進取的人民，怎樣能在世界上最富足的一洲上，謀得他們的生活？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至今還未曾找到。要找到這個答案，第

一步當然是要決定：今日阻礙美國人民謀得他們生活的是什麼？

第二章 薪工袋裏的祕密

這樣看來，真正的問題是：爲什麼我們不能謀得我們的生活呢？爲什麼我們的經濟制度所發生的效能一天天壞下去呢？

本章以及隨後幾章裏所要指出的要點是：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薪工袋裏面找出來，這薪工袋，是每一個爲着工資而工作的人，在每星期末領到的（註）。如果我們知道什麼是工資，爲什麼大多數人在今日都靠工資生活，以及什麼確定他們的工資數量，使能了解當前全部的經濟和社會結構。

扼要地說來，我們將要發現，我們目前經濟生活的布置方法，把我們共同工作所得的產品分配得這樣的不合理，這樣的不均勻，這整個制度或遲或早是要崩潰的。而這所謂「或遲或早」就是現在了。我們將要發現，通常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已不適用了。這說

譯者註：在外國，薪水或工資多按星期計，故到每星期末，各人都向工作的機關領到一個信封，內置工資，稱爲“Pay Envelope”，這裏譯爲薪工袋。

明爲什麼我們不能謀得我們的生活。

美國人民大眾只有倚靠他們的工資。他們的工資不夠，而且在資本主義之下也無法可能足夠，用來購買充足的貨物和享受充分的服務，由此使工業和農業可以維持，使他們自己得保持所有的職業。

讓我再進一步證明上面所說的話是正確的。說美國人民大眾靠工資生活，這是不是真確的呢？這是真確的。據一九三〇年的戶口調查所示，在美國有業者五人中有四人是工資或薪水勞動者。所謂薪水是每月或每季付的工資，——稱爲薪水，無非聽起來更堂皇些（註）。

說美國人民中五分之四所得到的工資不夠使他們購買生產制度的出品，這是不是真確的呢？這也是真確的。倘若他們所得的工資真是足夠，那末他們便購買了這生產制度的全部出品，也不至有失業或經濟蕭條的事情了。

我覺得，這種情形我們自己都看得到的。但是如果你要有一個權威來支持的話，我

著者原註：參看“America's Capacity to Consume”，p. 31.

可以引證卜魯欽斯研究院 (Brookings Institution) 三位極有權威而又保守舊的教授所說的話。這三位先生就是利文、莫爾頓、和華柏頓三教授 (Professors Leven, Moulton and Warburton)。他們在他們所著的極有權威而又極守舊的一本書，叫做『美國的消費容量』裏面，寫過下面這樣一句話，作為他們的四個『基本結論』裏面第三個『基本結論』的粹粹：

『困難的癥結所在，顯然不是由於欲望的缺乏，却是由於購買力的缺乏。』

簡單一句話，這三位教授，無疑地經過了許多年的耐性的研討，達到了下面的這個『基本結論』：美國人民大眾所以沒有購買更多的貨品和享受更多的服務，理由所在，是因為他們沒有錢。

在我，只能對利文、莫爾頓、和華柏頓三教授脫帽致敬禮。你只要想一想看，美國人民不能購買足夠貨品，使工業得以維持、使自己得到職業，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這幾位教授可能舉出一切理由。他們儘可以說，美國人民所以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他們裏面有太多的人住在城市裏（汽車大王福特就這樣想）；或是因為氣候太熱了；或是

因爲氣候太冷了；或是因爲有了狐臭（廣告上就這樣說過）；不願走進店舖裏去購買東西；或是因爲太陽上有了黑點（有一位英國教授就這樣暗示過）；或是因爲美國人民不願再購買超過他們所已有的東西。這幾位教授儘可以認爲，美國人民所以不曾購買更多的貨品，是由於上面所舉的任何理由或一切理由。

但是這三位教授運用正確的眼光，無疑地經過了繁重的工作，竟告訴我們以真正的理由。他們說，美國人民所以未曾多買貨品，是因爲他們沒有錢去買。我們的這三位教授就把這個『基本結論』加入他們的權威著作『美國的消費容量』裏面去。因此我們現在才總知道。倘若沒有我們的教授，我們怎麼辦呢？

但是我們當然不能每事都請教我們的教授。例如我們不能向他們詢問這個問題：什麼是工資？我們在星期六，在薪金袋裏看到的那筆錢是什麼？無疑地，這是我們用來購買糧食、衣服、燃料、和支付房租的錢，——是用來過生活的錢。但這是從何處來的？什麼使它有時多些，有時又少些？爲什麼它從來不會多得足夠，使我們能購買所生產的一切東西？

如果我們對於這些問題能找出答案來，我們便能了解我們的時代之謎。我要重複地說，竊工袋裏所包含的不僅是我們的生計，而且是全部經濟制度的祕密。

在今日，每五個美國人裏面有四個是靠工資生活的。但在以前並不全是這樣。在事實上，在全美國人民中有這樣多的人靠工資生活，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據說在一百年前，每五個美國人中只有一個靠工資生活的。美國在當時怎樣有這樣的情形呢？爲什麼現在工資成爲五分之四的人民生活的主要來源呢？他們的祖先裏面有許多，在今日他們的朋友裏面也有少數，既不靠工資，是怎樣生活着的呢？

那些一百年前不靠工資生活的五分之四的美國人，他們的生活是靠着替他們自己工作。他們有土地，耕種他們所有的土地。或者他們有織布機，在機上織布。或者他們有一個鐵工場，在裏面鑲裝馬蹄鐵。但是在今日的美國人裏面，只有一部分能像這樣生活下去。他們都是農民，在四千七百萬的有業的美國人中，他們佔着六百萬。而且就在今日，農民中有許多已在很大困難中這樣生活着。

今日有許多人不知思考，認爲得業的唯一途徑只要有人來僱用他們。在事實上誠然

是這樣。但是爲什麼緣故呢？爲什麼每個失業的人不能夠爲自己建立某種業務呢？爲什麼他不能夠像他的祖先那樣，由自己着手織布，或裝配馬蹄鐵，或耕種土地呢？

你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人們不能得到任何土地來耕種；他們不能得到一個鐵工廠（其實也只有極少的馬留下來讓你裝配馬蹄鐵！）他們也許在閣樓裏找到一個陳舊的手織機，但是倘若他們竟用來織布，所費的成本，要十倍於新英格蘭或美國南方的大規模的電力織布機。有的時候，有些工人也許能開一個小店，爲自己經營起來。但是那已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一天更爲困難了。烏爾華斯百貨商店（註）和其他的聯環商店就在附近的街頭和你競爭。

因此，每五個美國人中有四個要爲着工資而做工作。他們所以要爲着工資而做工作，因爲工作的工具、貿易的工具、原料、土地、不是常人所能到手的。工資勞動者沒有資本來購買這些東西；沒有這些東西，他們不能夠替自己建立起業務來。

譯者註：Woolworth 是美國一個最大的聯環百貨商店，分店分設全國各處，包辦商業的體力非常雄厚。

倘若這些東西——土地、礦產、和工廠（都是國家的資本）——不是常人所能到手，它們到那裏去了呢？它們到了極少數人的一個階級的手裏去，這極少數人即通常所謂資本家。

有些人認為這個僱用三千八百萬美國新工勞動者的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真正獨立存在着的。他們認為資本已經『廣大地散布於全國各處』，因此我們大家都『真正地』成了資本家，僱用我們自己做工人。

關於這一點，我又要請你們參考我的三位無價之寶的教授了。他們曾經這樣寫過：『在人民大眾方面，由投資得到的收入是極有限而無足計算的。』（見『America's Capital City to Consume』, p. 26.）

無意之中，他們真成了無價之寶的教授；他們的著作，如同卜魯欽斯研究院其他一般著作一樣，還有兩本名叫『美國的生產容量』和『資本的構成』，都是很有趣而很重要的。我現在竟對他們開玩笑，這是很錯誤的，讓我就在這裏致歉意吧。可是也並不是沒有原因，這都是因為他們竟把那樣極尋常的結論用那樣嚴肅的姿態宣布出來，——例如說

窮人所以不買更多的貨品，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錢。

總之，佔有一國資本的人是一個另外獨立的和顯明的階級，和爲着這國家工作的人是截然有區別的。

構成資產階級的人究有多少，要舉出一個明確的數目字，這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如果你注意下面所舉的數目字，這個階級究有多少大，也還可以得到一個大意。根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在美國有收入的個人有四千九百萬。美國全國人口既有一萬萬二千二百萬，每一個有收入的個人，平均說來，要輔養一個到一個半的倚靠者。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過，在美國有三千八百萬的薪工勞動者。所以我們可以說，在美國一萬萬二千萬的人口中，約有九千萬人是倚靠工資和薪水生活的。此外約有一千萬的獨立工人（其中有六百萬是農民），他們是不必倚靠工資或薪水的，但是他們須替自己工作，有的有他們自己的生產工具，他們自己的土地，或他們自己的工具。他們裏面有些人也僱人幫助，但是他們自己仍然要工作的。這個階級和它的倚靠者一同計算起來，約有二千二百萬人。

最後（依一九二九年），有二百萬人雖有收入，但在報告中却沒有什麼職業。（他們裏面有許多大概是靠投資的收入來過活的。）（見『America's Capacity to Consume』，p. 26.）這個階級假定有五百萬人。

這樣看來，在美國今日有三個主要的階級存在着，而且在任何國家裏，只要是經濟生活在同樣的組織之下，都必然有這三個階級的存在。就美國說，第一是九千萬薪工勞動者，他們是爲着別人工作的。其次是二千萬強的『獨立』人民，他們是爲着自己工作的。最後是假定有五百萬人，他們既不爲別人工作，也不爲自己工作，但是別人却爲着他們工作。任何國家，如果它的生活的組織方法和美國或英國的一樣，那它也就有上面所說的那三個基本的階級。

在人民中依照他們生活途徑的不同而分成這樣的三個階級，關於這件事有兩個要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這三個階級並不完全符合於窮人，小康的人，和富人。

第二，全國的鉅量資本都在這三個階級中最少數的一個階級的手裏（這最少數的階級，究竟是五百萬的男子、婦女、和兒童；他們都無須工作，因爲有別人替他們工作）。

這個顯然的事實，是基本的理由，說明爲什麼其餘的人民都太貧窮，沒有力量購買工業的產品，由此使全部制度能維持下去。

讓我們先研究第一點。例如在九千萬薪工勞動者的大羣裏面，有一些人比二千三百萬的獨立工人還要寬裕些，甚至比五百萬的有產者裏面有些人還要寬裕些；這誠然是完全真確的事實。例如確有少數人，他們在本質上是有產階級的一部分，但却靠着鉅大的薪水生活。爲着種種理由，他們寧願由他們所控制的公司付給他們薪水，使他們得到的錢是薪水的形式，而不願是股息的形式。但是在這種例外的事例之外，却有些熟練的工資勞動者，有勞力的，也有勞心的，他們在實際上確比那些爲自己資本爲自己工作的大多數農民，還要寬裕得多。此外即在那些靠投資生活的人裏面，無疑地也有些個人的收入比靠工資生活裏面有些人的收入還要少些。

還有一個事實也是完全正確的，有一些工資勞動者和較多的薪水勞動者，也有一些資本，雖則他們所有的資本並不足夠使他們可以得到不勞而獲的收入，以維持他們的生
活，——這就是說，從別人的工作中獲得收入。正如我們的教授所得到的結論：「人民

大眾從投資中所得到的收入是有限得無足計算的。所以上面所舉的兩點雖也須注意到

但在實際上却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美國人民分成三個主要的階級，所以有這三個階級的區分，是根據於這三種不同的情形：有一部分人沒有稍多的資本，因此不得不爲着工資，替有稍多資本的人工作；有一部分人有着剛足夠的資本爲自己工作；有一部分人有着大量的資本，因此他們能夠使別人替他們工作，他們自己就靠着別人的工作生活。上面所舉的兩點也不能改變這個主要的事實：在大多數的事例中，有資本的人得到鉅大的收入，沒有資本的人只得到微小的收入。

我們的無價之寶的教授，能告訴我們沒有資本的人所得的收入是怎樣的小，有資本的人所得的收入是怎樣的大。一九二九年，在二千七百萬的美國家庭中，有：

六百萬家庭（佔全體家庭百分之二十一）每年收入各在一千元以下。

一千二百萬家庭（佔全體家庭百分之四十二）每年收入各在一千五百元以下。

二千萬家庭（佔全體家庭百分之七十一）每年收入各在二千五百元以下。

請注意，這是一九二九年的情形。假使我們的教授已着手統計一九三二年的情形，

所得到的將是怎樣的結果呢？

可是即在一九二九年——

二百萬家庭（佔全體家庭百分之八）每年收入各超五千元。

六十萬家庭（佔全體家庭百分之二。三）每年收入各超一萬元。

在最後二列中的一千二百萬的家庭（佔全體家庭中百分之四十二）約共得十萬萬元。但是三萬六千個最富的美國家庭，每年收入各超七萬五千元，總數亦約達十萬萬元。

我們的教授於是乎這樣寫着：「這樣看來，在最高的只佔全體百分之〇。一〇。一%）的家庭所得的收入，在實際上等於在底下的佔全體百分之四二的家庭所得的收入。（見 *‘America’s Capacity to Consume,’ p. 56.*）

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現在的經濟制度不能順利進行。在收入的分配上有着這樣程度的不平等，使人民大眾得不到足夠的錢來購買工業和農業的產品，由此使他們能維持他們的職業。

而且還有一點也是同樣重要的，那就是上面那樣程度的不平等，是每五個美國公民

中有四個——九千萬薪工和薪水勞動者——被剝奪了資本所有權的直接的和不能免的結果。因為他們要靠工資生活，所以這些美國人買不起貨物。全國的資本既握在一個少數人階級的手中，其餘的多數人不得不替這少數人工作，在這個範圍內，貨品是要令人買不起的，因為一般人民所得的工資總不能達到足夠的高度，使這個制度能夠繼續進行下去。

以後的幾章要專門說明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形。以後的幾章裏所要詳細解釋的是：為什麼在人民所得的薪工袋裏的錢總是不夠？

第三章 現制度怎樣進行着

在一九一四年美國國會通過克雷敦法案 (Clayton Act)。這個法案裏有下面的這一句話：

「一個人的勞動不是商品。」

對於這句話，可有一個簡短的回答，即雖粗率而却表示得活現的一句美國人常說的俗語：「真的嗎？」因為在我們現今的經濟制度之下，人類的勞動恰恰是商品。一件商品，簡單說來，就是被買賣的東西。我們知道得非常清楚，你的勞動和我的勞動，都是在世界的市場上每星期被買賣着；要不然，除非我們尋不到一個買主，那就對於我們是更不幸的了。

說我們的工作，或更切實地說，我們的工作能力，就是我們的自我；這種說法是有着真實意義的。人類只有工作才能夠生活。當然，此外還有人是靠別人替他們工作而生活着。這樣看來，就一種意義說，當人們所買賣的不僅是工作的產物，而且是實際

的、固有的工作能力的時候，他們便在買賣他們的自我了。

我們對於這種買賣人類勞動的事實加以研究，能引導我們了解什麼是工資。這是該工袋的祕密的鎖鑰。由於這種研究，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在那個袋裏從來沒有過足夠的錢，使工業的車輪能夠繼續不斷地轉動下去。

你們的工資，我希望，是每星期到手的。這就是說，有人每星期給你們十元，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或任何其他數目。但是這錢是不是免費的贈品呢？你們一定說不是。既然不是贈品，它必然是對於某些東西的交易。這錢所以給你，須有你給僱主的某些東西作回報。自然這就說明了工資是什麼。工資是我們給與僱主某些東西所得的酬報。而這裏所謂某些東西，就是我們在每星期中工作若干小時的工作能力。我們的工資就是我們每星期中的工作的酬報。至於什麼種類的工作却無關重要，無論是用手或是用腦。無論提提筆或是推貨車，無論是打字或用車床，無論是坐在廠裏或是在辦公室裏工作，是在礦裏或是在田中工作，無論工作的種類是什麼，這工作——若干小時的工作——

給與僱主的回報。

……自由這名目所開題，即什麼決定我們工資的數量？爲着我們若干小時的工作，我們得到若干的報酬？換句話說，什麼決定我們的工資率？這所以是主要的問題，因爲像我們在上章已經說過，工資在實際上總是低得使人民大眾不能購買足夠的貨物，由此使工業的車輪能夠繼續不斷地轉動下去。

辯論到這一點，僱主們將一致大聲疾呼着說道：『我們給了你們關於你們工作的完全價值；我們依着你們的價值付給你們報酬，不多也不少。』

其實我們大家都明白此中的底蘊，用不着就屢覆僱主們說的這些話。所以在此刻就讓我們假定容納他們這樣說。假定我們同意他們說：僱主們對於我們所做的工作付給了完全的價值，不多也不少。

但是什麼是我們的工作的價值呢？什麼決定適當的工資來報酬每星期做四十八小時的紡織，或開煤礦，或做書記，或一般的勞工，或裝子彈，或其他工作？四十八小時勞動的價值，它的被決定，和其他任何東西的價值之被決定，是用同樣方法的。它的決定是要看須費多少成本來產生四十八小時的勞動。

你也許要說，這是一個奇異的說法。談什麼成本能產生四十八小時的勞動，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我的意思是說，須有成本使一個男子或婦女能維持他的健全的狀態，來做四十八小時的勞動。換句話說，倘若一個僱主要有人在他的辦公室裏，或在他的礦裏，或在他的工廠裏，替他做四十八小時的工作，他必須付出足夠的錢來產生四十八小時的勞動，或者說得更切實些，要能維持能夠做這工作的男子或婦女。

再講得明顯些，他必須付出足夠的錢來使能做這個職務的男子或婦女藉以生活下去。而且產生別個男子或婦女，在下一代也能做這職務。這就是勞動的價值。要證明這件事，只須從僱主的觀點看去，並提出這個簡單的問題：爲什麼要多付報酬呢？只須付得足以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就可以了。爲什麼要多付呢？在這裏所需要的物品是四十八小時的工作。每星期付出若干數量的錢，就能使一個男子或婦女供給那樣多小時的工作。爲什麼要多付呢？

但是你們也許要提出反對，說我對於這件事不是用了單方面的看法嗎？倘若缺少勞工，將怎樣呢？倘若有很多的僱主，有很多的工作可給人做，而可用的工人都用完，因

此缺少勞工，那才將怎樣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創設每星期二十五（假設）的款子，已足夠支持每個工人和他的家屬，這個事實並不能阻止僱主付出較高的工資，因為各僱主爲着有限的勞工，開始彼此競爭起來了。勞動的價值雖仍然是每星期二十元，但是這一點仍然是需要的，因為出於各僱主間競爭的結果，勞動的價格却被逼到超過它的價值。

你們也許還要說，這樣的事情不是很有發生的可能嗎？全國的資本數量是常在增長着。資本包括工廠、礦、辦公室、店舖、鐵路、電力廠，以及其他的一切生產工具。難道不久不會有很多的生產工具，以致工人不夠來繼續進行工作嗎？難道不會因此而致礦工不夠開礦，辦公室裏的工作者不夠辦公，工廠裏的工人也不夠使機器繼續轉動嗎？這樣說來，難道不會有一種快樂的時候到來，在那個時候，由於各僱主要競爭得到我們的服務，我們能夠無限地提高我們的工資？

很顯然地這裏面一定出了毛病，不然的話，這種快樂的狀態早就應該到來了。資本的堆積已久，但是不但沒有缺乏勞工，而且失業只有比從前更厲害！就是在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二年間的經濟蕭條以後的最高度的恢復時期，失業也不會消失。而且每次的蕭

條發生，失業的數字總高漲到一千萬到二千萬人之間。我們並看不見有什麼可以強迫僱主增加工資的勞工缺少的徵兆。

我們都知道爲什麼這件事沒有發生。它所以沒有發生，是由於機械化。和資本的堆積同樣迅速，和新工廠、礦、及船塢的成立同樣迅速，廢棄勞工的新機械也迅速地發發明出來。現在有比以前多幾百倍的生產工具；但是這些新的生產工具，每一種都少用了百倍的工人。所以對於勞工的要求，並不和資本的聚集成正比例的增高。

這是簡單的祕密，說明爲什麼許久盼望着的時候很少或簡直永遠不會到來：在這種時候，對於工人的需要非常強烈，使工資能由此自動地增高起來。恰恰相反，幾乎時常有數百萬的失業者，在拚命尋求職業，這是我們大家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實。工人對於職業的競爭，使工資減到最低限度，遠超過於強迫增高工資的僱主間的競爭。這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就是我在上面所界說的意義：就是這工資祇是要支持一個工人和他的家屬，卽以能夠使他做他的工作爲限度。

請注意上面末了一句語的說法。無論工人對於職業，競爭怎樣厲害，僱主必須付給

工人的酬報，不只是僅僅是夠來使他活得下去，而且要是夠來使他能夠做僱主要他做的特殊的職業。這在基本上說明為什麼不同的職業有着不同水準的工資。一個熟練的工人所得的報酬比一個不熟練的工人所得的高得多，這是因為培成一個熟練的工人比一個不熟練的工人要多費些成本。只就一件事說，一個熟練的工人須先受過教育；他不但須能夠讀和寫，而且在工程方面（舉個例）還須能夠看和了解一張複雜的藍色工程圖案。今日要做須有熟練的能力才能做的職業，工人不但須使他的手發展到較高的程度，而且也要使他的腦子發展到較高的程度。這就是說，熟練的工人是比不熟練的工人更費成本的產物。因此，僱主自然必須多付給他一些酬報。

還有另一個要點。在特殊的國家裏和在特殊的時候，什麼是一個家庭所靠養生活的最低的標準，關於這件事的明確的觀念，在我們的心裏漸漸地形成。有些人類是由於每日吃一把米的飯，睡在一間茅屋裏，也可以生活下去，如同在東方的人被強迫着這樣做。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他們是不會活得很久久的；但是他們却可以勉強活到可以生育孩子來承繼他們。

在美國，僱主所需要的是更繁重的和更需熟練的工作有人做，所以對於工人的報酬不能過低，但除了這種情形之外，美國的工人在事實上也不許被強迫到接受（苦力）標準的生活。美國人的工作應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資是什麼，關於這一點，在美國已有了確定的觀念。美國人甯願一次經很多星期之久，陷於飢餓的苦境（例如他們在很多大罷工和廠店關閉的時期中所曾做過的），不願接受比最低限度更少的工資。所以在美國的工資是不能低於某種已成慣例的水準。即令要這樣做的話，也必須經過較長的時期，先改變全國對於生活的觀念（註）。

所以當我談及勉維生計的工資的時候，並不是說僅僅能用以購買足夠的麵包來勉強餬口而已，却是說在美國今日的人民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的標準。我在第一章裏所舉的數字，顯然表示這標準是怎樣的低。但是在生育兒子承繼自己以前，這標準還可以更低下去，在實際上還不致非死不可。

著者原註：但是據我所知道，這不是在美國各處都同樣真確的。我剛在看一本書叫「農民導言」，描寫美國南部各邦的農業工人的生活狀況，其中大多數是黑人。在美國南部各邦的工人，所得的工資，僅免於飢餓，勉強支持生活而已。

最低限度的或勉維生計的工資，它的差異固然是依據一國歷史的沿革——關於生活的全部傳統的方式——但同時也要看工人有無力量阻止工資低到僅能免於飢餓的苦境。在從前，美國工人所以能阻止工資低到這樣低的限度，主要地還是因為一個人除了替僱主工作以外，還有其他的途徑可以謀生。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美國在百年前，爲着工資替僱主工作，與其說是原則，不如說是例外。在那個時候，最大的一羣或階級，並不是工資勞動者，却是爲着自己工作的人們。在那個時候，這個階級是在美國最大的一個階級，雖則在今日只有二千萬餘人。在那個時候的情形之下，那些爲着工資工作的美國人也處於比較強硬的地位。倘若他們覺得工資太低，他們可以獨立經營，做獨立的工人。在當時，這種事情所以可能，是因為有着免費的、未被佔有的土地，工資工作者可以利用來替自己創辦獨立的職業。而且約在上世紀的中段以前，在美國有大部分的工業和農業都還是小規模的，都還是以手藝爲基礎，所以個別的工人有獨立經營的真正機會。當時除了替僱主工作以外，還有這些可以替換的其他的謀生途徑，所以使美國工人能夠建立一種工資的水準，這水準在多數工人看來，是超出勉維生計的限度——由於這

種情形，才建立了下面的觀念：一個很可寶貴的觀念：就是在美國有一種必須保持的「美國的生活標準」。

當時因有這個可能性的存在，所以美國工人無須結合起來組織大規模的永久性的工會，用來與僱主交涉，因為他們有着免費的土地可以利用，成為他們的基本的交涉力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最後的免費土地，於上世紀末以前已經分配完了。這並不是說，美國人民的獨立經營的機會就立刻完全消失了。但是由於手工業的逐漸消滅，竟使五分之四的美國人民都成了僱工，這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了。這說明爲什麼今日有最大的一羣美國公民要爲着工資工作來謀生，而且不能有任何其他的途徑來替換。一旦有了這樣的情形存在，要使工資超出勉強生計的水準，其唯一的希望是要靠人們組織廣大的、永久性的、和強有力的工會。而這件事，也就是美國的工資勞動者在今日所正在努力幹着的。因爲必須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保全「美國的生活標準」。

美國工人只要看看英國工人的地位，便可以相信這是對的。英國工人在很長的時期裏，沒有機會逃出爲着工資替僱主工作藉以謀生的境況。但是他們却也想辦法建立了英國

的生活標準觀念，這標準雖低於美國的標準，但也略能超出僅僅勉維生計的程度。他們認為英國工人的工資有一個最低的限度，不許比這個限度再低下去。他們是由於一個世紀以上的長時期的、異常堅決、頑強、和英勇的工會及政治活動，才把這個觀念建立起來。因為要使工資提高，超出最低限度，（現制度的作用，如果沒有工人的努力爭取，是要保持這個限度，不許超出的。）所以在任何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工人方面的工會和政治鬥爭是這樣的堅決、熱烈、和必要。

對於上面所解釋的決定工資率的『經濟法則』，讀者却不可誤會，以為無論工人怎樣幹，工資必然要低降到勉維生計的程度，因此以為工會和政治活動是無用的。恰恰相反。上面的解釋所提出的要點是：除非工人努力於工會和政治活動，工資要受到怎樣的影響。上面的解釋表明：在現今的經濟制度的本質上，內在着一種永續的、很強烈的傾向，強迫工資低降到勉維生計的水準。正是因為有這個傾向的存在，所以在工人方面須有強烈的行動來和它搏鬥。

這樣看來，除非我們強烈地干涉現制度所進行的途徑，工資總是要被強迫降低到

最低的水準。財富生產的增高，並沒有提高工資的傾向。最重要的是我們先要把這個事實弄清楚，否則我們便不能了解其他的事情。

在那個薪金袋裏的錢的數量，與工人所能生產的多少，並沒有連帶的關係（註）。這個數量是根據上面所解釋的勉維生計的水準，同時也要看工人是否有能力利用工會和政治活動，強使工資稍高於這個水準。這兩個因素都和工人所能生產的多少沒有任何關係。

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假使一個工人在四十八小時的工作裏，（這是他爲着工資的報酬，賣給他的僱主的，）能夠增加五十元的貨品的價值。（他用近代的生產方法工作，這是容易做得到的。）這對於他的四十八小時勞動的成本，一點兒沒有增加。這成本仍然和以前同樣的便宜，只要能勉強維持工人階級的一個家庭。同時，仍然有着以前同樣的失業的工人。於是這個工人所得的報酬仍然是每星期十五元至二十元的勉維生計的工資（註），或由於他的交涉力量，可以提高一些。這裏所應注意的要點是：他在

著者原註：關於作工的工資率問題，將在後面另有討論，見本書第三十六頁。

星期的勞動裏生產了五十元的貨品價值，這個事實和所得報酬的多少，是沒有關係的。倘若每星期十五元的工資能使他做他的職務和養他的家屬，僱主爲什麼要付他更多的報酬呢？

請到這裏，讓我們停一停想想看。我們剛才看到，工資的水準是要根據幾個因素，但是却與工人所生產的多少沒有關係。倘若他加倍了他的生產，也不能因此就使他的工資增加一個辨士。

這由多數工人聽來，好像不免奇異，因爲個別工人的工資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強以他的生產多少爲根據。這在依件工計算工資的工人方面，當然是的。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談的不是個別工人的工資，而是一般的工資水準。工資的數量，終究說起來，和工人所生產的多少沒有關係；這個事實不但在依照時間報酬的工人方面是真確的，就在依照件工報酬的工人方面，也是真確的。依照件工報酬的工人，他拿回家去的工資數量雖然根據他所生產的數量，但是這個件工率本身（註二）却是由於僱主和工人間的交涉所決定的。而一切件工工人的工資水準，却是根據這件工率。這你看，我們如對於依照

件工報酬的工資加以細察，它所倚靠的因素，和依照時間報酬的工資一樣，也是要看看「那時那地」的勉維生計的工資率，同時也還要看工人的交涉能力怎樣。

討論到這裏，請注意所得的結果。假定這個工人每星期的報酬是二十元，（我舉這一個數字，只是爲着便於辯論。）而他對於所造貨品的價值却增加了五十元。在他所得的工資和他對於原料所增加的價值之間，却有了三十元的差異，這三十元的差異到那裏去了呢？這三十元到僱主那裏去了。

誠然，僱主不能把這全數都保持住，還有種種其他的人也分得一份。例如僱主常須付給地主以租金，因爲這地主所有的土地被他租來建築工廠，或是被他租來開礦。此外還有各種的商人和他們^{（英文）}者，他們買賣這些貨品，用某種方式把這些貨品分配於全國，這些人也分得這三十元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無論依何種方式，這三十元的差異，或稱餘額，或稱餘剩，也就是在工人所生產的和所得的之間的差異，被僱主、地主、及商

譯者註一：這當然是就美國的生活標準說。

譯者註二：件工率即依照件工報酬的工資率。

人分去，（其他附屬於他們的人也都在內）這就是「非工人」所靠以生活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所常稱的利潤；但在事實上却是租金、利息、和利潤。這就是工人所得不到的一切，這就是剩餘；是在倚靠薪工謀生的九千萬美國人所得的以外的東西。

第四章 誰來購買貨品呢？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在工人所生產的貨品價值和養活他們所需的報酬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的全部都歸到僱主和他們的夥伴們。不但如此，如果你仔細想想，便知道這是一個迅速增長的差異。使工人能適於做工和養活他們的家屬所用去的錢，並沒有很多的變化（註）。可是工人所能生產的財富，在數量上却在繼續增長起來。新的和更新的生產方法是被永續地採用着，這一切新方法都在增加着我們的生產財富的力量。這就是說勞動的生產力是在時常增高。要養活一百個工人，所需的錢並不比十年前的更多些；但是一百個工人在今日所能生產的却比十年前的多得多了。這個過程是在不斷地進行着，而且是在更迅速地進行着，不但十年，並在一百年以上了。（明確的增加

著者原註：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倘若工人有着良好的組織，或幸而所處的境地比較地好，他們所得的報酬是可比勉強生計的程度較高一些。有些工人在今日是在這方面得到了勝利。但是現制度的傾向却是不容給與工人以勉強生計以外的報酬，所以這裏所說的意思仍是對的。

率，是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方而有種種的差異。但是在這裏可舉出幾個例子。工業勞動的生產力，在美國，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七年間，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五；在德國，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二九年間，全部增加了百分之二七·五，或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在英國，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三〇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二一，或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二。）

（註）

現在要講到一個要點。在這個巨大而迅速增進的差異或剩餘裏面，有很大部分是被用來再投資。僱主們和他們的朋友把這剩餘分開受收了去，——分成地主的地租，投資者的利息，專門人員（律師、外科醫生、會計師等）的經費，以及直接僱主的利潤，——再把所分得的利潤再投資於新的營業。或者還有一法，而且是現今所尤其盛行的，是把所得的利潤用於擴充原有的營業。無論用的是那一種方法，一直在增長着的利潤的這一部分，總是被用於再投資的。但是投資是什麼意思呢？它是造成新的生產工具，建

著者原註：

見國聯出版，'Course and Phas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Depression'，及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的，'Statistic'。這些均指工業勞動。農業勞動的生產力也增加，不過比較慢些。

築新的工廠，製造新的機器，開掘新礦，建造新的船塢，新的辦公室，新的宏大的百貨商店，以及其他等等。這是利潤的大部分所最後被用到的地方。

創造了這一切新的生產工具，所發生的效果是什麼呢？無論這生產工具是工廠，是礦，或是其他，它的唯一的用處是生產。生產什麼呢？終究是要生產經濟學家所謂『消費貨品』。顯明地說，就是生產衣、食、汽車、房屋、家具，——我們在實際上所用的和所消費的各種貨品。

於是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依現今制度的進行所得到的結果，是要創造出許多的新的生產工具；每一種生產工具和一切生產工具都能夠造成許多的消費貨品。這些大量的新的生產工具造成了之後，倘若它們的所有者不破產，必然就要造成無量的新的消費貨品。

我們現在講到一個不能答覆的問題。誰來購買這些貨品呢？誰來買這些源源而來的消費貨品呢？靠着薪工生活的九千萬美國人是買不起的。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工人除非能運用工會或政治活動，對他們的僱主作很有效的壓迫，就一般說來，所能得到的工

資不能超過可使他們適於做工和養活家屬的限度。（因為即令他們裏面有些設法得到比這個限度路多的酬報，仍有些得的較少，不能使自己適於做工和養活家屬。）那末誰來購買源源而來、送到市場上的貨品呢？

誰來購買這些貨品呢？構成那個佔有生產工具的階級的五百餘萬美國人，是要盡力購買的。他們是要盡量揮霍的；但是人類的消費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無論如何，一個人無論怎樣富，他不能有着多過一個的胃，或所睡的地方能多過一個牀舖。近代生產方法所能造成的源源而來的消費貨品，要買盡它，富人實在太少了。那末誰來購買這些貨品呢？

終究說起來，這個問題得不到答復。正是因為現今的經濟制度不能答復這個問題，所以它將在我們的眼前破產。這是我們的困難之基本的原因。這是經濟蕭條的原因；這經濟蕭條使幾千幾萬的工人失業，毀壞了幾千幾萬人的生活。這是基本的因素，妨礙了我們經濟制度再能適當地發生它的效能。這是個障礙物，使這制度繼續不斷地陷入困

誠然，在每次經濟蕭條之後，每有一次繁榮隨着來。在這一時候，各事都似乎在順利進行着。我們裏面大多數人都再得到了職業。生產和利潤突然增加。但是這繁榮時期剛剛有些頭緒，經濟蕭條又回來了。而這經濟蕭條之所以回來，基本上却是因為沒有人購買繁榮時期所增加的充斥市場上的許多商品。

在我們的現今的經濟制度裏面，對於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是得不到最後的答案的。只有在我們開始突破現今制度的限制的時候，才尋得到一個答案。對於這個問題，會有各式各樣的似是而非的答案被人提出來。這裏面有些答案，就它們本身說來是很好的，但是必須準備修正我們的現制度，才能從實行這些方法中得到永久的利益。

在現今的經濟制度裏面，有一個答案在實際上對目前困難是有着暫時補救的效用。但是它的缺點是：它雖有暫時補救的效用，却要產生另一種更壞的災難；說得具體些，它雖能延緩經濟蕭條，但却要發生戰爭。關於這個招致災難的答案，我們將於第八章中加以研究。在這裏，我們要首先研究的是：那些必須損及現制度才能實行的答案。

最受人讚揚而却最難有效的解決辦法，是『高工資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要使

我們的現制度能適當地進行着，最自然的事情莫過於建議：所需要做到的就是僱主們應該付給我們大家以更高的工資。因為這樣一來，工資勞動者可以有足夠的錢來購買他們所能生產的每件東西。尤其是在美國，這個觀念曾經有過很大的吸引力。這個觀念第一次出現於十九世紀的大繁榮的時期。在那個時候，它的方式是這樣的建議：僱主們自己應該自願地付出高的工資。有人這樣建議：僱主們這樣做，在實際上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爲他們所付出的工資，由於工資勞動者對於生產品的需要增加，這筆錢還是要回到他們（僱主們）的手裏去。美國的汽車大王福特就和這個觀念有過密切的聯繫，所以有人就把這個觀念稱爲「福特主義」。

第一次的經濟大蕭條就使這個夢想幻滅。據當時事實的表現，除了暫時的和例外的例子之外，付出高的工資並不利於僱主，而僱主們也無意於這樣做。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個觀念又以新的方式出現。有人這樣建議：爲什麼我們不選出一個能強迫僱主付出高工資的政府呢？（在某限度內，這正是羅斯福在第一任時，在新政中所企圖要做的事情。）有許多人認爲這樣做法能使什麼事都上軌道，而又無須經過改變經濟制度的宏大

而困難的工作。他的這樣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人看到了現有制度之所以行不通，在根本上既是因爲人民沒有足夠的錢來購買他們所生產的貨品，那末顯然的解決方法，似乎便是應該增加工資，由此給與人民以更多的錢。

但是不幸得很，倘若美國在大戰後的歷史經驗曾經證明了什麼，那便是這個簡單的理論行不通。倘若你強迫僱主們提高工資，或倘若由於暫時的偶然的力量，使工資增高，超出勉維生計的水準之上，使人民能購買他們所生產的貨品，現制度却要因此停滯起來了，好像車輪停着轉動了；經濟蕭條便這樣地來了，倒不是由於沒有足夠的錢在人民的手裏。

關於此事的解釋並不難尋得。『高工資的理論』的困難，就在高工資是要減少利潤的。但是你也許要表示反對，說剛才不是說過嗎？利潤，或更正確些，租金、利息、和利潤共計起來，爲數是很鉅大的。僱主和他們的夥伴們，從他們的鉅大的剩餘裏面，有大量多付一點給我們，而且這樣做，在實際上也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倘若這是使得現制度仍可進行的唯一方法。

是的，利潤爲數是很鉅大的，但是利潤却不得不這樣鉅大，因爲資本爲數也是很鉅大的。握在僱主階級手裏的資本總量，現在已達若干千萬萬了。你不是看得出嗎，爲着這個鉅大的資本的聚積，就是僅付低率的利潤，鉅量的利潤已是絕對必要的。

而且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必須資本家繼續不斷地把他們的利潤再投資於各種新的企業，然後現制度才能進行下去。但是除非可得的一般的利潤率高得足夠掀動他們，他們是不肯這樣做的。這樣看來，現制度是不能用高工資的方式，把它的鉅大的剩餘，奉送給工人的。依資本主義的本質，它要能進行下去，必須把它的剩餘用於牟利，而不能拿來奉送的。因爲必須有着牟利的目的，聚積和再投資的全部過程才能夠繼續下去。

這說明了『高工資的理論』爲什麼行不通。要使工資高得可以解決『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便要減少利潤率，由此妨礙到現制度的進行。所以現制度要跳出困難，是不可能由於這個簡單的動人的途徑。

第五章 羅斯福的答案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便利地討論美國人民（通過他們的政府）目前正在企圖解決「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的全部情形。因為兩任總統的羅斯福的經濟政策，在實際上也只是替這個問題尋得一個切實的答案。

羅斯福的關於經濟的全部演說，都表示他深刻地感覺到這是當前必須設法解決的大問題。他常常討論到適當分配購買力的必要，倘若要使美國的工業繼續進行，美國的人民得到職業。

但是倘若羅斯福曾經深刻地感覺到這個問題，我覺得不能就說，其實他自己也不能說，他曾經完全感覺到什麼是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可是關於這一點，我們都不能十分責備他。因為，這個問題，在西歐的各國政府裏面沒有一個曾經企圖來解決它。像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政府，居然着手企圖解決這個基本的問題，已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但是我必須承認，回溯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第一任開始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和他

的僚屬所提出的經濟政策，那時在我看來實覺得莫名其妙。我必須承認，在一個局外人如我看來，羅斯福總統所用的經濟策略的混亂，簡直令人驚詫。我覺得他的政策的第一階段不僅使我莫名其妙；似乎也使多數美國人莫名其妙；而且說不定，連這個政策的著作人（按指羅斯福）自己也不免要莫名其妙吧！

我在當時甚至不明白羅斯福的政策究竟是否朝着進步的方向。他的計劃裏面有些似乎是朝着一個方向；有些似乎是朝着另一方向；而有些又似乎是同時朝着兩個方向！

試舉例來說，復興計劃法令無疑地是要增高工資的；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用法令來增高工資，對利潤是有着顯然的損害，於是要避免這種結果，該法令的另一面又規定物價的提高，由此取消了提高工資的效果。其實在最高法院宣布復興計劃違反憲法以前，該計劃在實際上就已停止了它的效能。全部復興計劃的主要教訓，已足表明要由提高工資來直接解決這個問題的企圖，是得不到出路的；而所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由於我們在前面已說過的原因。羅斯福的其他計劃，例如救濟金的分配之擴大，無疑地是進步的。此外還有其他的計劃，例如他的關於農業的種種計劃，在分配錢的方面，也

是有益的，但是就另一點說起來，似乎不免反動，因為在千百萬的美國人養料不足的時候，而該項計劃却是用來消毀糧食，限制糧食的更多的生產。可是還有他的其他計劃，是關於公用事業的工程之類，例如田納西水電工程計劃，却顯然有着進步的性質。

但是經過幾年之後，從這些混亂的開端，却已湧現出了明確而有系統的經濟政策。現在已經可以看出，兩任羅斯福的經濟政策之有效的部分，是於人民大眾所得的工資之外，再把許多萬萬元的購買力，分配給他們。（在這裏須聲明的，就是我在所說的是羅斯福政府的嚴格的經濟計劃。我在這裏所說的還未包括瓦格納法案 Wagner Act 之類的重要而有價值的計劃，由於這個法案，美國的工會的開展，無疑地得到幫助，比任何其他國會法案所不及；爲着這個法案，美國的工資勞動者必須感謝羅斯福政府的。）倘若你細察羅斯福的工程計劃、救濟計劃、公用事業的工程計劃、種種農業計劃、貸款給工廠及地方政府的種種計劃，甚至像退伍軍人年金計劃等等的真正的經濟的效果，你便可以看出，這種種計劃在實際上都只是把鉅量的款子分給與各部分的人民。

講到這裏，我要對本書讀者提出下面的一點：把錢分給美國的人民大眾，絕不是壞

的經濟政策。它不是壞的經濟政策，因為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美國經濟制度的主要缺點是沒有把足夠的錢分配給美國人，使他們能夠購買貨品和享受服務；這些貨品和服務，倘若他們得到職業，是可以生產和貢獻的。倘若缺點是在美國人民沒有足夠的錢，那末所要做的簡單而切於實際的事情，似乎就是要多分些錢給他們！羅斯福既然做了這件事，而且做得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所做的多得多，就這一點說，他已值得美國人民大眾的擁護了。

依尋常的意義說，我們也都覺得錢的不夠，——我們都願有更多的錢，——可是美國人民狀況的缺點在沒有足夠的錢，却不是這樣的尋常的意義。美國人民沒有足夠的錢，它的意義是說：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使美國生產制度所造出的產品能得到充分的需要（按即有人購買），由此使這個制度能繼續進行下去，由此使他們能得到職業。人民所缺乏的既是可以用來使他們得到職業的錢，那末最簡單而合理的事情，還有過於分給他們所需要的錢嗎？

羅斯福便是企圖要做這個簡單、靈敏而明顯的事情。我們對於他的這種企圖所得到

的必然的結果，倘若加以較仔細的研究，便可以看出他的政策的優點和限度，以及美國人民對於這個政策應有的態度。

我們將要看出第一件事是：由政府直接把錢分配給人民大眾，這個方法可以避免下述的困難：倘若你用提高工資來做同樣的事情，你便要侵及利潤，使現制度因此停滯起來。無論如何，這個方法可能避免這個困難。這要看這錢是從何處來的，是被怎樣分配的。

談到這裏，我們便要講到每個人遇着這個政策，自然要提出的一個問題。他們自然就要這樣問道：「可是這錢是從何處來的呢？」讓我們研究研究看，羅斯福已經分配了的以萬萬元計的錢，在事實上是從何處來的。據我所了解，這錢是從三個根源來的。

一、這錢是由增加富人捐稅得來的。羅斯福政府對於富人增加的捐稅，是擁有美國資本的人們對於羅斯福和他的政府痛恨的原因之一，——雖則我並不認為這是最基本的因素，關於這一點，下文就要說到。這種怨恨幾乎逼着其餘的美國人民不得不擁護羅斯福，雖則他們對於他所做的事情裏面，有些是覺得懷疑的。

但是初看起來，不得不承認：倘若全部政策的目的是要增加購買力，由此爲工業造成市場，那末由於增加富人捐稅而得到錢，並不是替這種政策籌款的好辦法。因爲，在這裏所需要的並不是購買力由一羣人（富人）到別一羣（工資勞動者）的轉移，而是全國購買力的增加。

這種反對是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如果說這種『重新分配的捐稅』（他們常用這個名稱）不能幫助購買力問題的解決，我覺得也是不正確的。最近有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奇納斯（J. M. Keynes）會對於這個課題做過一些新的研討工作。據他的研究，認爲這種重新分配的捐稅在事實上確能增加購買力的總和，用來購買一種工業制度的生產品。這一個辯論是有着複雜的內容，但是我可以說個大概如下：

人們愈富，他們能夠從收入中省下來的比例也愈高。（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資本家也習慣地省下他們收入的太部份。）只要他們看見有可以吸引他們投資的機會，也許不致增加失業，因爲他們所省下來的錢要用來建立新的工廠，開掘新礦等等。但是倘若由於新的投資，看來並沒有什麼希望可以獲得利潤，那末也許沒有足夠的投資來吸收富

人所省下來的全部的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失業將要發生，全國的收入將要低落，而經濟蕭條也許要對我們襲擊了。但是富人所已省下的那部分的收入，如由富人那裏取出來，分給工資勞動者，在工資勞動者方面，一定是幾乎要把全部的這樣的錢拿出來用，那末大家都得到了益處。所以，從富人得來的捐稅，把這樣的錢用出來分配大家的購買力，對於市場上的增加，並不是沒有效力的辦法。一般地說來，使現制度減少它的偏向，可以幫助它阻止經濟蕭條的發生和失業的進攻。

二、但是羅斯福所分配的錢，數量是很鉅大的；要全靠增加每年捐稅而籌得，是不可能的。這些款子的大部份，是羅斯福借來的。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分配給人民大眾的錢，是由富人借來的。關於這個方法，我們可以說的顯然的一點是：這個方法行得通的時候，固然小壞，但是倘若這個方法的實行超過了某限度，有個時候將要到來，那時政府對於繼續增高的國債所要付出的利息也將過於繁重，擔負不起，不能再繼續這樣做下去了。

誠然，這個時候的到來，不會像你們初看起來所想像的那樣快。因為，一方面，政

府付給資產階級關於以前借款的利息；一方面，這同一資產階級付給政府以捐稅；這在實際上是一個循環的歷程。倘若國債是鉅量的，這固然是說，資本家由政府方面所付與的利息，每年收受鉅量的款子；但是這鉅量款子的籌得，却必須由於徵收這些收受利息的同一人民的捐稅。所以，這種在資產階級和政府之間的金錢的循環，可進行到很大限度而不致不可能。但是我覺得在事實上還是有限度的。

三、羅斯福分配給人民的錢，其第三種來源是最有趣而也是最重要的。已被用於農民和失業者、大工廠、鐵道、和其他接受政府救濟的人民，這樣用去了以數萬萬計的鉅款裏面，有某部分（我並不自命能計算出有大部分）無疑地簡直是由羅斯福創造出來的。這部分的錢，他並不從任何人那裏取來。他曾經直接地間接地創造了這部分的錢。這樣關於錢的創造，並不是用印鈔票的老式方法。這是因為近代銀行制度所達到的完備的程度，已使紙錢（按指鈔票）成爲次要的事情了。（我將於下面第五十九頁敘述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試舉個例子來說。當羅斯福宣言中央準備庫和美國財政部所存的金子比較以前的價

值增多了百分之四十的金圓，他在事實上是從無中創造了這樣多的新的錢。這個行爲本身不一定對於當前的局面有什麼影響。因爲，他不但要創造這樣多的新的錢，而且還要分配它；還要把這樣多的新的錢放在人民的手裏，使他們能用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但是這筆新的款子却構成一個來源，政府和中央準備制度藉此能夠把錢分配給人民，用借款的方式，或竟用直接贈品的方式。這筆新的款子有一部分是已被分配了，這是事實，雖則我並未敢自命知道究竟有多大一部分。

由許多人看來，聽說能從無物之中創造出錢來，這意義不是犯罪便是魔術。（受到此事利益的人往往認爲這是魔術；不會受到此事利益的人却要認爲這是犯罪。）人們不免要問，從無物之中創造財富，這是可能的嗎？從這類欺騙的勾當做不出什麼有益的事情來，不是明顯的嗎？但我們的答案却是：一切都要看這新的錢被創造時的情形怎樣。

自然，只是由於一旦宣言，說你的庫房裏所存的金子比前一日值得更多的金圓，想由此創造新的財富，這是不可能的。財富只能由工作創造；財富是人類勞動用於自然資源所構成的產物。人類勞動是它的父親，自然是它的母親，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

家所曾經說過的。因此，倘若所有可用的工人都已在工作了，倘若所有的工廠、礦、以及可耕種的土地、都已被用到了，那末無論用印刷機、或寫明你所存的金子的價值，這樣關於錢的創造，都不能增加社會的財富；這是完全真確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新的錢之創造，所能發生的作用自然只是提高物價。

這是常人所謂通貨膨脹。如說這對於任何人都沒有益處，那是很不真確的。通貨膨脹，對於有些人，例如債務人，也許有很多益處。但是它對於別一班人，例如債權人，却有很多的損害。無論如何，它不能增加社會的真正財富。它只能把財富從一班人移轉到別一班人。

但是請注意一種情況：在這情況裏面，每人都沒有工作做，——在全國有數百萬的失業工人，有數千家工廠停工或未用盡工作的容量，有許多畝數的豐腴的土地無人耕種。可為浩歎的，是這種情形，已為我們所習見；和另一種情形，即能運用一切的生產工具，也為我們所習見一樣。（或者可以說，前者的情形更為我們所習見。）在前一種情形之下；有着未被用到的生產容量，於是新的錢的創造確能增加社會的財富。它所以能增

加社會的財富，簡單的理由是因為它能使人有工作做。爲着這個原因，而且專爲着這個原因，新錢的創造增加了財富。

讓我們對於這個歷程作較詳的研究。讓我們假定說，有個政府在某一星期內創造了一百萬的新的金圓。從這筆款子裏面，有些是由政府直接作爲救濟金付給失業業者；有些也許由政府借給僱主，借法有直接間接兩個途徑，或由政府直接借款給僱主，或藉銀行制度，由銀行借出，例如由銀行借給一個鐵道公司，由該公司用來向美國鋼鐵公司定製新的鋼軌，而這裏美國鋼鐵公司又依次把這錢分配給它的僱工。

無論採用上面所說的兩種方法中任何一種，——雖則你已可看出，第一種方式比第二種更簡單而直接，——這錢都要到個別的男子和婦女的手裏去，他們都要把這錢拿到店鋪裏去用。這樣就增加了對於工業產品的有效的需要。這樣就擴大了全部生產所準備供給的市場。於是它就能使人類得到工作做。以前的唯一的途徑，不是人類得做別的工作，却是人類只得閒着無事，毫無生產；現在有了新錢的創造，由此增加社會裏有用的工作，所以它能夠增加社會的真正財富。

顯然，同樣的結果也可以得到，倘若這樣的錢並不是直接付給失業者，或借給資本家——僱主，——却由政府用來僱人來實行大規模的公用事業工程計劃，例如建築堤壩以控制洪水，或建造電力廠，或依照盤頓房屋計劃建造新屋等等。

這樣說來，這是一個真正的方法，政府利用這個方法，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能夠開始尋覓一個答案了。如果尚有工人失業，如果政府不但創造新的錢，並且在實際上用種種方法分配給人民，在這樣的範圍內，政府確能由此擴大貨品的最後的市場。但這對於我們的問題是不是一個澈底的解決辦法呢？不幸得很，絕對不是。羅斯福所分配的大量的錢，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增加捐稅來的，有一部分是借來的，還有一部分是新錢的實際的創造；他的這種政策，是有很明確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限度。當然，美國人民沒有理由不擁護這個政策，並使它實行到所有限度圓滿達到而後止。但是美國人民却應該明白是有限度存在着，因此到了這限度達到的時候，他們能夠作進一步的應付。但是在我們討論這個直接分配購買力政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限度以前，讓我們先研究有人對於這政策提出的最顯明的一種反對。因為這樣研究一番，對於這件事的

效用有更清楚的了解。

像羅斯福的這樣一個政府，同時用捐稅、借款、和創造的新錢，以種種方法分配給人民，當這種事實明顯的時候，資產階級方面對於這個政府的最憤怒的反對，是不能免地要發展起來。他們尤其要大聲疾呼，不勝悲歎的，說政府方面這樣創造新錢，是要釀成災患的『不合理』的行爲；說這是要『擾亂金融』的；說這是要造成毀壞和破滅的。

對於諸如此類的說法，有一個簡單而充分的答覆。一個政府，當它創造新錢的時候，它所做的只是銀行制度經常所做的事情。實際的情形是這樣：銀行制度逐漸完備和集中，大量付款用支票的習慣逐漸養成之後，在近代社會裏所用的錢的本質也有着根本的變化。

讓我們再仔細研究這樣種類的錢。倘若你向一個普通小康的人詢問他有多少錢，他也許要認爲你的意思是指他的所有財產的全部價值，——他的房屋、他的公債票、他的股票、他的人壽保險單，以及其他等等。就是你對他解釋，說你的意思是指他在目前所有的現款數量，他往往不僅要看他的皮夾子，告訴你他有十五元的鈔票（假定說），

往往還要看看他的銀行存摺，告訴你他有多少錢存放在銀行裏。他知道存放在銀行裏的錢是和現款有同樣效力的，因為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只要開一張支票，就可以購買他所需要的任何東西。

這種存在銀行裏的錢究竟是什麼？例如一個人有一千圓記在銀行的賬冊上，他就覺得自己有這一筆錢，這錢究竟是什麼？我們知道，這錢並不是金製的。這錢也不僅是幾張紙。這個銀行並不爲着它的存戶在保險箱裏保存着一千張的一圓鈔票，或一張一千圓的鈔票。簡單的事實却是：存在銀行裏的這筆款子並不是任何看得見的東西或任何物質。它只是銀行賬冊上的一個登記。這裏有一個要點值得提出：銀行在很廣的範圍內，能夠而且在實行着，隨他們的意思，創造或多或少的一種『銀行的錢』。

銀行實行這件事，大概的情形是這樣的：銀行每次決定借款給一個顧客，就創造着錢。因爲，依近代的銀行制度，每一項借款，在銀行方面，就立刻創造了同樣數量的存款。假定銀行借給愛克斯先生一筆一萬圓的借款，他要用這筆借款來擴充他的工廠，或爲着這件事，先把這筆借款用來做證券和股票的投機事業。愛克斯先生要不要叫銀行給

他一萬元的鈔票呢？顯然他是不要這樣做的。他立刻要把這一萬圓存入銀行，或即存入借款給他的這個銀行，或存入其他銀行，他只要寫一張支票就行了。倘若國內各銀行是由于銀行制度而聯繫起來的，——例如在英國和美國都已如此——這在金融方面，就可以視為是等於一個銀行了。

這樣看來，這銀行制度無須加發一張鈔票，就已創造了一萬元的新錢。不但如此，也許在一個長久的時間內，這筆款子儘管被使用着，却無須付給現款。借到這原來一萬元的人，往往用支票付給其他一個人，爲着付給他所買的股票代價，或用一連串的支票付給建築包工的公司，替他擴充工廠。這些人又往往依次再用支票付給他們的債權人，這一萬元的新的「銀行的錢」就這樣被循環使用着，用的全是支票，沒有人要支取一張鈔票。固然，或遲或早，這一萬元裏面有些終不免遞到某些人的手裏，他們並不是銀行的存戶，不得不支取實際的鈔票。

但是銀行從經驗上知道，在流通着的任何數量的各種的錢，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他要用鈔票來實際兌現的。在英國，這個比例只是約佔十分之一。（我知道在美國這個比例

大概要高些，因為在美國支票的使用不及在英國的那樣廣。倘若這個比例是十分之一，那末這個意思就是說，銀行必須準備這十分之一的現款以備支取之用。因此，倘若政府或中央銀行當局不許通貨膨漲，或不增加現金準備，各銀行便不被允許在國內把『銀行的錢』膨漲到它在倉庫裏所存的現金或鈔票十倍以上。但是在美國這在實際上則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所準備的現金和鈔票遠超過十分之一，或增加的『銀行的錢』所需要的任何數目。

這樣看來，無論什麼時候，銀行只要得到它所認為可以穩當借給款項的願主，它就能夠創造新的『銀行的錢』。英國和美國的銀行都已多年這樣創造錢。我們對於銀行這樣的做法，從來沒有提出特殊的指謫。其實除非他們這樣做，現有的經濟制度便無法進行。但是我們必須了解這一切，却是極重要的事情，因為這樣才能知道，當羅斯福政府創造新錢的時候，銀行家和他們的朋友們反對政府，是怎樣荒唐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政府所做的只是銀行自己無論何時得到一點點機會就要做的事情。自然，他們所以激烈反對政府創造新錢，正是因為這是他們所憎做的事情。他們所以反對，因為政府創造新錢，

這在他們看來，是侵犯了他們所欲留爲自己的機能。創造新錢，借出取息，這是銀行家最有利的特權。這說明爲什麼他們激烈反對政府做這種事情。這說明爲什麼他們告訴我們，說政府做了他們自己每星期中每日所做的事情，是『犯罪的不合理的一事情』。

這都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可以了解的。銀行家和朋友們看到政府參加供給人與以購買力的業務，便覺得須加以這樣強烈的反對，這恰恰好像他們如看到政府參加任何和他們競爭的經濟部門，也要覺得須反對；其實這種現象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我們却不可被種種的無可避免的反對所迷惑。銀行家反對政府創造新錢，加上種種罪名。如『基本上是不合理的』，『通貨膨脹』，『對於人民的欺騙』等等，其實都沒有那一點點的內容。在政府方面的創造新錢，它所做的這件事，一點不會比銀行創造新錢的事不合理。倘若一切生產工具都已經被用來工作着，那末新錢的創造，無論是出於政府，或是出於銀行家，都是不合理的和無益的，因爲在那個時候，這件事的結果只是增高物價，只是通貨膨脹。但是如果有些部分的生產工具是閒空着，尤其是好些工人是失業者，那末新錢的創造，無論是出於銀行家或是出於政府，並不一定就是不合

理的。

這個意思不是說，只須創造新錢，這件事的本身就能挽救失業。創造了新錢還不夠；還須使這錢能達到人民的手裏，由他們用來創造有效的要求。可是也不是說，分配購買力於人民大眾的政策（包括新錢的創造），不管用的什麼方法，都必然是合理的。它的合理或不合理，大部分是要看這購買力分配給人民時是用着怎樣的方法；關於這一層，我們在後面就要討論到的。

那末羅斯福對於美國的困難是否發現了一個簡單的出路呢？他於人民大眾所得的工資以外，加上了他所分配的購買力，他的這種政策，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基本問題，是否能解決呢？他的這種政策是否能挽救現有的全部經濟制度呢？不幸得很，這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真確的事實是這樣：這種分配更多購買力的政策，仍然聽任工業所有權不受變動，只是暫時救急的辦法。這個事實，並不能作為不肯堅強擁護這政策的理由。但是這個事實却是一個理由，說明我們須注意：這個政策不是被推行到一個新的階段，便是要被拋棄。這個政策本身不能替現有的社會制度造成任何永久安定的地位。

第六章 公用工程與私恨

我們現在要研究這新的購買力是怎樣被分配於人民大眾。正如這購買力的來源有三種——即對於富人徵收的捐稅，由富人的借款，以及由政府對於新錢的創造，這購買力被分配於人民，也通過三種顯然不同的途徑。我們要依次加以研究。

第一、這錢能由政府直接通過銀行借給資本家（僱主），資本家就把它用來擴充或重新設備他們的工廠、礦、鐵道等等。這樣，所用的錢，只是漸漸地透過承造廠家和較次的承造廠家，達到人民大眾。

第二、政府自己能實施大規模的公用工程計劃，例如田納西電力工程計劃，或全美國各邦政府或城市政府所實行的種種公用工程，——如築路、建造郵局房屋、改進公園等等。但是最大和最好的公用工程計劃，還未見大規模地實施於美國，雖則這種計劃曾被建議過（就是由公家替僑居陋屋的大眾修建房屋的計劃）。

第三、乾脆由政府把錢給與個人，由他用來滿足日常的需要，用來購買消費貨品，

如衣服、家具、汽車等等。付給失業者的直接救濟金，在各種計劃之下付給農民的錢，以及付給世界大戰退伍士兵的錢：這些都是這樣直接付款給消費者的例子。

我知道，在這個時候（一九三八年夏季），羅斯福所建議用來對付新的經濟蕭條的許多新計劃，以上三種的分配途徑，都要被用到的。據我所知道，在將來的十五個月內，約須用去五萬萬圓。這款子有一部分是要通過復興資金公司，借給資本家（僱主）；有一部分是要用於公用工程；有一部分是用救濟的方法，直接付給失業者。我們現在要依次研究這三種分配方法的優點和缺點。

第一是借錢給資本家。這種分配的大問題是利率。要用這個方法使更多的錢加入流通，其唯一的途徑是政府借款給資本家時所取的利息，須低過銀行或私人貸款所願取的利息。倘若政府這樣做（它無疑地能夠這樣做），我們可以使資本家（無論他們是公司或個別的私人僱主，都是一樣）願意接收政府所給與的低利率的借款，用來擴充或重新設備他們的工廠，不願再向銀行或私人借貸者接受高利率的借款。

但是這裏却有個嚴重的障礙。倘若經濟蕭條真已開始，大多數的僱主（資本家）不管

利率怎樣，都不願意借款來擴充或重新設備他們的工廠。即使你把錢給他們，他們也不願意實行大的擴充計劃；因為他們看到沒有機會使他們的新擴充的或重新設備的工廠能賺錢。自然，有些很大規模的公司，例如鐵道公司，也許願意借款，雖則他們看到無利可圖，因為要藉此使他們的廠裏設備不致因不用而損壞。但是經濟愈蕭條，愈少可能用低利率借款的方法來分配多量的購買力；這種情形，一般說來，却仍然是真確的。

在別方面，這個分配更多購買力的方法，從避免資本家反對的觀點看來，有着顯然的政治優點。你也許要覺得，全資產階級是要熱烈贊成政府替他們弄到更便宜的錢，為他們用其他任何方法所得不到的。資產階級中確有些部分贊成這件事的實行。例如在共和黨胡佛總統任內，當他在一九三三年春季離任以前，這也就是他所採用來對付經濟蕭條的一個方法，這是值得我們追憶的。其實美國的復興資金公司不是羅斯福所創辦，却是胡佛所創辦的。

在別方面，資產階級裏面有最重要與最有勢力的部分，對於這個分配的形式，也還是不願有的。他們對於這個方法所以不願有，是因為這個方法含有政府參加經濟部門的

活動；尤其是因爲這個方法含有政府參加借出資金，取得利息，這部門向來是私人銀行家的地盤。所以容忍這個分配購買力的方法，在資產階級也還是不願的。復興資金公司，由眼光最遠大的資本家看來，是一種不願有的改革，它打破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常態經營；這樣看法，依這些資本家的觀點是對的。可是一般說來，資本家對於政府實行這個形式的購買力分配，予以容忍，非任何其他方法所能比擬，因爲在這個方法之下，究竟他們還得保持着對於工資勞動的人民的直接控制。這錢，在人民能得到它以前，都須先經過資本家的手。因此，在人民能得到這錢以前，他們必須先做僱主們的工人。

最後，我們必須注意，這樣分配購買力，只幫助解決今日的購買力問題，而却使這個問題在將來更加惡化。它使資本家能建立各種各式的新的生產工具。這樣一來，社會的生產容量很快地生長起來，但是一到政府停止這樣分配新錢的時候，社會的消費力就要退縮到以前的情形。於是，這個問題本身原來就起於我們的生產力和消耗力的脫節，此時更加惡化了，而第二次的蕭條將比第一次更爲嚴重了。

第二是公用工程（有用的和無用的）。政府能夠分配更多購買力的第二個方法，是由

政府僱用更多的工人，實行公用工程的計劃。

公用工程可以大概分爲有用的和無用的兩類。有些公用工程的計劃無疑地是屬於「製造工作」的一類（註）；「在地上掘洞，隨後再把它填滿」，是個古典的例子。這一類的公用工程計劃，自然是違反我們的常識和理性的全部概念。但在我們立刻斥責這類計劃以前，還須記憶這種計劃在實際上究竟是什麼。這種計劃在實際上只是分配更多購買力的托辭，倘若他們做到這一點（按指增加購買力），就可以在實際上增加社會的財富。

試舉個例子來說。假定在一個特殊的社會裏，有二萬失業的工人。又假定政府就這些失業工人裏面僱用一萬人來做無用一類的公用工程。這一萬工人將重新具有購買力。他們所做的工作雖不增加社會的任何財富，但是他們能購買糧食、衣服，能付出房租等等，這個事實的意義，就是其他一萬個失業工人中至少有一部分，或可能是全部分，由於第一個的一萬人對於貨品及服務的要求增加，都被重新吸收到尋常的工業中來。就是用「無用的工程計劃」來分配所增加的購買力，這個方法所引起的影響，也要使其他的

譯者註：所謂「製造工作」，目的僅在使人有工作做，至於工作本身却是沒有意義的。

失業者得到有用的工作。

但是這并不能作為提倡無用的工程計劃的理由，那是不消說的。在相反方面，無用的工程計劃是對於人力的無可饒恕的消耗；而人力在社會中却是有限的。而且誰能否認有許多有用的工作需要人做？顯然地，只須一萬萬二千二百萬的美國公民有任何一個缺乏生活的需要，因此也缺乏生活的便利，那末就有有用的工作需要人做，供給這個公民以需要和便利。

依理說，我們不應叫失業的人在地上掘洞，然後再把它填滿，却應該使他們滿足人民大眾最迫切的需要。至於什麼是這些最迫切的需要，那也無所用其懷疑的。我們已經看到，大部分的美國人民迫切需要增加糧食、房屋、衣服、家具。政府既要用這個方法分配購買力，為什麼不使工人就做生產食料、衣服、房屋等等工作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完全簡單的。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這就是說，只要生產工具仍然留在今日據有這工具的少數人階級的手裏，關於這些人民的標準需要品的生產，是這個階級的獨佔權利。據有製衣工廠的人，認為替全國製造衣服是他們的權利。據有土

地的人，認爲替全國生產食料是他們的權利。據有家具工廠的人，認爲替全國製造家具是他們的權利。由此可以類推到其他一切消費物品的生產。

因此，由政府僱用工人來生產這些東西，便是在這些特殊的部門裏直接侵犯了生產工具所有者的財產權利，財產所有者對於此事的抗爭，其劇烈是僅次於反對政府直接沒收他們的生產工具。

倘若你懷疑這件事，可以追憶羅斯福的最宏偉的最好的公用工程計劃，——田納西電力工程計劃——所引起的激烈反響（註）。按照這個計劃，田納西電力管理處所生產的，倘若不是需要品的一種，至少也是現代生活的重要設備的一種——電燈與電力。可是，以前供給這部分公民以電燈與電力而獲利的哪些私人公司，立刻起來作最強烈的抗

譯者註：田納西 (Tennessee) 是美國密西西比河支流，貫於田納西等州，水力甚富，參院議員 Morris 一面反對美國電燈公司之把持電氣事業，剝削用戶，故一國曾力主利用該河水力產電，羅斯福贊成此事，建立管理處，在該河建造大堤堰，用水力發電，以發展該河流域的工業，並以極廉價格供給電力於各用戶，爲此項公用事業開營之先聲，各私人電力公司因此亦不敢高抬價格，爲羅斯福復璽計劃中之一要政。

議，並且宣稱只有他們才有法定的權利，供給那個區域的電力。據我所知，美國最高法院並沒有支持那些私人公司的要求。但是政府——通過田納西電力管理處——是否可被允許僱用工人做供給電力的真正有用的工作：這在目前却仍是一個尚待爭取的事情。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所證明的一般的原則。繼續使公用工程計劃由有用的降到無用的部門，這是由於全部資產階級的壓力所造成的。

自然，在事實上，公用事業計劃大多數既不是完全屬於無用的，好像在地上掘洞而后再把它填滿那樣；在別方面，也不是設計來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要。例如近數年來，全美國各處建築了幾千萬里的優良的新路，作為公用工程，這顯然是有用的。可是就別方面說，我們却覺得，更多的路并不是美國人民最需要的東西。無論如何，假使我營養不足，住宅陋劣，我寧願有較多的糧食和較好的房屋，而不要每小時可以駛行八十英里的新路的汽車；因為這汽車我必然在幾個月以前早就賣掉了。

但現在政府能多建築幾條路，究竟比一事不做好得多了。因為，這樣究竟可以使許多萬數的工人重新具有購買力。任何政府，如果它不願直接侵犯生產工具所有者的獨佔

權，它所能實行的最有用的公用工程，是建屋計劃。誠然，政府大規模地實行這個計劃，也要引起資本家的強烈反對。據我所知道，羅斯福的大規模的建屋計劃所以沒有切實的進展，也就是由於這樣的反對。

但是這確是一個途徑，通過這個途徑，可以有用地分配大量的錢，可以給社會以加倍的利益。第一，付給建築新屋的工人的錢，可以創造對於任何貨品的要求，由此使工業的車輪能夠繼續轉動下去。第二，住宅原來陋劣的人民大眾，第一次可以得到像樣的住宅。這裏從中作梗的，自然是財產權利的作怪。貧民窟的房東據有該處可以造屋的唯一場所，他們的榨取租金的財產權利要因此被侵犯了。做土地買賣的投機商人原可購買這種場所，造屋牟利，他們的權利也要因此被侵犯了。從中作梗者就是這些權利。但是，為大眾人民重建住宅的計劃，有什麼別的事情比這件事更能動員更多的輿論呢？

這誠然是理想的計劃，使政府自己由直接或間接僱用工人，大規模地分配購買力於民間。這誠然是個部門，在這裏面，社會對於公用工程的提倡，能夠克服從中作梗的私

第七章 給錢與人民

我們現在講到第三種，最簡單、但却令人驚異的方法，政府能由這個方法分配購買力。政府用這種方法，只是把錢分散給人民。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美國政府由於實行失業救濟、農民救濟、及退伍軍人獎金等等，已經大規模地實行了這個方法。

在我們結束關於這個方法的討論以前，我們必須研究主張這個方法所提出的理由。倘若多少屬於無用的一種公用工程還是有利益的，因為這種工程是可以用來作為分配購買力於人民的托辭（關於這點，我在上面曾經說明過），那末爲什麼不拋棄這種托辭，索性坦白地直接地把購買力分配給人民呢？關於這個問題，除了下面的說法，沒有其他的答案。就是：直接把錢分配給人民，實行此事的規模，要真能使他們有充足的購買力來購買美國工業的產品，由此避免失業；這種計劃是要侵犯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舉例來說；假使美國的中央政府決定每星期給與每個成年的美國公民五塊錢，（這種經費是用上面所說過的三種方法籌來的，主要是由於創造的方法籌來的，）這樣對於購買力的

分配，無疑地能夠造成市場，使美國的工業得到出路。（我不知道於每個成年公民現存收入之外，再加給五塊錢，依當前的物價，要使他們有着適當的購買力，能為全部的消費貨品供給市場，這所加的五塊錢是太多呢，還是太少（註）？要算出這個適當的數目，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無論如何，這在這裏是無關重要的。在這裏為便於討論計，就讓我們用五塊錢做例子罷。）

但是想想看，這種分配的辦法，對於現社會制度會發生什麼影響。再想想看；這樣一來，給與美國全部工資勞動的人民以怎樣突增的交涉力量。這件事的意義，可以說，在被逼到不得已的時候，沒有人必須勉強就業。大多數的家庭可藉此勉強生活，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做！

無疑地，這樣一來，有若干在身體上或精神上有病的人，將乾脆地拒絕再做任何工

著者註：在實際上，即令有原來同等的生產工作可用來在每一部門增加生產，即令有效的要求（指對貨品的要求）是穩定地逐漸地增加起來，物價自然仍不免有些增加。倘把美國的經濟制度當作一輛奇大的公共汽車看，在這汽車增加速度以前，無論你開得怎樣穩定，也不免有些顛簸的。這種情形在任何計算時固然都須顧到。但是這對於目前所談的這件事，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麼影響。

作；但是我却不認爲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在僱主們方面看來，最嚴重的事情是：其他的一切工資勞動者，倘若工作能給他們以優越的工資，他們必然是願意工作的，這樣一來，除非他們的工作確能給與他們以優越的工資，他們是要堅決拒絕工作的。想想看，勞工界（無論是已組織的或未組織的）要立刻呈現於僱主前面一個怎樣堅強的陣綫！僱主們所以能得到人民替他們工作，因爲他們有着這樣的最後的制裁：倘若工人拒絕工作，他們（工人）就要餓死。倘若你排除了這最後的制裁，那末你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給與了一個致命的打擊。

由一個政府把錢直接地普遍地分配給全體人民，任何近於這種辦法的事情，僱主們和他們的朋友都是要熱烈反對，這從他們的立場看來，是完全正確，那是不成問題的。他們說這樣一來，人民就要跳出了控制，這也是完全正確的。人民就要跳出他們的（指僱主們）控制，也就是說，跳出了人民的現今統治者——資本主義的僱主們——的控制。

但是美國人民並沒有理由反對這樣的計劃，那也是不成問題的。恰恰相反，除了資本主義的僱主外，由每個人的觀點看來，都有很多理由贊成這樣的計劃。但是有一件事

我們却須認識清楚。這件事就是：因為這個計劃終究要使資本主義制度的繼續進行爲不可能，所以除非我們已準備用其他經濟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這個計劃是不能被採用的。簡單一句話，除非你已準備着手採用一個新制度來代替現制度，你不能就做要使這現制度不可能繼續進行的事情。否則你便要造成混亂的局面。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資產階級對於羅斯福和他的分配購買力政策的憤怒的反對，是完不可免的事情。這種反對，和羅斯福計劃的合理不合理一點沒有關係。這種反對必然要發生，因為這些計劃要侵犯，或至少是將引到侵犯美國人民中佔有美國資本的那部分人民的財產權利。而這原因，也正是說明爲什麼美國人民給與羅斯福計劃以最強烈的擁護！

或更進一步，他們應該要勸羅斯福和他的政府要更加強地利用分配購買力於人民的方法，要更加強地推行他們救濟經濟蕭條的計劃。

但同時我們對於這件事却不可存着幻想。羅斯福對全國人民分配了數百萬萬圓，應付了上次的經濟蕭條；他在復興許多工商業方面確有了相當的成功。但是羅斯福自己和

他的政府的其他代言人都有過這樣的暗示：他的分配購買力計劃，其目的只要復興資本主義制度的常態的進行。據說這只是好像倒水潤濕抽水機，一經潤濕後，這抽水機便會自動地進行着。我不知道這些代言人在今日是否還在說同樣的話。如果他們仍在說這樣的話，他們便忽視了當前的事實。實際的情形却是這樣：倘若美國的工業是要在全部時間都開工的基礎上，能繼續進行下去，那末於工人從資本主義的工業所得的工資之外，再分配購買力給他們，這種辦法在當前的美國狀況之下，是不可少的、永久的必要。

這並不是潤濕抽水機的問題。美國政府就必須成爲抽水機。它必須抽出穩定而多量的購買力，灌輸給人民大眾。只有這樣，它才能夠防止美國人民所遭受的失業及經濟蕭條的大恐慌。倘若美國人民能充分督促羅斯福和國會，很快地完成他的五萬萬圓的方案，而且使這筆款子在實際上能達到人民的手裏，那末美國工業是能復興的；但是除非這樣，工業復興是不可能的。而且爲着應付當前的局勢，這個計劃還需要更加擴大和充實。

除了這個途徑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路呢？其他的路只是聽任羅斯福對於這個基本

問題——誰來購買貨品——所欲企圖的答案失敗罷了。而這個企圖是確將失敗的，除非不顧它所已引起及將引起的憤怒的反對，以偉大的勇敢與決心把它澈底實行起來。倘若這個企圖真失敗了，倘若羅斯福在未來數月內分配購買力計劃真被反動的壓力所阻止，那末經濟蕭條將要加深，成爲比一九三二年還要嚴重的情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羅斯福和他的政府的信用將被破壞。反動的勢力可有機會把經濟蕭條歸咎於羅斯福和他的政策。他們要企圖（人類是那樣健忘，他們也許竟能勝利）使美國人民忘却：上次經濟蕭條的爆發，是正在最保守的共和黨的胡佛政府當權的時候。他們將號召人民，說美國人民如欲恢復他們的職業，其惟一的方法，是要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國會競選時，排除羅斯福的擁護者；要在一九四〇年的總統選舉運動裏面，使共和黨恢復政權。倘若他們未公開宣言，他們無疑地將暗示着：除非他們和他們的盟友們恢復政權，美國的資本家不肯積極起來；他們認爲一旦共和黨恢復政權，重行執政，大企業家將重新感到愉快，證券市場又要繁榮，對於新的工廠、新的礦、新的鐵路等等的鉅量私人投資又要發展，於是每個人又可以得到職業了。

這種宣傳當然是全屬詭詐。這種宣傳，等於告訴美國人民說，他們必須投票選舉僱主們所選擇的候選人，否則便不給與他們職業。但是除非羅斯福政府能堅決地對付這個反攻，除非羅斯福政府自己已替美國人民產生了許多職業，這也許要成爲很可怕的攻擊的。工資勞動者不得不得到職業；倘若他們不能由於進步的政府，在一種途徑下得到職業，他們幾乎要被逼迫着回轉到反動的方面去，希望能由此得到職業，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但是這却不是說，倘若美國人民因爲感到羅斯福政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回轉到擁護共和黨，他們就能夠恢復繁榮或安全。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倘若羅斯福以進步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企圖是失敗了，所得的結果是怎樣呢？

依我看來，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〇年的選舉，共和黨如果能在國會佔優勢，能重行執政，使美國的資產階級大爲高興，他們將要覺得又可以大獲私潤；這個傾向是可能的，雖則並不一定如此。倘若真是這樣，資產階級將要決定重新設備他們的工廠，廣泛地從事於鉅量的新投資。倘若他們這樣做，繁榮將無疑地要開始發展起來，同時職工也

無疑地要增加起來。失業的美國人民將有某部分可重新得到他們的職業。當新的工廠正在建立起來的時候，新的礦正在開發的時候，新的鐵路正在設備的時候，宏大的新廈和華麗的住宅正在風起雲湧的時候，職業也許要大大地增加。當職業大大增加的時候，由工資所得的足夠的金錢，將能造成一個頗好的市場，甚至消費貨品也可以得到頗好的市場，得到它的出路。

但是等到新的工廠、新的礦等等，能夠生產之後，又有什麼現象要發生呢？誰能懷疑，一九四〇年代的新的共和黨政府統治下所將發生的現象，將同樣於一九二〇年代的舊的共和黨政府統治下所發生的情形？隨着繁榮後面來的將是崩潰。不久，反動政權的勝利所可能引起的建設的波浪成爲過去了，「誰來購買貨品」的老問題又將再來，重新發揮它的勢力了。

而且這個老問題的再來，不僅是像上次的同樣程度，却要比以前的程度要尖銳得多。這樣看來，美國反動勢力的勝利，就是對於美國人民最近收獲的摧殘，這還有絲毫懷疑的餘地嗎？美國反動勢力的勝利，就是一切社會服務的減縮，政府所執行的任何購

買力分配的停止，尤其重要的是對於新的美國工會的摧殘。工資率將很迅速地往下跌。於是一等到建設的波浪過去之後，工業的市場比以前更縮小了。崩潰的慘象將比已往更惡化了。不但如此，在這新的禍患中，對於美國人民苦難的救濟，新的反動的政府所費力的將和胡佛政府所做的一樣少，或甚至更要少。

這樣看來，美國人民如同轉到反動方面去，所能希望得到的只是最短命的和所付代價最大的繁榮，這還有絲毫可疑的餘地嗎？由於分配購買力於人民大眾，來解決『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資產階級對於這個企圖所不免要提出的反對，是很可怕的。但無論如何，唯一的出路，還是在這方面。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而且必然要愈趨尖銳的反對，應該能警告我們：『分配購買力』這個方法，依它的本質，只是用進步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驟。資產階級對於這種政策的反對，不可避免地要構成一種不安定的局勢，在這種局勢裏面，有兩件事中任何一件必將發生。一件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侵犯（這種政策的必然結果，這是我們在上面所已看到的）將被一步一步地更推進，直到後來，等於對現制度的進步的修正，並建立一種新制度來代替它。還有一件是：這全部政策

，因不勝資產階級的反抗而不得被拋棄。這種反抗所表現的形式，是在進步的政府尚在執政的期間，生產工具的佔有者拒絕進一步的生產。因此，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要未投降，要末自己開始擔負組織和創辦生產事業的工作。

總而言之，美國人民現在是處在一個過渡的地位。他們必須決定走兩條路中的任何一條：他們要末回轉到產生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的那種無政府狀態的、無調整的、無控制的資本主義；要末必須再向前進，直到對於組織及指揮全國經濟生活有更大的參與權，把這逐漸擴大的參與權，置在他們自己控制之下。這兩條路中，只有第二條路能使美國人民對於他們問題的解決有光明的前途，這還有什麼懷疑的餘地嗎？

統治階級的代言人告訴美國人民說，政府的活動有任何擴大，是引向獨裁制的一個步驟。他們給與人民以莊嚴的警告，說羅斯福是在企圖把自己造成一個獨裁者，說美國人民要保全自由和民主的唯一希望，是在排斥他。這一切是多麼虛偽的謬論！

反動派對於羅斯福所以不能容忍，恰恰是因為：在許多年以來，第一次他們遇着了對於他們自己的獨裁制之嚴重的反對。

美國的資產階級把持大權這樣久，所以對於他們的意志有任何有效的反對，他們看來都是絕對大逆不道的！資產階級的存在，是靠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擁有；羅斯福是沒有動搖資產階級的主要的優勢，這誠然是真確的。誠如他自己所時常宣言過，他是生產工具私有制度的一個擁護者。但是他却被時勢的演變所推動，走上企圖分配購買力與人民大眾的這條道路。而這樣的一條道路，雖然在實際上使現在的經濟制度在一個時期裏能進行得更為順利，但是無疑地要引到對於現制度的進步的修正。這一點在統治階級的眼裏看來，是無可寬恕的罪惡。

任何人如果不依照統治階級的囑咐，他們對他的毀謗，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但是他們的反對，却反而使最強烈的民衆擁護的力量都集合於羅斯福下面，都來支持他；而這些力量，在別的情況之下，原來却最要反對他的。這樣一來，命運註定了羅斯福成爲一個集合點，在這後面，美國一切進步的力量都最廣泛的聯合起來。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羅斯福的分配購買力的政綱，確是能夠引到正確方向的一個步驟；這是一切進步力量所願擁護的一個步驟。但是美國人必須明白這政策只是第一個步驟，而且必須明白要有

第二個步驟不久即能接上來，這第一步驟才不致倒退，否則他們到最後終要陷入幻想，終要失敗的。

但是要實行第二個步驟，至少必須明白這全部向前的進程最終的目的是什麼。這最終的目的不能低於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制度，來代替目前使我們這樣吃苦這樣迅速下沉的制度。但是在我們進一步詳述這個新制度的內容以前，我們必須對於反動方面關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老問題的答案，作較詳的研究，因為這種反動的答案在事實上是存在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如在美國今日，進步的力量失敗，反動派政府成立，這在短時期的，而且是消耗性的繁榮之後，幾乎必然要引到新的經濟蕭條，比以前所遇的更爲惡化。但是這還須有下面的這個前提（或假設）：美國的資本家，倘若他們真能重新得到對於政府的全部控制，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不能尋得其他可用的答案。依我看來，照美國的狀況，並根據在本書下章裏所敘述的理由，他們是不能尋得其他可用的答案。但無論如何，關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却存在着一個反動的答案，叫

做帝國主義者的答案。

其他資產階級，尤其顯著的是英國的資產階級，曾經提供這個答案，而且有了相當程度的暫時的勝利。簡單說來，資產階級雖因為不能分配購買力於國內人民，不能在國內把貨品賣出，却能由於將貨品向國外售賣，由此在國外尋得市場。這是對於購買力難題的反動的答案。在下一章裏我們將原則上研究這個答案，然後研究這個方法是否適用於目前的美國。

我們將要看出，美國的進步力最如果失敗，這不但使美國人民要遭受到帝國主義最惡劣的特點之恢復，而且還要驅使美國向世界發展。美國要被迫走上已被踏遍而鮮血淋漓的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這樣看來，美國各種力量目前鬥爭的結果，和全世界的命運是有着密切影響的。

第八章 帝國主義的答案

各國的僱主們，尤其是英國的僱主們，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曾經提供下面的答案。他們曾經這樣說：『倘若我們不能把貨物在國內售給我們本國人，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工資來購買這些貨物，那末讓我們把貨物運到國外去售賣；讓我們把它運輸到國外去做出口生意吧。』

這是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它要引起絕端複雜的結果。因為它要使全世界被人盡力搜索，爭奪市場。最初僱主們只在世界上尋覓消費貨品的市場。他們要設法把大量的糧食、衣服、家具、汽車、以及其他等等，售賣給外國的購買者。但是在今日還有全部的工業，所製造的並不是這類的消費貨品，却是生產的工具。有些全部的工廠，它的任務是在設備其他的工廠。有些種類的機器，其唯一目的是製造其他機器。其實今日最宏大最重要的工業是那些不是製造消費貨品的，却是製造資本貨品，或生產工具的，——或叫別的名稱，可以隨你的便。

因此，很快引起的問題，不僅是消費貨品的國外市場問題，也是資本貨品的國外市場問題；不但要爭取國外市場來出售棉花、麥、汽車、打字機、和諸如此類的貨物，而且也要爭取國外市場來出售織布機和紗錠、車床、起重機、機件、鍊鋼廠設備、電力站設備、鐵道貨品、以及其他相類的貨物。

但這些資本貨品都是很昂貴的。外國怎樣付出這類貨品的價格呢？在許多事例裏，潛伏的市場往往是在比較落後的、未開發的地方，例如印度、中國、或非洲。它們怎樣付出這種絕端昂貴的價錢呢？

爲着這件事，發生了異乎尋常的方法。僱主們和他們的夥伴們先借款給未來的顧客，讓他們用這款子來購買資本貨品——這叫做資本的出口。所以關於市場的搜尋可以分爲三個階段。最先，輸出消費貨品，其次輸出資本貨品，再次輸出資本本身。

達到了輸出資本本身的這第三階段的時候，第四階段的可能性便出現了；那就是把資本投入於海外的國家去從事生產。你把資本送到國外去，不僅是用來償付由國內輸出的資本貨品，而且要在國外創辦工業、開礦、或種植橡皮，或經營相類的工業。你可以

在非洲或亞洲某地，開始建立現有的經濟制度。

這個過程所經歷的明確的階段，在這裏並不很關重要。這裏的要點是：每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被逼着走上一般的、複雜的經濟擴張過程。每個國家，當它達到發展的某階段時，被逼着走上擴張的路程，直到它能替『誰來購買貨品』這基本的問題尋得其他的
答案。

這種在海外擴張的過程，不僅對於這個問題能給與暫時的答案；而且也確能使現有的經濟制度延長它的命運。但是它到後來不免要發生異乎尋常的可怕的结果。

我們以上所討論的，還只是看到這種擴張過程的經濟方面；但是它還有政治的方面，而這政治的方面有一個很著名的名稱，那就是叫做帝國主義。

這是帝國主義怎樣發生的情形。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只不過輸出消費貨品；在那個時候，輸出這消費貨品的國家對於所達到的國家，還沒有很大的企圖要去併吞它。但是一到了第二和第三階段，那時所輸出的是資本貨品和償付這貨品的資本，你便可以看出有怎樣的現象發生了。

那時輸出資本的國家立即爲着資本的安全而恐懼起來。無論你把資本借給誰，無論它是某個未開發區域的政府，或是未開發國家的土人所組織的公司，或是大其常見的由你自己的資本家在那裏所組織的公司，——無論是那一種情形，你都恐怕要失却你所投資的錢。

或者你所借與資本的國家將拒絕償付利息吧？或者那個政府將被革命所推翻吧？或者有其他帝國將要插足進來，將把你曾經借與款項的那個國家併吞吧？當你到了第四階段的時候，在你所借與資本的那個國家裏開始僱用土人勞工，以上所說的那些憂慮就要厲害起來。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你的資本已經永遠到海外去了；到了那個時候，沒有把資本拿回本國的可能了。於是你在那裏需要永久的政治控制，由此保證你的資本的安全。

不但如此，一旦你在實際上開始僱用土人勞工（即上面所說的第四階段），你還有別一個理由，對於你的國外市場需要政治的控制。你要控制該地的政府，使它通過法律，（例如在非洲英國殖民地喀雅 Kanya所通過的茅屋捐）這種法律要強迫土人不能再在

他們自有的土地上替自己工作，却須在你的新礦裏或田莊上，爲着工資工作。

在任何情形之下，無論你已達到了擴張過程中的任何階段，你就要使某處土地內的一切市場都歸你用。倘有其他帝國的僱主們有插足進來的傾向，對該地輸出他們的貨品，來代替你的；或向該地輸送他們的資本，來代替你的，於是該地的人向他們訂購資本貨品；不向你訂購資本貨品；或開採他們的礦，創辦他們的橡皮種植，或其他營業，來代替你的；這些情形都要引起你的強烈反感。尤其爲着這個原因，你對於你的海外市場，要有政治的控制。老實說，你要吞併你的市場，使它成爲你的帝國的一部分；把你的特殊的顏色印在這個地圖上。

這並不是幻像，並不是想像的虛構。這是已往五十年間所已發生的，而且現在仍在發生的事實。但是在今日，這種情形的發生，和以前又有不同了。在以前，世界是一個比較空的地方，有許多市場供各帝國的吞併。當時有全部的非洲，準備由各帝國印上不同的顏色。後來居然都被印上了。這却不是一個很和平的或很美觀的過程。對於土人，不得不用很兇狠的小戰爭來征服他們。但是這在各帝國的本身間却還沒有引起任何大戰

，可是過早（說得準確些，是在本世紀的最初二十年）世界都被佔滿了。沒有或極少可用的市場留下來，未被各帝國所佔領的。沒有地位或充足的地位留下來，以供擴張之用了。世界的地圖上不是被印上了這個顏色，便是被印上了那個顏色。

到一九一四年，愈益生長起來的各大帝國都向外伸展，以致彼此的邊界幾乎在各處都接觸着了。可是它們仍然不能停止地生長着。我在上面所概述的擴張過程，仍在繼續着。僱主們不能在國內售完貨物；他們仍需要繼續擴大的海外市場。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所發生的是能夠發生的唯一事情。它們繼續不斷地擴張下去，直到後來它們彼此間衝突起來了。各帝國的第一次衝突發生於一九一四年；他們把它叫做『世界大戰』。我恐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更準確的名稱吧。因為，除了世界上的一個部分外（按指蘇聯），發生那次戰爭的同一過程在今日仍在繼續進行着。

這各帝國第一次的衝突，結果殺死了一千萬人，傷的或死於饑餓和疾病的，幾千萬人。但是各帝國現在又都在生長起來。它們正在掃蕩世界上尚未被併吞的少數地方。意大利正在掃蕩非洲的最後一塊地，即阿比西尼亞。當我正在寫本文的時候，日本正在掃

世界上尚未被任何一個帝國所佔有的那一塊土地，即中國。各帝國仍在繼續擴張着。它們又到了很接近衝突的焦點了。什麼時候各帝國將作第二次的衝突呢？多少人要在這第二次的衝突中送命呢？

這就是要由輸送貨物到海外市場，企圖由此解決『誰來購買貨品』的困難所給你的最後的結果。如用政治上的語言來說，週期的世界戰爭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制度之下，用帝國主義的方法，來企圖解決購買力的困難所給與的必不能免的結果。

除非你了解上面的辯論，你便不可能了解怎樣並且爲什麼這世界會變成現在的可怕的狀況。帝國主義都是要努力出售貨物的；每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因爲國內人民被限制在勉維生計的水準，生產的貨品不能在國內售給本國的人民，被逼迫着在全世界上尋求市場；除非你澈底明白這些事實，你對於世界發生以及將發生的事情，都要莫明其妙。

我的國家英國，它在它的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第一個對『誰來購買貨品』的問題給與帝國主義的答案。英國是第一個國家，建立我們所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說，她是第一個國家，在那裏的人民大眾喪失了對於國內任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權。於是

不得不爲着工資，替佔有資本的少數人階級工作。一旦這種特殊的（在當時是希有的而在現在却是普遍的）組織經濟生活的方法建立了之後，『誰來購買貨品』的不可避免的困難便發生了。這個困難，在英國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逐漸尖銳起來；而他們應付這個困難問題的方法，不是由進步的途徑；甚至也不是由於任何企圖，在工資制度之外，把增多的購買力分配給人民大眾；更不是由於任何企圖，開始修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用的却是替貨品在海外尋覓市場的帝國主義的方法。

我們在上面剛才說過，你一開始這樣做，你不但要尋覓市場，而且要佔有市場；講到佔有市場，英國是做了。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八年，英國得到四、七五四、〇〇〇方英里的新土地（在這土地上的居民有八八、〇〇〇、〇〇〇人），成爲她的殖民地。

在此時以前，英國的統治階級對於他們的帝國並不特別感覺到興趣。但是此時他們開始看到：要使他們的經濟制度順利進行，由此保持他們立在英國社會頂層的快樂的地位，其唯一的途徑不但要保持他們所已得到的每個殖民地，而且還要得到更多新的殖民地。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別的帝國主義者也繼續起來了，其中主要的例子要推法國和德

。可是英國是最大最強的帝國主義者，它已得到了最多的良好的殖民地。她建立了最大的世界帝國。在一九一四年，她不得不以戰爭來反抗後進的、更猛烈的德國帝國主義；當時德國帝國主義決定從英國取得帝國的地位，由此使英國的市場成爲德國的市場。但是英國統率了廣大的各國混合力羣（後來連美國也包括在內），能夠打敗她的敵手德國，於是英帝國不但沒有喪失，而且更被大大地擴大起來了。

有一個時候，看起來好像帝國主義再不能存在於被打敗的幾個國家裏面了。有一個時候，看起來好像德國、奧國、和其他中歐的人民，能夠在他們的國家裏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說，能夠從統治階級的手裏把資本拿出來，放在他們自己的手裏去。假使他們能這樣做，那末關於購買力的困難問題就已經被解決了。果能這樣，便可能圓滿地應用德國、奧國、和中歐的工業；關於它們所生產的一切貨品和服務，都可以用到，沒有一點困難了。果能這樣，德國和中歐的人民自己便能造成一個有限制的市場，隨着他們的生活提高而穩定地擴大起來。這樣一來，德國（或一般的中歐）就無須在世界上的別的地方爭取市場了。簡單一句話，這樣一來，德國以及她的潛伏的同盟與附

庸，就無須再踏上戰爭的道路了。

但是由於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中東歐的人民，因為他們被分化，因為他們昏亂，因為他們被領導得錯誤，他們在隨後的幾年中，並未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除掉。於是他們仍然是工資勞動者，他們國家裏的資本仍然握在一個少數人階級的手裏。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做了什麼。

只在世界上的一個地方，以前是沙皇帝國而現在就是蘇聯，這個問題是被解決了。這個國家的資本已由少數人階級手裏取了出來，握在全體人民自己的手裏去；無疑地，「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是被解決了。無論蘇聯有了什麼麻煩和困難，而且這些麻煩和困難都曾經是嚴重的，但是這個在世界上使我們遭受災難和失敗的特殊的困難，在現在的蘇聯却從來沒有發生過。在蘇聯的已往二十年間，凡是工業和農業所能生產的每一件東西，都沒有一點困難的在國內售賣給本國的人民。這是因為蘇聯的人民已得到了他們國家的資本。因此他們的真實的工資能夠依照他們生產能力增加的比例，也隨着增加起來。

但是我要重複的說，這件事並沒有發生在中歐。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並沒有給與進步的答案。對於這個問題所給與的答案，既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恢復關於工廠、礦、和土地的所有權給全體人民；也不是過渡地、暫時地，把增多的購買力分配給人民大眾。於是由於自然法則的必然性，所給與的答案不得不是帝國主義的答案。

德國和中歐的帝國主義死灰復燃了；但是非有市場，它却不能生活下去。於是它不得不有新的企圖，在全世界各處尋求市場。它不得不再踏上帝國主義的戰爭道路。希特勒這個人，就是命運所選來領導人們陷入這條途徑的。

除非你了解德國法西斯主義是要指揮德國人民再一次企圖征服世界，你便不能了解它的真正的意義。

在事實上，希特勒已在他的「我的奮鬥」一書（這書已成爲納粹的聖經）裏把這個意思寫了下來；我雖不說他在這本書裏寫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不怕麻煩翻閱一下，已很能看得出他的意思。誠然，希特勒在這裏面並未會考慮到，也未會拒絕關於「誰來購

「實貨品」這個問題的進步的答案。用進步的方法回答這個問題，這在他是不可能想到的。在他却顯然認為唯一的答案是征服世界；而目前他所幹着的也就是征服世界的過程。

在事實上，希特勒一直到現在，就是照着他在「我的奮鬥」中所寫下的，一步一步地做去。倘若他被允許的話，他將運用德國人民的技術和組織力，先征服歐洲，隨着征服世界。這樣的結果，除了德國人民的統治階級外，在每個人方面，世界便要變成一個宏大的集中營（註）。

但是不消說得，希特勒是不會被允許征服世界的。倘若他不破很快地阻止着，所要發生的事情是：遲早他將使世界陷入一個新的和普遍的戰爭。假使在幾年以前，當時他還很弱的時候，就被阻止着，那末，這件事還可以很容易地辦到，不致有戰爭的危險。今日，我想還勉強來得及無須戰爭而辦到。明天，要阻止他却非打一戰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這戰爭也許還只是一個短期的戰爭，德國將很快地被打敗。但是到了明天以後，倘

譯者註：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是希特勒拘役反對他的人的地方，其中囚犯不但要做苦役，而且受盡種種酷刑。

若他在那時以前還未被阻止，那時就須一個長期的和可怕的戰爭，歐洲的大部分都要被摧殘的。

這說明爲什麼歐洲的每一個人，只要了解這種形勢的，都在盡着他的一切精力來誘導或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結成一個統一陣綫，來反抗法西斯的侵略。這個企圖，倘若不是英國政府決定拒絕參加反法西斯的同盟，早就可以成功，已能使世界避免別一個世界戰爭了。她已拒絕了這樣做，基本的原因是她恐怕：倘若你阻止了希特勒，這也許就是德國帝國主義的消滅。而這件事，英國政府却未準備來寬容的。因此，英國甯願冒險看着它的可怕的老敵手德國帝國主義重現，而不願做些事情，因爲由此也許要在中歐產生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第九章 美國的自擇

德國帝國主義的重現，對於美國的威脅，不及對於西歐各國如英法等之尖銳或立刻受到。但是結果還是一樣；倘若美國認為於她是不至於威脅的，我想那却是錯誤的。

我在本書第一章裏曾經說過，一個法西斯主義的歐洲，一個為德國帝國主義所支配着的歐洲，不僅是可怖的，而且也是很強的東西。這樣的一個歐洲，便要成為從軍征服世界的一洲。任何國家，無論它是怎樣強，或是相距怎樣遠，都不免於受到它的威脅的。所以依我看來，美國人民就是嚴格為他們自己的福利起見，也應該參加一切自由的人民阻止法西斯主義者的運動，不要坐視法西斯主義者強大。否則到那時要阻止它們，文明簡直要在激烈戰爭中被毀滅了。

但是我對於這個問題，除了上面的那一句話外，不想再多說了。因為，英國政府仍在執行它對世界上法西斯侵略的每一行為都默認或饒恕的現政策，任何英國人幾乎不能請求美國人民幫助英國人民阻止法西斯侵略，不要等到太遲的時候。對這件事先做個

榜樣，是英國的義務；因為英國是更接近侵略者，是更將立刻受到侵略者所威脅的。

我知道，英國的統治階級一方面對於阻止法西斯侵略，不肯有一點行動，甚至用種種方法幫助並教唆他們的侵略；同時却開始對美國宣傳，勸美國人民說，倘若英國雖對法西斯蒂做了許多讓步而仍被進攻時，美國人民必須出而幫助英國人。在一方面，這種宣傳表示：英國統治階級雖為法西斯侵略者做了許多幫助他們的事情，但却知道他們也許在任何時候要回轉身來對她進攻。在另一方面，這種宣傳表示對於美國人民的智慧估計得太低。依我看來，英國統治階級請求美國人民拯救民主、世界和平等等，而英國政府却每天在出賣這些東西，沒有事情比這個更失尊嚴更爲虛僞的了。

我相信，關於美國的世界政策應該是什麼，美國人民是能夠自己決定的。倘若他們決定（我相信他們終究是要決定的）他們必須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每個民族攜手，那末他們所以這樣做，因為他們看清楚：這樣做是合於他們自己的利益的，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安全的。在英國，除非我們得到一個進步的政府，我們是不能夠追隨美國的這樣的好榜樣。

但是有些人却說：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給法西斯蒂以他們所要的東西；把殖民地交給法西斯蒂；和他們共同分享世界的市場。

可是對於這樣的途徑，却有兩個壓倒的反對理由。

第一，這樣說的人，真把殖民地看作好像是國際棋局的複雜遊戲中所用的棋子。但是殖民地却是完整的民族所居住的完整的國家。在有些例子裏，例如印度，一切殖民地中最大的一個，有着十幾種不同的民族所居住的小洲。我們有什麼權利把這樣的國家，連同他們的人民，移交給法西斯蒂？

我，舉個例子來說，是極力贊成英國放棄她用武力佔有着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但是我所贊成的不是英國放棄印度給德國人，却是放棄印度給印度人。假使要把印度移交給納粹統治，我不能想像天地間有比這件事更冷酷更罪惡的。德國法西斯蒂曾經公開宣言，他們把有色民族看作劣等人類。有一個納粹代言人說過，從法西斯蒂的觀點看來，有色的民族是一種人類和畜生中間的東西。

英國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待遇已經夠惡劣了。但是倘若他們成爲新的德國法西斯蒂

國主義的殖民地人民，那末他們所得到的待遇，還要比從英國所得的惡劣得多。而在實際上，英國所能移交給納粹的一切殖民地都是有色的民族所居住的。（關於這一點，美國也有同樣的情形。）因為，所謂英國的自治領土，例如加拿大、奧大利亞、紐西蘭等等，在實際上並不是殖民地。它們都是有自由主權的國家，它們的人民，連對於把它們當作殖民地讓給任何人的考慮，都絕對不能答應。

此外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理由，反對用幾個殖民地來收買法西斯侵略者的辦法。這個辦法在實際上是接受了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基本問題的帝國主義的答案。它是建立在這個觀念上：各國只有取得世界上大塊土地做它們的市場，才能夠生存下去。換句話說，它的根據，是在接受現有的經濟制度。但是在你接受這個基礎的時期內，世界便得不到出路，這不是容易看得出的事情嗎？和平並不躺在這條路上。無論你在各帝國間怎樣移轉可被利用的殖民地，仍然不免常有幾個帝國，它們感到市場仍太少，不能生存下去。而這些帝國仍將被逼迫着向外發展，奪取更多的殖民地。世界上不可能有足夠的殖民地或潛伏的殖民地，用來分配。帝國在數量上是增加着。它們的生產量是很快地

擴大着。它們不能或不肯給與它們人民以更多的購買力；因此它們需要國外市場也比以前更爲迫切。

要想由於重新移轉可被利用的殖民地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途徑，是要給與各帝國自己人民以充分的購買力，使他們有能力購買出產的貨品。這個過程，雖然可出而且應該由羅斯福的分配購買力於人民的政策開端，但是要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須美國的資本所有權本身有了變化。

但是關於這一切，美國的情形究竟怎樣呢？讀者將要問道：美國的資本家不是在很久以前就被迫着對於『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採用了帝國主義的答案嗎？自然，在某限度內，他們是曾經這樣做了。約在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前，美國的資本主義似乎已踏上了尋常的帝國主義的道路。她在太平洋，在中美和南美，以及其他地方，尋求所謂殖民地，卽令在名義上不是殖民地，在事實上是這樣。她在一個代表性的（倘若是小規模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掃除了西班牙的微弱的抵抗。美國似乎已經把腳立在帝國主義的道路上去了。

但是在戰後的時期裏，美國的資本主義轉入它的內部擴張的最後的但是最大的時期。美國的資本主義有着這樣廣大的本國，它能夠在開發本國土地裏享受最後的大繁榮。在某限度內，這件事阻礙了美國帝國主義的道路。在戰後的時期裏，美國沒有取得新的殖民地，而且一般地說來，就是對於已有的殖民地，也比以前較少了興趣。但她却發明了一種新的經濟擴張，向着外界發展。她在實際上雖不企圖併吞任何新的土地，却對各種各式的國家把美國資本作借款，一方面借給德國，別方面又借給南美的各共和國，至於在大戰期間，還借錢給英國及其他同盟國，還不計算在內。無疑地，倘若沒有這種新形式的經濟擴張向外發展，美國在二十世紀年代的繁榮不會這樣宏大或支持得這樣久。但是英國的資本家却要說，這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他們却要說，倘若你借錢給那些你不注意去征服和併吞的國家，這或者就等於是說，你最後要失去你的錢。因為，這就是說，你沒有權力使你的債務人還債。

在事實上，這種情形確然發生。這個新式的美國經濟擴張，並不含有充分的帝國主義的意義，結果確是失敗了。美國借給國外的一切的錢，其中却有很大的部分是失去了

的。

結果在美國人民裏面引起了一個很強烈的反響，反對用向別國發展的經濟擴張來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尤其反對帝國主義。從一個英國的觀察家看來，要覺得絕端的稀奇，忽樣在已往十年間一切尖銳的經濟困難裏面，在美國簡直沒有一個人企圖或建議一種新的帝國主義的邁進，作為解決的辦法。美國似乎已背着帝國主義的道路；她似乎已把她的脚多少堅定地立在另一條道路上，這條路要引到利用國內的人民，造成貨品的最後市場，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曾經詳述過羅斯福沿着進步的路線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廣大的和勇敢的企圖。但我們也曾經看到，在這個問題被解決以前，有許多事還須做去。這個企圖必然要碰到資產階級的可怕的反對；因為，要沿着這種路線來解決「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只有犧牲資本家才辦得到。

請到這裏，我們得到下面的結論：倘若美國現在用進步的方法來解決「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的企圖失敗，倘若使美國人民能有相當購買力的企圖失敗，——無論是誰

的利益或誰的成見從中作梗，——那末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迫着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倘若現在圍繞着羅斯福的各種進步的力量失敗，倘若分配購買力及在美國開始修正資本主義的全部進步的企圖失去了信用，失敗了，那末所留給美國人民的可能性，便是帝國主義征服的道路。

幾乎全體美國人對於這樣的一條道路都本能地反對，或者要引起某種法西斯暴動來壓迫他們的必要，由此讓主要的銀行家和資本家可能拖他們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同時我們必須記着：沿着帝國主義的第一步驟，可被做得狡猾地引動人的。這個第一步驟通常是實行宏大的擴大軍備計劃。擴大軍備，在經濟上的結果只是一種特殊種類的公用工程，在實施上可成爲經濟現制度的刺激物（我在上面已說過這件事是怎樣的）。因此，擴大軍備，從許多人看來也許是能夠引動人的，雖則這些人在別方面是強烈反對帝國主義的任何傾向。但是我們仍然不相信美國人民能超過依照他們自己意志的這第一步驟；要他們再走進一步，某種的法西斯主義是必要的。但是倘若這件事真發生了，倘若美國的人民真被這樣奴隸化了，我們將有着世界上所從未見過的最有勢力的法西斯帝國主義

的資本主義，衝出來和歐洲的法西斯的資本主義鬥爭，奪取世界的霸權。

德國的納粹那時將感覺到這個不愉快的事實：用帝國主義的擴張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企圖，有兩個國家出來鬥法了。德國的納粹那時遇着美國的法西斯的資本主義，成爲比他們自己更可怕的敵手，但是在隨後的鬥爭中，我們大家都要被殺死的。

所以依我看來，美國人民目前沿着進步的路線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就是要使自己有充分的購買力來使他們自己繼續得業），全世界的命運和美國人民的這種企圖的勝利，是有着密切的關係。

第十章 必須為他們的市效場死嗎？

這樣看來，用傳統的帝國主義的方法來嘗試解決『誰來購買貨品』這個問題，這種嘗試的最後的結果是要每隔幾小時就要殺死一二千萬人。『為國效死是甜蜜而高尚的事』，羅馬的詩人羅曾這樣說着，嘗試用這樣的話，來鼓勵羅馬的公民在羅馬的戰爭中打得好。（譯者按：本書著者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所以反對帝國主義鼓勵人民參加戰爭。至於正義的反侵略戰爭，當然是值得我們效死的，關於這一點，不可混為一談。）

但是在近代的戰爭中（我想在一切戰爭中都有同樣的情形），你參加戰爭時，以一個渺小的無名的單位，夾在一個宏大的機械化的軍隊裏面，或者還在一個很遠的土地上作戰，你不很知道爲着什麼而戰，你不很知道所反抗的是誰，在這樣的情形下，效死是不能像這樣甜密的吧。（譯者按：這是指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言。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在中國作戰，便有這樣的情形。）

你也許，而且應該，很誠摯地愛你的國家。但是我以爲你要爲國効死，你首先必須

有一個爲你死效命的國家。我們裏面的那些沒有我們國家裏的資本中任何部分的人，能夠說有了一個值得效死的國家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依我看來，可以說「是而又不是」。這樣的人與國家沒有什麼休戚的連帶關係。他們在實際上是失去了在他們國家裏所應享受的生長於該地的人所應有的權利。因爲，一個國家裏每一個自由的公民，他生長於該地所應有的權利，是生活的機會和爲着自己及家屬工作的機會。而要能夠得到這樣的自由，必須有着生產工具的所
有權，對於生產工具能有無限制的運用，無論是採用集體的或個別的方式。

我不得不說，當我看了我的國家英國現狀的時候（舉個例來說），我覺得，如果叫我們爲着她效命，那我們所效命的國家並不是屬於我們的，却是屬於有着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四百萬的英國人的。其實英國是屬於這四百萬人中更小的一羣，——這是最富的一羣，真在指揮和控制國事的是他們這一羣人。大工業家，大銀行家，大報紙的佔有者，——依我看來，真正有着這國家的是這些人。爲着他們的國家效命，在我們看來是並不覺得甜蜜或高尚的。

上面所說的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就另一種意義說來，幾乎我們大家在我們的國家裏多少都有些情感的連帶關係。倘若我們在國家裏真能得到生活，那末我們從美國和英國所建立的有組織的、文明的生活裏，得到了頗大的利益。（譯者按：這裏著者是指英國和美國的人民說的。）由於這個原因，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國家，這個國家我們必須而且願意保衛，——這個國家是值得我們効命的。就上面的這個意義來說，我們的這樣的感覺是對的。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引伸出一個很重要的結論來。愛國心的鼓勵，關於爲國効忠爲國犧牲的鼓勵，可以成爲很高尚和很可貴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被人最可恥地濫用着。當有人對我們作這樣鼓勵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特別注意這個鼓勵是不是欺騙嗎？我們是否應該特別注意所被叫去効命的這國家真正是我們的國家，而不是像在英國是屬於羅斯密爾勳爵（Lord Rothemere）或比佛卜魯克勳爵（Lord Beaverbrook）的國家，像在美國是摩根（J. P. Morgan）和洛克佛勒（Rockefeller）的國家。

沒有人能夠否認，依目前世界的實際情形，人們爲着他們的國家而戰爭，也許是必

要的。但是工資勞動者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值得効命，除非他們使得該國的土地，礦，機械，船塢，鐵道，工廠等等都是屬於他們的。因為，倘若他們不顧到這些，他們被叫着去効命的，並不是爲着他們的國家，那是爲着要保持現有的經濟制度。

直到現在，只有少數的工資勞動者很明白地了解這一切。但是不管他們了解不了解，他們裏面有許多對於這一切所造成的狀況，已引起了反感。雖然他們未曾完全了解什麼，他們裏面有許多對於這一切所造成狀況，已引起了反感。雖然他們未曾完全了解什麼，是使他們吃苦的原因，但是他們已忍受不住，較前頑強起來了。他們已在發生疑問，爲什麼世界上充盈着的財富中，他們却須過着很近於勉強渡飢水準的生活。尤其是在較近的幾年中，他們已發生疑問，爲什麼全世界各處每隔幾時就要戰爭，就要死，每次死的以數百萬計，竟似乎成爲必要的事情。

漸漸地有一種觀念生長起來，認爲這一切也許是不必要的，也許不是不可避免的。不但有這種觀念生長起來，而且有種種組織在我們當中出現了，——工會，合作社，最後還有政黨——它們的目的都是要改變這一切。這些組織等於我們所謂勞工運動，它們的目的是在阻止我們：在我們所創造的財富中尚須過着貧苦的生活，尚須犧牲生命來使

僱主們能夠把那財富賣給別人（因為在實際上是等於這樣）。

人民已漸漸創造起來的這些組織，已開始推動求得更高的工資，已開始對人民暗示：他們用不着出去爲着他們的主人打仗。在僱主尚無須叫人民大衆作任何拚命犧牲的時候，他們是能夠允許這樣的一個運動存在的。但是倘若有一個焦點到了（而這個焦點，在今日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是已經到了），這時僱主階級和他們的帝國，每隔幾時必須叫我們爲着他們犧牲生命，——那末，『使人民覺得這種犧牲是不必要的』這種運動的存在，在那些要保持現狀的人們看來，便是不能容忍的危險。

每個帝國的統治階級都覺得，它乾脆地必須靠着它的人民爲着他們的主人告訴他們必須効命的任何事情而犧牲生命。因此，任何根源的存在，從這裏人民能夠得到他們自己的獨立的觀念，愈益認爲是不可容忍的了。

總而言之，獨立的、勞工階級的、或民衆的組織及宣傳之存在，在各帝國的統治階級看來，是不可容忍的。因爲，這些統治階級知道，在任何時候，他們也許要叫『他們的』工人犧牲生命；倘若允許人民在心裏對於『這種犧牲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任何憤

疑，他們也許不肯這樣犧牲。這說明爲什麼一個個帝國在今日都決定要鏟除民間的獨立觀念或組織的任何根源的存在，這個企圖我們叫做法西斯主義。

要描述法西斯主義對人民大眾所要造成的惡果，最簡單的方法是說：法西斯主義的意義就是永久的征兵。（譯者按：這當然是指帝國主義國家爲着侵略戰爭及壓迫勞苦大眾的征兵，不可與反侵略的征兵混爲一談。）法西斯主義對於男子，婦女，和兒童的束縛，（不但在戰時，而且在和平的時候），如同戰時還派隊伍時對於已過兵役年齡的男子所加的束縛。

法西斯主義首先從我們奪取的是罷工的權利。它不但破壞工會的組織（只有工會能給工資勞動者以交涉的力量），而且在實際上認罷工是非法的。約有九千萬的美國人，在今日所享有的真正的自由，最後的武器還是倚靠他們有着這種保留勞動的唯一自由。當這個自由失去的時候，什麼東西都要失去的。

只要看看幾個法西斯國家裏對於人民所發生的事情，你便可以看出，這並不是理論，却是實際的事實。人民如馬克思他們的保留勞動的權利被奪去，那末，他們的政黨，

他們的合作社，他們的選舉權——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每一個要素——都要被掃除淨盡，因為工資勞動者的一個真正的力量已被破壞了。保留勞動的權利一旦失去了之後，佔有生產工具的那些人的統治，必然是要變成完整的、無限制的。

這樣看來，法西斯主義、是那些佔有一國生產工具的人們，企圖掃除對於他們的意志反抗的任何可能性。他們不得不作這個企圖，因為他們的制度的需要，逼迫他們要求我們在一戰又一戰裏犧牲我們的生命，爲着他們在海外征服市場而犧牲生命。

但是法西斯主義不是全靠機關槍來剝奪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它不能僅靠機關槍來做這件事。法西斯蒂幹他們的勾當所用的最重要的方法，要推他們對於近代宣傳技術的應用。法西斯蒂企圖奴化人民的腦子，比奴役他們的身體還要厲害。

法西斯蒂的最拚命的努力，是要阻止我們把握着真正的形勢。爲着這個目的，他們發明了全套支離滅裂的謬論，說出許多異乎尋常的、不堪入耳的憲思；他們把我們所遭受的苦難，都歸結於每一個奇思幻想的原因；他們公然發明許多胡說來阻止我們看出真正的原因：就是被極少人的階級佔有着的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他們都說我們所遭受的苦

難是由於在我們當中有猶太人的存在，或羅馬天主教徒的存在，或任何你所隨意指定的人的存在！他們又說，這是由於中古時代的高利貸的法律被廢除了。他們又發明一種異乎尋常的理論，叫做『血和泥的主義』。

在上面所提及的這個理論，對於法西斯蒂是很方便的。這個理論所教的是：對於任何事物想得清楚，都是大錯誤；你所須做的只須讓你自己受你的感情所領導。法西斯蒂的主要目的既是要阻止我們明白地想清楚我們的地位，由此嘗試了解什麼是我們苦難的原因，所以這在他們是一個合於理想的理論。

因為要掩飾這異乎尋常的一大堆謊言，法西斯蒂不得不對一切理性和清澈的思想作有組織的鬥爭。這說明爲什麼德國的法西斯蒂一等到他們當權之後，即在各城市的公共市場上公開焚燒德國的一切最好的作家和最大的思想家的書籍。這說明爲什麼自從那時以後，他們有系統地破壞德國文明中最上等最好的東西。最後的一着，一切文明的、合理的觀念，都與法西斯主義不相容。因為，法西斯主義是要組織一切生活以作戰爭的準備（法西斯蒂自己也很坦白地這樣說過）。

或者我用不着再描述在任何國家裏法西斯當權時所造成的可怖的狀態。但是我們所要澈底明白的要點是：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襲擊世界的某種異常的狂疾，却是用帝國主義的方法來保持現有經濟制度所必有的惡果。

我們已經看到一聯串惡果。現在的經濟制度必然要使人民大眾很窮；但它同時却產生鉅量的財富。於是他不得不尋求外國市場，作爲他本身藉以存在的非必要條件。所以帝國主義誕生後，世界被分割爲各國的佔有物。因爲這些帝國繼續擴張下去，它們每隔幾時就彼此衝突起來，產生世界戰爭。於是僱主統治階級每隔幾時不得不叫我們去死，替他們奪取市場。可是觀念和組織開始在我們大眾裏面出現，使我們拒絕在一個富有的世界裏過勉強的生存水準的生活，拒絕爲着我們主人的市場而効死。於是我們的主人們不得不企圖鏟除我們這種拒絕爲着他們効死的可能性。爲着這個目的，他們不想想法破壞世界上一切的理性和禮義。

這說明爲什麼現在的經濟制度仍然存在的世界上有一部分地方一天天變成好像一個

瘋人院。

倘若你們看看全世界的情形，以上所說的這一切是夠明白的，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倘若你習慣於只看了美國的狀況（關於這點，英國的狀況亦可包括在內），這一點也許似乎說得過於誇大。因保持現有的經濟制度而發生的種種惡果，出現於美國和英國的，還沒有像在其他各地那樣的厲害，這誠然是完全真確的。

如就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情形看，人民大眾的狀況是一天天更爲惡化下去，這是無可疑的。我們說現在的經濟制度是在腐爛中，指的就是這個意思。任何種類的社會進步，在現制度下都變爲不可能的了。世界上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有多數國家的人民大眾的工作時間、工資、工作狀況、生產狀況，都是每況愈下的。什麼東西都爲着製造戰爭的最高需要而被犧牲。但是這種情形在美國和英國還不真確。在美國，由於經濟制度更爲動搖得厲害，人民大眾的生活一天天不安全起來，這固然是真確的。但是在別一方面，美國人民由於較好的社會服務和所增加的工會組織，尤其是在過去的兩三年間，無疑地已得到了真正的收獲。不但如此，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美國由於分配所增加的購買力給人民，已開始了用進步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問題的企圖。

在英國，由於很特別的情況（這裏面主要的一個情況是英國的僱主階級佔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帝國），某種限度的社會進步仍然是可能的。這種進步的實現，只在我們大衆設法用異常強大的壓力來逼迫我們統治者的時候。在我們這樣急迫的時候，有時我們仍然可能得到改良的狀況、較優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等等。在英國的某些部分，有時也仍然可能使新的較好的學校建築起來，地方的房屋狀況加以改良等等。

這一切的結果，使有些人誠意地相信：美國和英國人民大衆的狀況是仍然在穩定地改善着。我想他們忘却：除了仍然存在的進步方面無可疑的要素之外，他們必須顧到有些很嚴重的退步因素。例如除了較短的工作時間改良的社會服務之外，你要顧到失業的大量增加和不安全的大量增加，這不僅影響到失業者本身，同時也影響到全部的工作人民。

這種進步和退步的混合，實際的意義是表示美國和英國的人民爲着生活狀況的改善，作強烈和堅毅的鬥爭，這種鬥爭現在已和根本不合理的經濟制度的向下壓迫，極力反抗。這兩方面的勢力在今日也許是約可均衡的。我們也許還可以設法在這裏或那裏得到

一些進步；但是在別的地方，我們却被迫着讓步。我們用不着明確估計我們現在究竟是
在向前進呢，還是保持守勢呢，還是被迫着後退？

我們所要澈底明白的事情是：我們現在所遇着的驅迫並不是偶然的，却是由於我們
兩國人民所有生活着的經濟制度的根本腐化，我們所要澈底明白的事情是：在我們聽任
現制度存在着的時候，這種驅迫必然要一天一天更強烈起來。

倘若我們聽任現在的制度存在得過久，我們只要看看國外，便可以看出我們所將遇
着的情形的一副寫真。因為，終究地說來，當我們聽任土地、礦和工廠、仍握在少數人
階級的手裏，我們是得不到出路的。九千萬美國的薪金勞動者以及他們的家屬，都不能
自由運用他們所靠以工作和生活的生產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是得不到出路的。
當我們仍然用這樣發狂的方法繼續保持現有的經濟制度；世界也仍將一天一天更像一個
瘋人院。我們固然還沒有往下陷落像我們鄰國那樣厲害，但是倘若我們聽任我們現有的
社會制度存在得太久，我們必然要被捲入戰爭的漩渦，這戰爭是我們的主人所不能不叫
我們去參加的；我們必然要遭到專制制度的摧殘，這種專制制度是他們不得不加到我們

身上來，強迫我們去打仗。（譯者按：這當然都是指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

我們現在生活着的這個歷史的一個時代，在這時期裏，人類生活的全部途徑（人們稱他爲『文明』）將被破壞。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一旦這個過程開始了，便沒有方法挽救這垂死的文明。唯一的出路是用一個新的文化來取而代之。這是我們所必須做，所能夠做，所要做的。這說明爲什麼那些參加人民大眾反抗資本主義所強迫的生活狀況的人們，其中最活動、最有思想的份子，應該把握住這個鬥爭的最後目標，這是很必要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羅斯福在今日正在企圖用美國的那類進步的計劃，這些計劃的本身對於待決的問題是不能夠給與任何永久的解決。可是這却不該被作爲藉口，對於這些計劃不給與充分的擁護，不督促這些計劃得到最切實的和最廣泛的執行。因爲，這些計劃確是真正進步的，這些計劃是指着正確的方向。

但卽令只是要知道這些計劃是指着正確的方向，我們也必須知道什麼是這個方向。這就包含着下面的意思：當我們用分配購買力的計劃也做到無法再更有効的時候，我們

要知道可以用來代替現制度的是那一種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所以在以後的三章裏面，我們要扼要地描述這種經濟制度，唯有它能夠最後而且完全回答我們原有的問題：「誰來購買貨品？」顯然地，只有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制度才能給與我們一個堅定的、永久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面，我們能夠建立合理的、愉快的、文明的生活。

在以後的三章裏，我們將暫時拋開當前的、實際的政治問題，像在上而第七，第八，和第九章裏所討論的。在最後的幾章裏，我們又將回轉到實際政治的問題，並討論怎樣可以達到我們所要達到的那個目的的急迫問題。

第十一章 用什麼來代替它

我最近曾經和一位有名的天主教牧師麥克納神父(Father McNab, O.P.)辯論過。辯論之後，麥克納神父告訴我，他以為我在全部辯論中只有一點是勝利的。我却以為他在辯論中有何點是得到了勝利！(雖則我並未告訴他。)所以這在我們兩個人都算是一個很滿意的辯論！

我所提出的那一點是關於財產的問題。他說他贊成個人的、私有的財產。我說我也贊成。

他說這怎麼能夠呢？因為他知道我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我說我贊成社會主義，正是因為我贊成個人的、私有的財產。我說，我對於資本主義的主要的不滿意，是它剝奪了大多數美國人和英國人的值得談起的任何個人的、私有的財產。我就把在本書第二章裏所記下的一些統計數字，說給他聽。

但是他表示反對，他以為社會主義的意義是要奪去人們的私有財產。

我告訴他說：「呵！那是你被人這樣教的。其實社會主義的真義却是要給我們裏面十分之九的人以一個機會，至少要得到比我們今日所能得到十倍的個人私有財產，——十倍的^物衣服、房屋、花園、汽車、糧食的供給、家具等等。

但是他仍然堅執地說：「無疑地，社會主義的意義不是要從有些人取去私有的財產嗎？」我說：「誠然是有的。這就是說從私人的手裏取去在所謂生產工具中的財產。但是我們所以要建議這樣做，正是因為這是唯一的途徑，能夠把別種的適宜數量的私有財產，放在人民的手裏去。」

這裏的要點是：有兩種不同的私有財產。一種是在生產工具中的財產，——即在工廠、礦、或土地中的財產。還有一種是在消費貨品中的財產，——是在糧食、衣服、家具、汽車、花園、節省勞力的工具、娛樂的享受，及我們在實際上應用和消費的東西。我對麥克納神父所辯明的是這一點，我現在也要對本書讀者辯明這一點；爲着不能辨別這兩種^物的私有財產，引起了無窮盡的誤會。但是要把這兩種私產混淆起來，應該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有了一個合理的、行得通的法則，未辨別它們。第一種的私有財

產，即在生產工具中的私有財產，是有收入隨着來的；第二種的私有財產，即在消費貨品中的私有財產，並沒有收入隨着來的。

舉例來說：倘若你有着價值一千五百圓的，在佛林（Flint）、狄楚意（Detroit）、或其他地點的普通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的工廠股票，你是可以由於這種股票得到收入的。（除非發生了經濟蕭條，那在你是活該倒運的！）但是倘若你有一輛彪克牌的汽車，價值一千五百圓，沒有人夢想因為你有了這輛汽車，就要付給你什麼。在相反方面，你爲着要享受有着這輛汽車的權利，還要付出不少的捐稅、維持費、修理費等等。這裏顯然可以看出這兩種私有財產的區別來。

倘若你有着普通汽車公司的工廠股票，你得到收入，因為這些工廠是國內生產工具的一部分。倘若你有着了一輛彪克牌汽車，你並不因此得到收入，因為一輛汽車不是生產工具的一部分。它是一件消費貨品。

普通所謂社會主義，這種經濟制度，——也就是我們能用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制度，——是要廢除第一種的私有財產，由此大量地增加第二種的私有財產。

這種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是把全國的生產工具、或資本、從今日擁有它的少數人階級（在美國約五百萬人）的手裏取出來，放入全體人民的手裏去。所以要這樣做的目的是必須這樣，美國人民才能用種種方法得到這些生產工具的全部產品。因為，這樣的辦法才能真正的解決我們的困難。（這是你可從本書的全部的辯論中看得出來的。）

關於社會主義，你自然要首先想到的許多問題裏面有一個是：生產工具，如全國的工廠、礦、和土地等等，已從它們現在的佔有者的手裏取出之後，怎麼辦呢？這些是否都要放入國家的手裏，由國家官吏來經營呢？這是許多人對於社會主義所抱着的一種觀念。其實關於社會主義，存在着許多不同的和毫無根據的觀念。（這裏面有幾個觀念，就是社會主義者自己也有着。）

社會主義是要使一切生產工具爲公共所有；但這個意思却不是說它們都爲國家所有。全國的大規模工業，例如鐵道，無疑地是要直接或間接爲國家所有。這類大規模的全國的服務，由於集中的經營，可大大地經濟；電力的分配是另一個好例子。但是即在這些事例裏面，只須它們的資本是爲公共所有的，實際工業的經營，還是要建立特殊的機

構如委員會、管理處、或公立的公司，來主持的。

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較小規模而又較屬地方性的工業，却要由更屬地方性的當局來經營，例如在美國便是由各州政府、市政府、縣參議會、或相類的機關來經營。此外還有廣大的範圍屬於合作事業。在廣大的範圍中，至少有大部分的零批分配是主要的例子，都是由消費合作社來經營的。

而且據近來的經驗所表示，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裏，應用得着生產合作事業。有很廣大的範圍，可由工人自由組成的機構來經營，這些工人有着他們的生產工具，由他們自己來做工作。農業似乎是這類組織的主要的、預先注定的部門。

總而言之，在社會主義之下，在工業的和社會的組織方面，也有和在資本主義之下同樣多的形式，同樣多的種類。不但如此，上面所說的公共所有權的形式，只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開始時的狀況。等到這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時候，還有其他的、更高階段的公共所有權的形式，也隨着發展出來。最主要的一點是：社會主義組織之一切形式，都要使生產工具為公共所有。

這可以說明對於社會主義的一種慣聽到的反對之誤錯；這個反對的理由認爲在社會主義之下，全國將有滿山滿谷的成羣官吏。倘若所謂官吏是指管理者、經理、工頭、以及相類的人，那末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當然也須有這樣的人。但是仍有一點值得提及的，在社會主義之下，他們只有比現在的人數來得少些，而不會比現在的更多。任何人雖很不熟悉英國或美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托辣斯，也知道這些托辣斯的經營是有着極大規模的管理機構，其中有管理者、書記、經理、襄理、售賣經理、宣傳經理、人事經理、以及其他。我們不習慣於把這些人叫做官吏，因爲他們不是被國家所僱用，却是被美國鋼鐵公司、或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或其他大公司所僱用，但是同樣地，在用意及目的方面，他們也是官吏。他們不是爲社會工作，却是爲一羣富人工作的官吏。

社會主義由於使工業和經濟的組織有秩序，因此在實際上大大地使這些組織簡單化，於是所需要的管理者反而要比宏大的資本主義的托辣斯所需要的少得多了。這些宏大的托辣斯常須彼此競爭，尤其重要的是彼此都迫切需要把他們的產品在已經擁擠不堪的市場上售賣出去。於是他們不得不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僱用（直接和間接）更多的官

吏（即銷售經理、廣告員、廣告寫作員、經紀人等等），由這樣極力設法出售他們的貨物，比在生產方面所用的人還要多。在社會主義之下，既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市場的問題，你要賣出你所生產的每件東西都沒有什麼困難，所以關於銷售工作上的大量職員都可以取消，所僱用的男女職員都可以做有用的、生產性的工作。

在目前有幾句習聞的惹人注意的話語，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是爲着利潤而進行着；而在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却是爲着應用而進行着，——社會主義是爲着應用而計劃的生產。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知道，什麼是爲着利潤而生產的意義。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之下，工資必然是要被怎樣規定的，便知道有一種永在增長的剩餘財富，繼續歸於僱主和他們的夥伴。但是我們沒有注意的是這個事實：生產在現制度下能被進行着，正是因爲這樣的剩餘確是歸到佔有者的方面去，正是要在這樣的剩餘確是歸到佔有者方面去的時候。

在相反方面，在社會主義之下，利潤不再是這制度的調節器。於是你不得不建立某種其他的原則，作爲根據，藉以決定要生產什麼。這個用來代替舊原則的調節原則，我

們把它叫做計劃。在每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必須有一種東西存在着，即通常所稱的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要按年決定必須生產那幾種東西，而且應佔着什麼比例。它先要估計人民的總需要，然後再估計國家的生產總資源。接着他們要注意怎樣使這兩方面能得到最好的配合；怎樣在各種不同的運用中，怎樣用最好的辦法分配技能、勞動、機械、建築、原料、以及其他的東西。

你也許要問：這不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嗎？是的，這確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但是這裏的要點是：這是必須做的一件工作，而且不會因為你不設法去做，就可以使它更容易些。在我們現有的制度之下，我們只是放任這全部分的事情亂碰機會，因此我們的經濟制度每隔幾時就陷入可怕的混亂。無論你的計劃制度開始進行時是怎樣壞，不會壞得像目前的毫無計劃。

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是要由我們今日被剝奪了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大多數的人，把生產工具所有權恢復起來。我所以用『恢復』這兩個字，因為像我們在本書第一章裏所已看到的，有一個時期，我們裏面有更多的人有着某些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例如有的

一個時期，美國公民不僅每五個中有一個，却是每五個中有四個，有着足夠的生產工具所有權，使他們能爲自己而工作。

就這個意義說來，社會主義只是回到近代資本主義未發生以前所存在着的狀況。但是我們現在所回轉的，却是新方式的、廣大種類的、生產工具所有權。因爲，經過一世紀半的資本主義，生產工具的規模已有大量的增長，即使可以再分成個別的小部分，減實際的政治說，也不該這樣做了。這些大規模的生產工具不得不爲集體或公共所有了。在社會主義之下，在全體人民所分有的不是生產工具本身，却是生產工具的產品。

本書最初幾章曾經說過，我們的困難之癥結是在薪金袋裏面。我們看出，這困難所在，是工資在目前的經濟制度被決定的方法。我們在以前曾經看到，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無論從何點看去，工資的決定都是根據工人能藉此勉維生計，使他們能適於做他們的工作，並養育家屬，便能承擔他們。於是工資的數量與工人所能生產的數量沒有關係；並不因爲工人能夠生產更多而隨着增加起來。從一長串微妙而却可以推測的因素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任何資本主義的社會都有強烈的傾向，要壓低工資到勉維生計的

水準；而這種強烈的傾向，就是產生我們當前一切罪惡的來源。因為，阻止人民有充分的購買力來使他們繼續有業，就是由於這個傾向；發生在豐富中過着殘酷的窮苦生活的矛盾現象，也是由於這個傾向；驅使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向外以侵略方法奪取市場，也是由於這個傾向。

所以倘若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工資（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也還有工資）也根據同一的原則決定，那末同樣的困難也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但在事實上，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工資却是根據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則而決定的。由於這個事實，使社會主義社會得到保證，可以完全避免失業、暢銷和蕭條的循環、在豐富中的窮苦、以及用侵略方法尋求海外的市場和建立帝國。

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工資的一般水準是直接根據於工人所能生產的財富量。倘若今年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生產 \times 百萬圓價值的財富，那末工資和津貼（包括養老金、醫藥金等等）的總量可以定為 \times 百萬圓。倘若第二年這個國家能夠生產 $\times+1$ 百萬圓價值的財富，那末第二年的工資等等便可以增加到 $\times+1$ 百萬圓。

你將要問道：這個意思是不是說，在社會主義之下，工人得到他所生產的全部的價值？是的，是這樣的意思。但這却不是說，他是由於他的特殊的工資，就個別地把這全部部分的價值取了回來。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的產品，在事實上是由於三種途徑分配的。

第一，工人在他的薪工袋裏分享到他個人的部分。第二，他得到所謂「社會工資」。這就是說，他的產品的價值裏面，有某部分是被用於供給那些你不便於個別分配的消費品。舉例來說，這部分的價值是用於大規模的娛樂設備，用於建造體育室、運動場、工人俱樂部、和閱覽室等。

其次你不能够，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個別地分配主要的消費服務，例如醫藥及醫院療治等。所以工人所創造的財富有一部分被用於資助大規模的免費的醫藥服務、醫院的設備、療養院、休養院、以及相類的其他設備。又次，還有一部分款子要用於社會保險，要用於維持費（倘若工人生病或受傷），在年老時還須給與養老金。最後，還有一類的東西常被稱爲「耐久的貨品」，例如道路，供給人民這種需要時也必須集體供給，

也不能個別供給的。但是你可以看出，這一切只是一種布置，由於這種布置，工人們能享受只適於集體享受而不適於個別享受的東西，由此增加他們享受經濟學家所稱的『滿足』（例如貨品和服務）的總量。

但是工人所創造的財富裏，還有第三部分是要用於使得將來的創造財富可以更容易些。這部分第一要用於修理並維持現有的生產工具，其次要用於建築新的和更好的生產工具。倘若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決定要很快地工業化，這可成爲很大的部分，可增高到工人所生產的三分之一，這個部分，我們應把它叫做工業的再投資。

但是你將要問道：這樣的再投資和資本主義再投資的過程，彼此間有什麼差異嗎？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剩餘（即在使工人勉強生計以外所得）歸於資本家和他們的朋友，成爲他們無限制的私有財產。他們也許把從工業中得到的剩餘的某部分，用來再投資，也許不再用來投資。

倘若他們喜歡這樣做，而且有足夠的機巧，他們可把這剩餘中每一辨士用於奢侈的生活，或只是把鈔票蓄藏在長襪裏（作個例子），白白地糟塌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法

律和道德的觀念，沒有人有一點權利去反對他們這樣做的事情。他們只是用當他們自己的東西做了他們所喜歡做的事情。

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準備用來維持並發展生產工具的每一個辨士，都是由人民自己的機關負責保管的。隨後由他們用最妥善的方法運用着；一等到新的生產工具被建造起來之後，就可以用來提高人民的工資。

總而言之，富人由於租金、利息和利潤，從我們所吸去的鉅量的財富，他們是否願意把這鉅量的財富用於再投資，這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在實際上，這財富的數量是那樣多，他們不得不把其中的大部分用於再投資，因為無論他們怎樣做，仍然不能把這許多錢用光。但是他們的再投資，只不過依他們自己的高興，而且所注意的完全是在最大的利潤。因此常常投資於社會方面的無益的事情，像做投機生意之類，或屬於愚蠢的、甚至有害的奢侈的事情。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民決定留為發展全國經濟的錢，不許有一個辨士成為任何個人的私有財產。這樣的款子都是由人民的機關負責保管的，經過設計委員會的細心調查與

考慮，投資於認為最有利的，能夠在將來為全體人民生產更多財富的事情，——財富的形式是更多的糧食、更多的衣服、更多的家具、更多的房屋、更多的汽車等等。

現在我們又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裏，工資的一般水準是根據於所生產的總財富；工資的提高，是隨着全國所能生產的財富之提高，但是這個意思是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從這總財富中受到平等的一份呢？換句話說，工資是不是平等的呢？不，工資不是平等的。在社會主義之下，付給較熟練的工人的工資仍須多於付給較不熟練的工人的工資。付給機械工場中有高等技能的裝配工人，或在手術桌旁工作的外科醫生，滿效率設計經理，或有能力的管理者，都要多於那些不熟練的工人，多於那些第一職務是在工廠中掃地的青年或女子。

有些社會主義者以胡往往認為，在社會主義之下，付給每一個人以完全平等的工資，是可能的，而且是願有的。甚至有人常說，一切社會主義者以前常常提出這個建議，現在我們所以說並不是這樣，只是因為要阻礙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即蘇聯，在那裏，他們是不付平等工資的。

但這是不正確的，你自己能容易地替你自己找出證明來。你只要翻閱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書裏對於此事的聲明，就知道他說得很明白，在社會主義之下，工資不能夠而且也不應該平等。

但是你也許要問，英美的社會主義者關於這一點覺得怎樣呢？他們不會經說過在社會主義之下工資是要平等的嗎？不，這也不是真實的。我近來正在看卜勒屈福（Bischoff）著的一本書，名叫『愉快的英國』，看到這一段：

你將要看到，在實際的社會主義之下，工資還存在着，或者經理的工資要比工人的工資多；藝術家、醫師、和其他聰明而又受過高等訓練的人們所得的工資，要比紡織工人或生手工人的工資多。

卜勒屈福所著的這本『愉快的英國』，讀過它的老讀者也許都記得，是戰前在英國出版的最著名的關於解釋社會主義的書。（這本書在英國和美國的銷數合起來算，不下二百萬本。）所以蘇聯實行不平等的工資，她只是做了每一個了解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所常說要做的事情，這是無可疑的。

你也許要說：「但是無論如何，即使社會主義者曾經時常這樣說過，不平等的工資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呢？倘若人們仍待着不平等的工資，那末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有着什麼改善呢？是不是幾乎如同資本主義同樣地不公平和不平等呢？」

且慢。在現有的經濟制度之下，我們所主要反對的是什麼呢？我們所主要反對的是不是不平等的工資呢，是不是人們因做熟練的工作所得的工資比做不熟練工作的人較多呢？不，這不是我們所反對的主要的東西。我們所反對的是最高的報酬付給一點不做工作的人。我們所反對的並不是工人之間有着報酬的不平等，却是這個事實：真正得到大報酬的人不是工人，却是富有的所有者之一個階級，他們有許多是一點工作都不做的。

換句話說，我們所反對的不是報酬的不平等，却是剝削，即靠着別人的勞動而生活。倘若你是比我更優的一個工人，倘若你所生產的貨品加倍於我所生產的價值，那末你即使得到比我所得的加倍的報酬，你不是在剝削我。在現今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狀況之下，我對你不應有所埋怨的。

目前所患的錯誤並不是這種的不平等。目前所患的錯誤是：你如果有着生產工具，

那末也許一點東西都不生產，可是得到的報酬不但加倍於我，而且幾千倍於我。目前所患的錯誤是：人民大眾在實際上所得的報酬這樣少，以致他們不能購買足夠的貨品來使他們繼續得到職業，這便是剝削；因為這就是說，你是靠着別人的勞動而生活着。你所得的財富必然是由某些地方來的。它不是像由天上掉下來的甘露；它是來自我的勞動以及其他幾百萬工人的勞動。

社會主義所廢除的是剝削；是靠着別人勞動的生活。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即使它也許決定要付給最熟練工人的工資雙倍或甚至十倍於最少熟練工人的工資，它仍是完全而且絕對廢除了剝削。因為，它所報酬的仍是爲着工作而不是爲着其他的事情。

這一切說明了一種對於社會主義的老的寶難：認爲社會主義是違反人類天性的。好，請你自己加以判斷吧。嚴格根據人們所做的工作的價值，付給報酬，這是違反人類天性的嗎？沒有工作等於沒有報酬；簡單的和非熟練的工作，等於可以使工作的人和家屬過適宜和安全生活的工資。更優良的、更熟練的工作，等於更優越的報酬，依此類推。這樣的布置是違反人類天性嗎？依我看來，這樣的布置恰恰是根據人類的天性。這樣的

布置不但不致對於工作沒有鼓勵，而且比現在制度所給與的要多十倍的，更大的，更合科學方法調整的鼓勵。

也許有些人要提出反對：「可是對於特殊的人怎麼樣呢，對於藝術家、演員、有特異天才的人，怎麼樣呢？這樣的人在社會主義之下，能得到什麼鼓勵呢？對於發明家又怎麼樣？」

對這樣的人怎麼樣？藝術家、作家、演員、有特異天才的人，在社會主義之下，是被視爲工人裏面特殊熟練的種類。這樣的一個工人能夠而且在事實上做到，由於他的優越的天才，得到特殊的高的報酬。為什麼不應該這樣呢？這樣的天才工人對於社會給與了很特殊程度的服務，我們爲什麼要因爲他得到很特殊的報酬而怨恨他呢？我們所怨恨的是現在給與那些毫無回報的鉅量的報酬。

關於這方面，有一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裏一個發明家的有趣的故事（註）。有一次蘇聯有一個發明家欣然把他所發明的改良提煉石油的新機器，指示給一個遊歷蘇

註：見Bila Winter所著，'Red Virtue'，一書。

聯的外國人看，這個遊歷者細細看了這機械上的大小管子和龍頭布置後，向這個發明家問道：「但是你從這裏面得到什麼？」

這位科學家以為他的解釋被誤會了，重新指着其中一個龍頭說：「你從這裏面得出油來。」這位遊歷者說：「是的，那是我知道的，但是每從這裏面得到什麼？」這位莫名其妙的發明家重複地說：「你從這裏面得出油來。」

他們彼此這樣誤會了好些時候。從這位旅行者的觀點看來，發明的目的是發明家要從這裏面得到個人的利益。在這位蘇聯的發明家看來，發明的目的是要從這裏面得出油來。

這兩種態度裏面那一種是真能表現人類的天性呢？我想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兩種態度都能表現人類天性的一部分。要從自己的發明裏面得到某些個人的利益，還在發明家方面是自然的；而在蘇聯，他確能受到豐厚的金錢報酬。但是要使自己的發明對於人人都有真正的利益，這在發明家方面也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很簡單而自然地，對於人類天性的這兩個方面，都能使人滿足。

無論何時，我每聽到有人說社會主義是違反人類天性的，我便更覺其與事實相反的。問題：資本主義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把最高的報酬給與那些不做任何工作的人，同時却把最低的報酬給與那些做最繁重工作的人：這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給與為工資而工作的九千萬美國人以這樣少的報酬，以致他們不能購買足夠的貨品，使他們自己能夠繼續得業：這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使數百萬人繼續閒散，他們和許多其他的人却都缺乏他們所應生產的貨品：這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有意把糧食、衣服、和許多其他形式的財富毀滅，使未來更多財富的生產重新可以獲利：這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所定的計劃，使人民能夠得到職業的唯一工作是用來彼此殘殺的軍隊建設：這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派出幾百萬人去彼此殘殺，由此決定誰能佔領世界上的市場：這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這一切是否違反人類天性的呢？我想是。

這說明為什麼漸漸地和雜亂地，但却更有勢力地，全世界的人民對於使他們做這些事情的經濟制度，都奮然起來反抗。

社會主義是組織世界經濟生活的一種特殊的方法。它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切差異，

都根據於這個事實：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小羣的私人有着生產工具；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工具却爲人人所有。必須由於這樣所有權的變動，然後才能消除今日使世界苦痛的種種災禍，例如營養不足、經濟蕭條、失業、帝國主義和戰爭，在一國的生產工具或資本的所有權方面，非有這樣的變動，上面所說的這些災禍沒有一件有可被根本消除的。

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一個社會的建立，並不突然間使人民成聖人或英雄。他們仍然是不完全的男子和婦女，於是各種的麻煩、困難、和鬥爭，都仍然是存在着。但是這裏的要點是：社會主義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們怎樣利用這個機會，却仍然是我們的事情。社會主義只能使人人可以得到職業，對情願工作的人給以適宜的、可待藉以生活的工資，並對於他所選擇的職業有機會升到最高的位置，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只能在地面上廢除貧窮、戰爭、和不安，它所能做的不多於此，也不少於此。簡單說來，社會主義給與人人以機會，建立一個家庭，在健康和安全的狀況中養育他的家屬；並成功那些簡單而基本的事情，由此達到我們做人類一員的願望，在我們的短短生命中享到若干快樂。

但是給與人人以一個機會，使他能在這樣簡單而基本的狀況下達到他的願望：這只是社會主義的第一步的工作。社會主義一旦在任何國家裏建立了起來，並成功了它的基本的的工作之後，人類生活在這新的狀況之下是要開始很迅速地發展起來，那是無疑的。但是繼續在抽象方面進行關於社會主義的辯論，却是一件愚蠢的事情。社會主義現在畢竟已在一個大國裏面建立起來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如果不講到在蘇聯所已發生的情形，這種討論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第十二章 行得通的將來

蘇聯政府成立不久以後，有一位偉大的美國作家斯德芬司（Lincoln Steffens）往莫斯科遊歷。他回到美國的時候，把他的經驗總結於下面的這句話：「我已看到了將來。而這將來是行得通的。」

這是關於蘇聯所要記憶的事情。所要記憶的事情是蘇聯已存在着。所要記憶的事情是：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成立起來了。

這是一個事實，你所不容易抹煞的。關於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優點，你儘可辯論；但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確已存在着；這個事實却不能由於你的辯論而抹煞的。你不能用辯論來抹煞這個事實：一萬萬七千萬人民無須資本人、地主、和雇主，仍能過活；他們生活着，工作着，生產他們每日所吃的麵包，結婚，養育小孩，迅速地增加人口，激進地改變他們國家的全部的性質，而這一切都無須一個俄國資本家的幫助。無論你怎樣批評他們現有的狀況，你也不可能否認：他們現在的生活是比他們在資本主義俄國時

代的生活優良得多了。

俄國人民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才把他們的社會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一九一九年後的最初數年，俄國開始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造，就是在現在，也沒有最後的完成，不過到了現在，在主要的特點上，蘇聯已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了。由於俄國人民二十年的非常努力的結果，我們現在知道，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是能夠被建立起來的，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行得通的，我們知道這件事是辦得到的，這是世界史上的新的事實。

但是，自然，這只是關於蘇聯的第一件事實，我們所要知道的，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否能被建立起來，並要知道這種制度已被建立起來的時候，它的情形怎樣？我們要知道俄國人民從社會主義裏面已經得到了什麼，他們的生活狀況怎樣？

請看這裏，我們講到了無窮盡的辯論、討論、和爭辯的部分，有了幾千本的書和幾百萬篇文章被人寫出來，顯然的目的是要勸我們相信，俄國人民從社會主義裏面沒有得到什麼益處；勸我們相信，倘若俄國人民仍聽任俄國的資本留在俄國資本家的手裏，

繼續替資本家工作，那末他們現在的生活便『真正地』比不上。

在世界其他地方仍保有生產工具的人們，以及替他們說話的人，這樣寫法，那是自然的事情；在他們，頭等重要事情顯然是要勸我們相信，俄國人民從俄國資本家取得生產工具，對他們自己是沒有益處的，所以我們讀到他們所寫的關於俄國什麼事都可怕的故事，我們不得不發生懷疑。

而且值得我們記憶的，俄國的工人無可否認地得到了他們的利益。我們可把這些利益和所讀到的那些故事對比一下，看看這些故事裏面是否有些也許是真實的！

沒有人能嚴重否認俄國的工人已從社會主義裏面得到了五件東西；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同意，這五件東西都是值得有的。

一、他們已消除了失業。在俄國，沒有人再須失業。無論何時，任何工人離開或失却一項職務，也必然可以由需要額外工人的工廠、礦、辦公處和農場等等，受到不止一個而且數個的職務機會，例如當莫斯科和瓦爾加運河完工的時候，有一萬五千工人被解除職務，其中每一個人平均都得到五個新職務的機會，聽任他選擇，這在我看來，是值得

得有的情事吧。

二、俄國工人每天工作七小時。（用不着告訴你說這是值得有的。）

三、他們都有假期，工資照付。（也用不着告訴你說這是值得有的。）

四、他們有無須自己繳費的社會保險的完全制度；由於這種制度，倘若他們因意外遇險或疾病而殘廢（無論暫時的或永久的），以及他們因年老退職的時候，都可以得到瞻養金。

五、工資率已慢慢地比已往幾年提高，現在提高得更為迅速，這雖仍然低於在美國或英國的許多熟練工人的工資率，但在俄國却是從來所未有的提高。

這是五件明確的東西；依我看來，其中的每一件，在美國工人都要覺得是很可貴的，這些利益都是很值得拿來對比的。

而且，要記憶着：在俄國今日，他們所做的工作，是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前，在美國或英國所做的。他們正在替國家奠定基本的工業設備。他們正在蘇聯各處建造新的鐵道，新的電力站，開掘新礦，建立新的工廠。

你還要記憶着，當我們以前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在英國（皇例說）的狀況是怎樣。當時的實際情形是：我們做這種工作，大半是由於使全世的婦女和兒童受盡苦楚。當我們，其實要說是英國的資本家（因為這事當然不能歸咎於英國的工人），正在執行這件事的時候，六七歲的英國兒童每日在磨坊裏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當時英國的婦女在地
下拖煤桶，在大部分的時候，工作的時間是完全沒有限制的。沒有保險，沒有贍養金或其他的社會服務，工資很低。

可是在俄國，在社會主義之下，他們做這種工業化的基本的工作，每日祇工作七小時；全部地、絕對地禁止童工；禁止婦女做過重的或不適宜的工作；對於一切適宜的工作，都為着婦女作特別的布置；沒有失業；假期期內仍有報酬；有全世界最完備的社會服務制度；穩定地提高工資率。

不但如此，我們在上面雖談完了關於工業的情形，仍然未說到在蘇聯社會主義一切功績中最有重要意義的部分，這部分就是關於農業方面的革命的變化，——由個人的農民耕種變化到集體農場的共同耕種。

由美國人看來，要十分領略這種變化的重要意義，或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國的農業大部分是有着相當大的規模，代表型的農場都足夠廣大，可以用到許多農業機械，可以雇用種種數量的人共同工作。但是幾乎全部的歐洲，約在十年前，農業却不是這樣進行着的。小農制的農業，在基本上和千年前的方法同樣，農家的經營都只在很小塊的土地上，尤壞的是分散着向一條一條的狹窄土地，由農民家屬耕種，幾乎全用徒手，沒有其他的幫助。總而言之，在一千年中農業上沒有基本的進步，——而在小農制存在着的時候，這種進步也是不可能的，結果歐洲人民中有大部分都被限制在窮苦農民的生活狀況；這是人類中最苦的、最狹隘的、最少希望的生活狀況。

在一九三八年，這種情形，在蘇聯邊界以外的歐洲仍然是真確的，但是在蘇聯裏面，這不再是真確的了，約有八千萬的男子和婦女，即俄國的農民，在不到十年的時期，已學會怎樣依新的途徑生活了；已學會怎樣共同耕種土地，聯合經營他們的土地，運用更大的農業機械，餵養更大的牲畜。這是在我們這一世紀中最大的變化，而且也是最好的變化；因為，無論這些集體農場怎樣粗率和不完備，——共有二十五萬個集體農場，

你可以想像它們可由最高到最低水準的效率，——它們表示着小農制農業的宏大進步，使在這時代人類所成就的進步事業中的其他步驟，都渺小得不足道了。

這樣宏大的進步的獲得，不是不經努力，不是沒有代價的，在相反方面，關於這個大改革的鬥爭，這個農業（人類生活的基礎）的重新組織所包含的暫時的混亂，都使蘇聯緊張到極端，就在這一點，曾在蘇聯政府中立於領導地位的人物裏面，有幾個失却了信念，違反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企圖，最後索性加入社會主義的死對頭，面去。

但是無論怎樣困難，這件工作終被完成了。現在，蘇聯的朋友和仇人都不能否認，住在蘇聯鄉間的八千萬男女的新的耕種法，已是維持住了；祇有極少數的人還想要恢復原狀；因為，這新的工作方法已證明有力量給與農民以更多的產品，給與他們以更多的更好的糧食，更多的錢和更多的閒暇。這是社會主義所成就的最大的事情。

但是也許有人要問，社會主義在其他方面有沒有缺點呢？我以為沒有，但是為便於辯論起見，讓我們姑且假定說是有，但即使也有缺點，可是社會主義的缺點，能與壓倒多數的人民從這裏面所得的利益對比嗎？

俄國工人所得的這一切的切實的利益，所以成爲可能，完全是由於社會主義。俄國工人所以可能得到這些狀況，只是因爲他們從以前主人的手裏取得生產工具。難道有人真有意思要說，倘若俄國資本家仍然擁有俄國的工業，倘若俄國地主仍然擁有俄國的土地，俄國工人便能有一天七小時的工作，假期中仍有報酬，得享受逐漸提高的工資，沒有失業，有不必自己繳費的贍養金和保險的完全制度？其實不然，在那樣情況之下，尤其可能的是俄國也要經過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面，俄國工人的狀況要類似於在英國七八十年前所存在的狀況。

可是有些人却大膽地說他們看不出蘇聯和法西斯國家有什麼差異！依我看來，只有兩種人才說出這樣無意義的話，他們不出於這兩種人：要末他們對於蘇聯或德國意國的狀況，一點都不知道；要末他們從來不是自食其力的人。

實際的情形自然是：在德國和意國，和在英國相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完全存在着的。在德國和意國，生產工具，礦、工廠、和土地，都爲資本家和地主少數人的階級所有。在羅馬和柏林，仍有證券交易所存在着，在這裏面，資本家和他們的朋友們買賣

一個工廠或一個礦的股票，去交換別個工廠或別個礦的股票。這種證券交易所是生產工具所有權藉以交易的一個市場；這種證券交易所的存在，已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仍存在這些國家裏面。因為資本主義仍存在這些國家裏面，所以法西斯國家也有那些使我們受苦的同樣的災禍，這些災禍是我們在前幾章裏所已討論過的。

在德國和意國，有着經濟蕭條、失業、剝削、長的工作時間、低落的工資、不足的營養（關於這一點，甚至有着實際的飢餓）。其實在那裏的狀況，遠劣於美國，因為如我在上面所已經描寫過，在法西斯國家裏的工人已失去了我們一切權利所根據的基本的自由：就是保留我們勞動的自由。下次如再有人告訴我們，說他看不出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什麼差異，或看不出蘇聯和法西斯國家有什麼差異，我們要請問他為什麼法西斯國家不給與他們的工人以一天七小時的工作，假期仍有報酬，沒有失業，完全不必自己繳費的社會服務，及逐漸提高的工資？對於這個問題，祇有一個答案，法西斯國家不能給與他們的工人以這些狀況，因為工人沒有從資本家和地主的手裏取得生產工具。

有些人也許要反對，說道：「但是我說法西斯國家和蘇聯之間沒有差異，意不在此

，我所想到的不是關於這類的問題，如誰擁有工廠、礦、和土地，其實這類的問題是我從來所沒有想過的，我所想到的是：蘇聯如同在德國意國一樣，似乎都有執行死刑、清黨、審判，這才是我所反對的，尤其是關於審判，這件事究竟怎樣呢？」

好，讓我們談談關於審判這件事。我們所要說的關於審判的第一件事是這樣。在蘇聯的審判案中，立在被告席上的人是會用陰謀企圖推翻蘇聯政府的：這是一個深重的悲劇。蘇聯的任何朋友，他如果否認這件事，依我看來，是愚蠢的行爲。這些人，曾在俄國革命中有過重大的貢獻，竟做出這樣的事情，這是第一等的歷史悲劇。他們做了這樣的事情，損害了蘇聯，這是真確的事實。他們給蘇聯以嚴重的損害，直接由於他們企圖妨礙俄國人民建立新工業和新經濟制度的工作；他們給與蘇聯以更大的損害，由於他們勾結法西斯國家；他們給與蘇聯以尤其重大的損害，是他們以著名的蘇聯公民而幹這樣的事情，這對於世界的輿論有極大的影響。他們在這三方面損害了蘇聯：這是布哈林，披亞搭可夫，齊諾維哀夫，賴可夫，以及其他有關此案的人，在歷史上應負極大的責任，因此，他們的叛逆行爲是人類所永不能忘和永遠咒罵的行爲之一。

但是這並不是說蘇聯政府無須拘押這些人；也不是說他們告訴了他們的故事之後，除了槍斃他們，還有其他可以想得出的替換的辦法。這些人的陰謀是很可怕的。倘若這個陰謀再遲幾個月被發現（杜卡札夫斯基的政變日期定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蘇聯政府也許要遇着一個嚴重的危險，法西斯的軍隊也許已開拔進攻烏克蘭了。倘若這些人永遠沒有叛亂的陰謀，那是一萬倍的幸事；但是他們既然有了叛亂的陰謀，人類的全部將來，是要靠托他們的被發覺與執行死刑的。蘇聯的人民發現他們所信任的人裏面居然有些人這樣辜負他們的信托，精神上誠然不免受着嚴重的打擊；但在他們經過這次精神上打擊之後，他們今日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比這些人仍然自由的二年前的時候，更爲堅強得多了。

上面的一切辯論，都是根據於被告人的口供的可靠性。我相信，凡是不存成見的人看了這個審判詳細報告之後，沒有不相信這些口供的可靠性。最後審判（一九三八）的報告，是一個排印緊密的約有八百頁的文件。這個報告包括被告人的自我曝露；對於全部陰謀的審慎的、詳細的、準確的描述；關於全體犯人和每一個犯人的犯罪活動的詳細的

描述；在公開的法庭上，在世界的外交人員及訪員的聚集的前面，由每一個被告人個別說出的全部的話語。任何有理性的人，如肯不怕麻煩，多費些工夫來研究這件事，對於這個報告內容可靠性的證明，是無法懷疑的。但是對於蘇聯審判這件事信口雌黃的人，只有極少數的人曾經看過這個報告，或在實際上並不想看這個報告，可是這却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其實英國的守舊報紙現在已大半不再說這口供是偽造的了；依我所知道，有許多美國的報紙也不再這樣說了。（自然，無論在英或在美，並不因此對蘇聯就毀謗得少些。）於是兩個主要的問題仍然存在着。第一，爲什麼這些犯人這樣承認？第二，尤其重要的，爲什麼他們犯了他們所承認的可怕的行爲？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覺得犯人自己說明爲什麼他們要這樣承認的理由，是值得重視的。在這些犯人裏面有幾個最重要的人物，很費力地解釋什麼引誘他們承認。讓我們舉拉可夫斯基與布哈林二人爲例，他們是最後審問中最重要犯人裏面的兩個。

拉可夫斯基說，這是爲什麼他要承認：

拉可夫斯基：「已住八個月，我否認了每一件事，並拒絕證明……」

費與斯基：「他等於美國的『總檢察官』」以後，如同他們所說，你放下了武裝

……

拉可夫斯基：「但是在此時以前，下面的念頭常湧現於我的腦際：我的否認是不是對的呢？沒有人否認：囚禁，一般的孤寂，使人們對於價值要作重新估量，但是我却記得，而且永遠不能忘記的，是最後激動我提供證據的情況。在這一次審問的時候，我首先知道的是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已經開始了；我又知道德國和意國對於西班牙人民作不再掩飾的侵略……」

「我知道一切法西斯的國家都在作狂熱的準備，發動世界大戰。一個報紙的讀者一天從電訊中吸收的零碎的消息，在我却是在一次中全聽到了。這對於我有着驚呆的影響。我過去的一切都湧現在我的眼前。自然，這過去由於我的恥辱的行動，可被消滅，可被抹煞，但是就內在的動機說，沒有什麼事和什麼人能夠消除它的。我過去的一切都湧現在我的眼前，我的責任，而且我逐漸明白我自己就是同謀者

，我是要負責的，我自己用了叛逆的活動幫助侵略者……於是成爲自己的法官，我靜坐着裁判我自己。這個法庭，沒有人能以偏心來責備的。我靜坐着裁判我自己，我從青年起就獻身於勞工運動，現在我到了什麼境地呢？我已達到一個階段，我的行動爲最卑劣的工作謀便利；我幫助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準備來毀壞文化、文明、民主的一切成績，勞工階級的一切成績。

『這引誘了我說話，這克服了我的頑固、虛榮心所產生的虛偽的羞惡，對於我自己命運的恐懼；這都是曾經參加過革命運動的人所不應有的。我的怨恨（這怨恨我們都懷戀有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我對於領導人的怨恨，對於特殊個人的怨恨，有着很大的影響。現在怨恨和野心脫離了我。我認爲從今以後，我的責任應該是幫助反侵略的鬭爭，我應該完全曝露我自己，我告訴了檢察官，說第二天我要開始提供全部的、毫不掩飾的證據。』

以上這些話語，你聽起來，是不是像受着『兩敵迷藥』影響的人所說得出的呢？或是『杜斯妥益夫斯基』（註）小說中人所說得出的呢？布哈林就提出這一點，他的用意

就是要使外界相信他所告訴的是真實的情形。

布哈林：『我所以論到這些問題，因我和國外的上層知識份子有過很多接觸，尤其是在科學家裏面，在蘇聯每一個青年先鋒所能知道的，我還必須向他們解釋。』

『往往有人把懺悔認爲是由於種種絕對可笑的東西如西藥的藥物等等。關於我自己，我必須聲明，我被關在監獄裏一年多的時候，我工作着，研究着，並保持着我的清明的頭腦。這可用事實來駁斥一切無稽之談和可笑的反革命的故事。』

『有人說是由於催眠術，但是我自己法庭上從法律上的觀點替自己辯護，當場表明我的態度，和檢察官辯論；無論什麼人，乃至對於這一門醫藥極少經驗的人，都要承認這種的催眠術是完全不可能的。』

『往往有人把懺悔認爲是由於杜斯妥益夫斯基的心理，認爲是由於心理的特質

譯者註：杜斯妥益斯基 Fe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俄國小說家，他的名著有『窮

人』，『白癡』，『卡拉瑪索夫兄弟』，『被輕視者』與『被侮辱者』等，典型人物多

屬神經質，犯了錯誤，感到心靈上的猶如苦痛，非心靈上的苦痛解決，不能安定。

（所謂「斯拉夫的靈魂」）；這種心理，像杜斯妥益夫斯基小說中人，像卡拉瑪索夫（Alejsha Karamazov）一類人物，「白癡」一書中的英雄們，和杜斯妥益夫斯基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他們都準備立在公共方場上，大聲呼號着：「打我！正統派的基督徒，我是個惡棍啊！」

「但是在這裏却完全不是這回事。所謂「斯拉夫的靈魂」以及杜斯妥益夫斯基小說中人物的心理，在我們的國家裏（按指俄國）已是遼遠過去的事情。這一類型的人在俄國今日是不存在的，或只存在於小城鎮的鄉郊，倘若他們還存在在那裏。在相反方面，這種心理卻可從西歐找出來。

「我現在要說到我自己，要說到我所以懺悔的理由。自然，控告的證據有着重要的作用，這是不得不承認的。在已往三個月中，我都拒絕說什麼話。隨後我開始提供證明，爲什麼緣故呢？因爲當我在監獄裏的時候，對於我過去的一切，加以重新估值的。你問你自己：「倘若你必須死，你爲着什麼而死呢？」——你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種絕對黑暗的空間突然湧現在你的前面，使你感覺到可駭的強

烈的印象。倘若一個人不懺悔而死，那就是死得沒有意義。在相反方面，每一件積極的事情在蘇聯光耀着，擴大了一個人的心意。這終於使我完全放下武裝，使我在黨和國家的前面屈膝。你再問你自己：「好，假使你不死；假使由於某種奇蹟，你仍然活着，你又爲着什麼而活呢？此時你是完全和別人隔離着，是人民的一個敵人，是在一個殘酷的監獄裏，和構成人生要素的每一事物都完全隔離着……」同樣的問答又立刻發生了。在這樣的頃刻間，公民的法官們（譯者按，這是陳述口供時對法官的稱呼），關於個人的每一件事物，一切關於個人的身外物，一切怨恨、虛驕、以及其他的專物，都脫離了，不見了。此外再加上使你聽到的關於廣大的國際鬥爭的反響，這一切都發生它的作用，結果是蘇聯對於它的屈膝的反對者，得到完全的、內在的、道德的勝利……我的話就要說完了。這或許在我的一生是最後一次的說話了。」

倘若你能看到這兩個犯人在一次審問中所說的話的這些小部分的提要，而仍然相信這完全是偽造的事件，——那末我恐怕你不是人們的一個很好的裁判者。

但是卽令這口供的可靠性是無可疑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答復，就是爲什麼這些人要犯他們的罪？要真正了解這個問題，你不但要看審判的詳細報告，而且還要看關於蘇聯的黨的歷史。但這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到的。

在很仔細地研究之後，我才明白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但是雖經過了熱誠的硃究，雖由於英國勞工運動中所得的某些經驗幫助我了解，我也不過明白此事怎樣發生的經過罷了。其實在我們英國人，並不難相信個別的勞工領袖有的時候也許要出賣他們的主義。像麥唐納、史諾登、和湯默斯（註）都會經這樣做過。關於這件事，英國和蘇聯之間的差異，並不是一切我們的勞工領袖是不易腐化而有些俄國人却要走錯路；差異之點是在：當俄國的勞工領袖出賣的時候，他們被槍決；而當英國的勞工領袖出賣的時候，他們却被請入內閣。無疑地，這是一個大差異；其實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和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差異。但是這却不是一個英國人的我所能引以自豪的差異。

譯者註：J. R. Macdonald, Snowden, Thomas, 原來都是英國的工黨領袖，後來都叛了

黨，加入內閣

這本書的小小篇幅，當然不能解釋爲什麼這些俄國領袖要走錯路。卽就一件事說，人類的動機是世界上最隱約最複雜的問題，而這些人的動機更是絕端的混亂、複雜、和歪曲的。他們在審問時所說的話裏，詳細說明他們那樣做的種種理由。但是我恐怕，在那些不熟悉此事全部的歷史背景的人看來，對於這些理由仍然是不能了解的。

無論如何，這個歷史的大悲劇是發生了。這個大悲劇雖發生，但是蘇聯却仍然向前邁進，——好像她自己的一個大破冰船從冰海中打出一條出路來。蘇聯雖在內部受了一個殘酷的打擊，但是她却生存了上去，好像她以前受了更兇的打擊而仍得生存下去，也好像她將來也不怕她的敵人從外面給她的打擊而仍得生存下去。

蘇聯的聯合起來的各民族所努力的事情，是要對人類表現，怎樣的幾千萬人可以在和平的聯合中共同生活着；爲着共同的事業而工作，以他們的永在發展的技能，來供給他們的永在發展的需要。他們所努力的事情，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失業、沒有貧窮、和沒有戰爭的社會。

蘇聯人民正在進行這種鉅大而困難的事業，不幸因爲他們的老領袖裏面有幾個出賣

了他們的付托，受着恫嚇和阻礙，而世界在這件事裏反而認為是有理由更毀謗他們，更阻礙他們，這不是可以詫異而可哀的事情嗎？這些人的叛逆行爲，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裏，震撼着蘇聯。依我說來，我從這個叛逆的行爲上，祇得出一個更多的理由，盡載所有的微力，幫助蘇聯的人民努力他們的事業。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在美國怎樣？

你也許說：『潛是無論如何，俄國是遠得很，比起美國來是一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所要知道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將成爲怎樣的情形？美國的狀況是絕對不同的。』

美國的狀況和蘇聯的不同，這是很真確的。但是美國的狀況不同，這並不是說美國的狀況就必然不適宜於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其實在許多方面，美國的狀況是更爲適宜的。

因爲，美國人民對於生產財富的工作，比俄國人民有更高度的技能；美國人民只要他們能把他們的生產工具完全應用起來，幾於在這頃刻間，就能夠生產足夠的財富來創造一般的富足。

在事實上，在美國已有過審慎的估計，每一個人能有多少，倘若美國人民能奮置他們的經濟生活，使他們能夠穩定地、不被間斷地，應用他們的生產工具。這種估計的第一次是見於卜魯欽斯研究院所出版的另一本書，叫做『美國的生產容量』。這本書的著者

所得的結論是：即在一九二九年，在繁榮的最高點，美國仍然可能增加他的財富生產，可達到百分之二十。因為，當時她有着這樣百分之幾的生產工具閒空着。據本書著者的計算，在經濟蕭條的幾年中，美國的生產工具有百分之五十閒空着。所以我們可以說，依着貿易的狀況，今日美國的生產容量，有從百分之二十至五十是不被應用着。『美國消費容量』一書的著者曾經估計過，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工具如被完全應用，那末原來每年收入不及二千五百圓的家庭（在美國這樣的家庭有一千九百零四萬），都可以提高到每年極近於二千五百圓的水準（見該書一一九及一二八頁）。換句話說，貧乏在美國可被廢除了。

關於美國的生產財富的容量，還有另一個同樣審慎的估計，是由紐約房屋管理局所主持，發表於『富足的圖解』（全國潛藏的生產容量調查報告）。該報告的著者所得的結論是：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的生產體系應該能生產足夠的財富，使有着四人的家庭的每家，每年可以得到收入四千三百七十圓，較大和較小的家庭可依比例類推。

初看起來，這兩個估計裏面似乎必有一個錯誤的。其實不然。它們根據各個的假設

，都是正確的；但是它們的假定都不相同。關於這一點，在這裏如要詳細討論，是過於專門，只能簡單地指出這一點：潛伏的生產容量的調查，假定生產的資源都由建築摩天大廈轉移到建築住宅，而卜魯欽斯研究院却沒有這樣的假定。可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美國人民當然要把生產的資源從較不急迫的應用轉移到更急迫的應用，所以上述的調查所根據的假定是可被接受的。無疑地，每年四千三百七十圓的明確數字只是一種估計，但是依我看來，這可以證明，美國人民是能夠供給自己近乎這樣數量的收入。

美國有這樣宏大的生產容量，這是美國狀況和蘇聯狀況的主要的差異。而這個差異，可使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進行更比俄國順利。因為，社會主義是以富足的假定為根據的經濟制度，如同資本主義是以缺乏的假定為根據的經濟制度。因此，美國有着廣大的潛伏的財富，這個事實正是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的最大的優點。她的生產財富的容量，在社會主義之下對於她是有利，如同在資本主義之下對於她却是實際的困難。因為，如我們在上面所已看到，社會主義是唯一的經濟制度，當你把財富生產出來之後，它能使這財富的分配成爲可能。

任何人，只要他曾經在進步的方面積極參加政治的生活，常要提起這個問題：錢將從何處來呢？他們所談到的也許還不是被作為新的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只是關於朝着這個方面的某些進步，或是關於要國有這個工業或那個工業，關於擴充這個或那個社會服務。

有些存着懷疑態度的工人也曾經問過，錢將從何處來呢？初看起來，這也許是個很切要的問題。當我們討論羅斯福政策的時候，我們曾經看到，只要有開空的勞工和生產工具可被用來製造財富，錢是永遠不是困難的事情。因為錢不過是一種工具（很不完全的），由於這種工具，我們可以計算並分配我們所產生的財富。財富本身不是別物，只是我們的工作的產品。因此，只須我們有着未用之生產容量，我們不應該被「錢將從何處來呢？」這個問題而有所躊躇。因為，如我們在本書第一章裏所已看到，美國已經能生產足夠的財富，使每一個人得到很適宜的生活標準，而且根據潛伏的生產容量的調查所表示，還可以生產更多的財富。所以不成問題地，有許多錢可以用來進行宏大的、立刻的改良和激進的重新組織。

但是我想，在反對「錢將從何處來呢」這個問題後面，還伏有一個真正的問題，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所要真正推究的是像下面的這個問題：我們能夠無須現在的資產階級而生活下去嗎？我們能夠無須現在管理工業者的幫助而建立並管理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嗎？這個問題可再歸根到這樣的一個問題：美國的工人以及中等階級中和工人同意的人，能否管理美國的工業？

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懷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能夠的，美國的工資勞動者是最能幹的、受過教育的、和良好發展的人民，他們裏面有許多是能習於担負很負責的工作。靠着新工生活的九千萬美國人中，有許多關於管理的，經理的，和專門技術的人材。

如有人懷疑美國人民有進行生產制度的能力，這真正是異乎尋常的事情。關於這方面，俄國人雖遠不及美國人，最後也能担起這個任務。俄國人民以前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非常缺少專門技術的能力，幾乎沒有管理的經驗。雖然不是沒有很大的困難，可是他們不但能管理他們現有的生產制度，而且還能把它大大地發展起來，美國人民難道不能做得更多嗎？

而且我們不要以為，美國或英國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之後，世界上其餘的地方還是沒有變化的。在美國或英國廢除了資本主義，這是震動世界的大事，這意思就是說，有一個第二大國由資本主義的陣營變到社會主義的陣營，在這兩個陣營間的均勢上有着這樣的變化，對於世界其餘的地方是有着極大的反響的。

總之，一個社會主義的美國在世界上是不會孤立的。世界上已成立了一個頭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倘在世界上存在着兩個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要受重大的威脅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想像得到，在美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對於世界上其餘地方一切反資本主義的勢力有着極大的鼓勵，——例如對於西班牙和中國正在進行着反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有着很大的影響。

我深信羅斯福政府的同情是在鬥爭中的西班牙和中國人民方面，所不幸的是美國政府的實際計畫是對於這兩國人民很不利的，在實際上是幫助了在西班牙的德意侵略者和在中國的日本侵略者。

尤其是美國的中立法，無疑地有着這樣的影響。無疑地，最初通過這個法案的時

候，是出於誠意愛和平的人民，他們認為這法案能使美國不致捲入戰爭漩渦。當時他們仍想到要阻止美國的金融資本家爲着要尋覓國外市場，國外的投資園地等等，把國家引到帝國主義的冒險路上去。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在不久以前，這在美國的政治上還是一個很真確的問題。倘若羅斯福政府的進步的努力失敗，美國落在最大最富的銀行家和資本家控制之下（他們通過共和黨來操縱政治），這在將來也許又要變成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但是在目前這却不成問題。在目前並沒有美國投入帝國主義冒險事業的問題。在相反方面，目前的問題，却是美國人民是否要給西班牙和中國人民英勇鬥爭以強大的支持。自然，這並不暗示美國應該和德國、意國、或日本作戰。因爲，美國人儘可在國際公法的尋常規定之下，允許賣給西班牙政府以軍械，這樣就能給與西班牙人民以鉅大的支持；他們也只須在日本繼續侵略的時期內，拒絕和日本通商，就能使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成爲不可能。（倘若有任何膽怯的美國公民要回答說，倘若美國真這樣做，便有日本、德國、或德國對美作戰以作報復的危險，那末讓我這樣一個歐洲人告訴他說，他大大地

佔低了美國在世界上具有壓倒力量的名譽。

在美國有一部分蓄意的、進步的、自由主義的輿論，因為（倘若我可以這樣說）未曾研究美國所要應付的實際的、具體的、特殊的國際形勢，於是竟用着這一部分的勢力阻止美國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無疑地對於阻止侵略戰爭及保持或恢復和平，是有極大影響的，這是多麼一個悲劇啊！

依目前的實際情形，美國政府並不被某國有所行動，這種行動可以很安全地進一步使法西斯的侵略不可能，由此保障世界的和平；目前只是讓個別的美國人，和他們的比較小的團體，去努力幫助西班牙和中國的人民。這些個別的美國人對於這件事雖然有了很熱烈的響應。例如林肯義勇軍大隊以及其他美國義勇軍大隊在西班牙內亂中，立在西班牙人民方面作戰。單純的大公無私的高尚精神，激動了這些整千的美國青年渡過大西洋，把他們的生命貢獻給西班牙人民的英勇鬥爭。這種精神對整個歐洲表承了美國人的性格。這是理由之一，說明為什麼像我這樣一個歐洲人，能把這本書取名「蕭聲在美」。

此外，有美國所已實行的有良好組織的、廣泛的、和有效的抵制日貨運動，也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表示一個自由的民族，雖只是由於個人的自願的努力，對於另一個受壓迫的民族給與援助，也能有這樣的成績。有專門的觀察家最近由遠東回來，據他們告訴我說，這種世界廣泛的抵制日貨（這件事美國人民立於領導的地位），是最重要一個因素，打擊日本的侵略行爲，同時使中國人民能夠組織他們的抵抗。

這一切自願的、個別美國人的努力，都是雄壯的，但是倘若一切進步的美國輿論都能團結起來作政府的後盾，督促政府應用美國的宏大的力量使法西斯的侵略不可能；所用的方法只須這樣簡單和安全的計劃，如堅決主張西班牙政府有購買軍火的權利，拒絕和日本通商，那末一個團結的美國在已往十八個月中已能改變了世界的歷史。

美國有一部分進步的輿論所以會陷入錯誤，擁護中立法，反對美國政府和其他民主國聯合起來，使法西斯的侵略不可能，我以為是由於把事情想得太空象的緣故。存着這一個見解的那些人，也像我們一樣，都集中於避免戰爭這個最高的目標。但是他們把和平與戰爭想得太空象了，——他們沒有在實際方面想得夠，因為實際的情形是：今日的世

界問題不是防止一般的戰爭，却是怎樣防止一個特殊的、明確的戰爭，這戰爭是在任何一分鐘可蔓延於全世界的。而這個威脅世界的特殊的、明確的戰爭，並不是由於一種侵略的美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戰爭。在相反方面，這却是由於德意日法西斯帝國主義，企圖征服世界，作為他們資本家的工業市場，所造成的戰爭。這個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已在西班牙和中國猖獗着，所以當前問題並不是防止一般的戰爭，却是要防止這侵略戰爭成為世界的戰爭，要在這個戰爭已經爆發的地方把它撲滅。

這同樣的考慮，也可以應用於經濟的和社會的領域。在本書的以上三章裏，我會經略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特色。我覺得這樣做是重要的，因為有許多人不肯有信心地促成目前的改良，除非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傾向着何種經濟制度，有着一般的概念。換句話說，你不能叫人民繼續修正資本主義，除非他們知道有些東西是可以用來代替它。但是我却非常抱歉，倘若在那幾章裏所說的，使人所得到的印象是：除了完全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一個完全燦爛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目前就沒有什麼別的有用的事可做。在相反方面，如我在討論羅斯福政策時候所要說明的，每一個美國或英國的社會黨

義者所要做的主要的當前的事，是要設法糾正我們所遭受的侵害大眾權利的事情。我們所要做的事並不是要用無窮盡的時間，來憑空設計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美國或英國怎樣應付這個或那個經濟問題。我們非到了要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不能夠知道這件事的詳細情形。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是要集中力量於消除資本主義的災難。

● 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留意把握住我們最後目的地的性質，同時我們却須立刻設法糾正在我們面前所看到的侵害大眾權利的事情。我們必須設法消除大部分美國和英國人民的貧窮；消除失業；使每一個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得到適當的生活和生活的安全；消除戰爭、不公道、和剝削。對於這些侵害大眾權利的事情的糾正，最後就包含着資本主義的廢除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設。因為，有用的改良沒有不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的。但是同時，特殊改良的成就並不是可以沿着順利的或容易的道路，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要糾正我們當前的侵害大眾權利的事情，沒有一件不需要努力和鬥爭的。

第十四章 怎樣達到目的？

這本書所要表示的，是我們終於不能做到所應做的事情，除非把一國的資本——它的生產工具——從少數人的階級——例如在美國的五百萬人——轉移到全體人民。因為，只要工廠、礦、和土地仍然握在少數人階級的手裏，最後仍是不可能把足夠的購買力分配給其餘的人民大眾，使他們能夠購買工業的產品，由此使他們能夠繼續有着職業。從這個事業，我們追溯今日使世界遭受苦難的一切最惡劣的弊病。

這却不是一個理由，可以用來掩飾不擁護羅斯福政府對於分配更多購買力的一類政策；說他並沒有直接企圖轉移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但是這却是一個理由，由此可以澈底明白，這類政策最後仍不能勝利——或換句話說，這類政策能夠勝利，只在開始打毀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利的時候。這却是一個理由，由此可以澈底明白，這類政策必須在資產階級的頑強反對中進行下去。

這使我們直接講到政權問題。我們的結論必然是：你除非得到政權，不能辦到這件事。

事。權的問題是政治生活的最大的問題。

工資勞動者和其餘的人民既沒有生產工具的實際所有權，他們怎樣能夠把政權，握在自己的手裏，由此能夠企圖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你也許要說，在美國這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美國真是一個民主國，沒有國王，也沒有貴族院來阻礙人民的意志。美國人民只要選舉他們所情願選出的人物，人民是必然被服從的。

誠然，美國人民由於創立聯邦的革命，爲他們自己獲得了例外程度的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他們至今還保存着。這種民主政治在美國人是一個很優越的條件，使他們有許多機會來執行他們的鬥爭，來改變他們的經濟制度，這是多數的他國人民所享受不到的。但是他們要享受這個優越條件，他們必須澈底明白，他們有權利選舉那些贊成更廣大分配購買力的候選人，這個權利只是給與他們在鬥爭中的一個利器。僅僅這利器本身是不能保證他們的勝利的。

因爲，實際的情形是：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如美國和英國，人民所選出的代表不一定有統治權。這事引起了誰在事實上統治的問題。

在任何社會裏，誰統治着？這個問題的問答是：據有這一國資本的人——即據有生產工具的人——統治着。這是一個基本的政治真理。只有在這個真理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有意義地討論政治。

可是這個真理是不是夠顯明呢？試舉下面的例子來說明。你試想像一個國家，在這裏面有某羣人具有全部分水的供應權。這一羣水的供應權所有者不會統治這個國家嗎？即令是一個孩子，他也會告訴你說，只須他們有權把持這個水的供應權，他們就能夠指揮其餘人民。也許其餘的人民有着選舉他們的統治者的權利。但是水供應權的所有者可以說：『倘若你不選舉我們，我們就要斷絕你的水。』於是人民要選舉他們所願付托的人來統治，這種選舉的權利在事實上幾乎是沒有價值的。

美國和英國在今日所得的地位還不致壞到這樣的地步，但是已有些相像了。約有五百萬的美國人據有美國的資本或生產工具，如果不用這資本或工具，其餘大多數的美國人民就得不到他們的生計。美國人民固然有完全的權利拒絕選舉這五百萬中任何一人到國會去，或擔任任何公務。但是倘若他們這樣做，這五百萬人可以開始拒絕水的供應。

明白地說，他們可以拒絕應用生產工具，或拒絕其他任何人應用生產工具。他們創造所謂經濟恐慌或蕭條，這樣一來，更多更多的美國人要失業，更窮乏。除非實行非常激烈的計劃來制裁他們，他們可以繼續下去，直至其餘的美國人都重新成爲服服貼貼的善男善女，重新選舉五百萬人的代表人來統治他們。

據有生產工具的人統治着國家，無論這國家的憲法是怎樣，直至而且除非他在實際上被驅出於生產工具所有權之外，還是無法避免的。

換句話說，前進的道路，是在從五百萬人的手裏把政權取出來，放在九千萬人的手裏去。這是比僅僅改換政府更大的事情。這件事所包含的內容，遠過於用民主黨政府來代替共和黨政府，甚至遠過於選出一個農民勞工黨政府。可是無論怎樣，選出一個進步的政府却是在這個方向的第一個步驟。

但是要選一個進步政府的選出，能成爲這個正確方向的一個步驟，必須這個政府能徹底了解：它的選出，只是爲着人民重新獲得經濟權利的廣大的鬥爭中一個附帶的事情。因爲，除非這個進步的政府徹底了解這一點，它便不準備應付統治階級代表人所必然

要進行的憤怒反攻，——如同他們對於羅斯福政府所已做過的事情。

這裏的要點是：雖選出人民中非資本主義的份子來組成政府，生產工具所有者的權力仍然存在；因為擁有生產工具的人仍然把持着政權。但是選出他們所不能控制的政府，對於生產工具所有者却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他們常常恐懼：這樣的政府也許要做出傷害他們財產權利的事情，因此，他們對於這個政府常作不容情的攻訐，而這個主要的攻訐，常採用下面的同一的形式，他們總是用「斷絕米的供應」來企圖破壞這個政府的信用，——即由於製造經濟恐慌或蕭條，以致數百萬人民失業，來破壞這個政府在人民間的信用。

當這種形勢發生的時候，這進步的政府必須選擇下面兩條路中的一條：要末投降於統治階級，這樣一來，統治階級便以他們的權力打銷人民用民主途徑所得到的決議；要末和人民共同奮鬥，這種鬥爭要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須在生產工具由這少數人的階級手裏移到人民手裏的時候。總而言之，當前的資產統治階級，不因爲人民投票曾經反對了他們，他們就拋棄這個鬥爭。他們要用盡一切可用的方法，來堅守他們的所有權。真正

政權的轉移，必須包含生產工具的轉移；這種真正政權的轉移怎樣能辦到呢？這我不能告訴你，因為，要這樣做，我們必須能預見未來的事情。

但是，你也許要問，我的意思是不是說，必須用暴動才能辦到政權的轉移呢？是不是必須有革命和內戰呢？我們能不能避免這種可怕的難關而改造社會呢？

其實這個暴動的問題不是一個真正很複雜的問題。我們的現有的統治者對於這個問題做了可怕的宣傳，我們被這個可怕的宣傳所迷惑。他們說，社會主義者都是極而走險的壞人；這種人是爲着暴動而用暴動，不能遵守民主的決議。直截了當地說，這一切都是說慌。在瘋人院以外的人，沒有一個不要盡他的力量，使他的國家避免落入社會暴動和內戰的漩渦。社會主義者絕對願意遵守民主的制度，其實他們用着許多時間保衛民主，使它不致受到法西斯和他們的朋友所已在進行的攻擊。

其實社會主義者鄭重說過的却是下面的意思：倘若人民投票決議，選說不到什麼社會主義，只是要糾正某些侵害權利的的事情，而這種糾正包含着對於資本所有者的財產權利的擾亂，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不能相信資本所有者的代表人還能遵守民主。我要重

「這說，倘若我們不遏止他們，他們便要『斷絕水的供應』。倘若一個民主的政府企圖制止任何阻進步的法律，他們便要製造經濟的恐慌或蕭條來爲難。」

這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倘若要生存下去，對這樣的詭計是斷不可讓步的。這樣的政府必須努力進行它的進步的政綱，不爲資本階級的怠工而退縮。遇有必要的時候，這政府必須自辦工廠，或接收僱主們不再願意辦的工業，由此使人民再得回他們的職責。倘若不否認，資本所有者的代表人對於他們不能用經濟怠工嚇倒的這個堅決的民主政府，還要設法用暴動來反對它，還是可能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避免實際的暴動的爆發，就要看這個民主政府能否迅速地阻止反動者和他們的代表人得到機會使全國陷入混亂。總而言之，一個進步的政府要保留它的權利，用唯一的能夠應付反動暴動的方法來緊急處置，就是要迅速地、速決地、堅決地、應用武力來保衛民主。

在原則上，關於暴動和不暴動這個課題，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沒有什麼再可以說的了。自然每一個人都希望，社會的改革可由最和平的途徑達到。但是，我們不能允

許這種改革設那些怕喪失特權地位的人用暴動（其先是經濟的，隨後是武力的）來阻止，而我們却坐視不救。因為，我們如果因為現在的統治者不許資本主義制度在不暴動的狀況中廢除，我們就聽任這制度的永遠繼續存在，那就是使世界要遭受無窮盡的一次又一次的戰爭苦痛。

我在上面說過，「我們」不能聽任生產工具所有者永遠統治下去。我們不能聽任這件事永遠這樣下去，即便反抗遭徹底的每一企圖都要受到恫嚇；在現在的統治者方面所用的恫嚇手段，其先是經濟的報復，隨後是實際的武力暴動。我們所以不能聽任這件事永遠這樣下去，因為生產工具所有者的統治，就是等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永賴，這種制度因為不能把足夠的購買力分配於人民大眾，使他們能購買工農業的產品，必然是要驅逐羸弱的人類在國際戰爭及內戰裏面走上自斃的道路。

但是誰是「我們」？我們就是對於生產工具沒有所有權的最大多數的人民。可是幾萬萬的人類如果不把自己組織起來，是不可能進行行動的。他們必須組織某種團體，必須通過這種團體，才能使他們的意志發覺着。

在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在工資勞動者的大眾裏面，都已生長着某種組織，這種組織是資本主義加於他們的待遇所引起的反響。這種組織的目的是在保障工資勞動者的利益。這類組織就是工會、合作社、和勞工階級的政黨。這些組織構成我們所謂「勞工運動」。勞工運動，代表靠工薪生活的五分之四的我們的本能的決心，要保障我們自己，在某限度內反抗僱用我們的人的絕對的統治。

工會阻止僱主們不願工人的意見，隨着他們自己的高興，確定工資率、生活狀況、和工作時間。合作社使有組織的消費者可能使他們的某些需要得到滿足，不必貢獻利潤給資本所有者。勞工階級的政黨，由於督促資本所有者的代表人，在社會服務、贍養金、保險等等方面，獲得資本家所給與的讓步。由於這個勞工運動，「我們」——最大多數的人民——能夠使我們要求社會改革的意志發生效力。

在美國，勞工運動不及在英國的發達。只在過去的幾年裏，在有些最重要的美國工業裏，才有工會被組織起來；而在英國，重要的和有勢力的工會在這些工業裏都存在着多年了。在英國，還有着很廣泛的消費合作運動，社員人數不下八百萬，有着散布全國

的商店。最後，有組織的英國工人有着他們自己的政黨已四十年，即英國的工黨，在組織上是全國的規模；這個工黨曾經兩次組織政府，現在是正式的反對黨。在別一方面，在美國，以有組織的工資勞動者爲根據的政黨，才開始成立起來，而且還僅限於美國的局部的地方，例如在紐約邦新發展的工黨。這一切聽起來好像完成社會改革的工作，在美國要比在英國艱難得多。但是我相信剛剛相反。美國的勞工運動現在剛在發展它的力量到全國的規模，這在實際上却給與它以一個很大的優越條件。因爲，它能夠避免英國勞工運動在發展中所犯的嚴重的錯誤，——這種種錯誤，倘若不被迅速地克服，是有使英國勞工運動衰敗的危機。

自然，像我這樣一個不是美國人的人，對於美國勞工運動願做和不應做的事情，要有所建議，是不適宜的。我即使願意這樣做，也不可能。因爲只有美國人才能澈底明白美國政治生活的實際情形，由此總歸特殊的行動途徑。但是有一點我却不願有人發生誤會。我說勞工運動在任何國家如美國或英國，必然是造成進步的社會改革的勢力核心，這句話却不可被誤會，以爲我的意思是說，勞工運動在社會裏是唯一的進步的運動，或

以爲我的意思是說，勞工運動應該必然地、或立刻地、和更進步的非勞工的政治勢力和政黨脫離關係。

我在上面（第五，第六，和第七等章）主張極力擁護羅斯福分配購買力於人民大眾的政策，不但擁護這政策而已，並且奉勸羅斯福總統和他的政府要貫徹並擴充這個政策。因此，美國宜有全國規模的獨立的勞工的政治行動，——例如一個農工黨的組織：這個問題，無疑地和羅斯福領導下的民主黨執行政策的程度問題，有着密切的聯繫。同時，倘若美國的勞工界沒有看到，依羅斯福路線的進步政策裏獲得最後的勝利，——或只是不被反動派的反攻所破壞——它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末美國勞工界將失却對於現實的把握。倘若羅斯福和他的朋友們長縮實行不可免要侵害財產權利的行情，——例如貫徹宏大的建屋計劃——那末他的分配購買力的努力，最後將不可避免地要失敗，要喪失信用。

總而言之，勞工運動除非看清它究竟往那裏去，便不能夠擔負起它的工作，——也就是不能夠由此救這世界。這並不是說它應該一躍而達到目的，或應該拒絕一次可以做

到一半或四分之一有機會。可是這裏所要鄭重指出的是：除非它有了它的目標的意識，那末它將失却方向的一切知覺，——它甚至不知道往那裏前進或往那裏退却。而這樣意識的缺乏，正是英國和美國的勞工運動所同有的弱點。

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常有組織的天才。他們曾經建立了世界上所僅見的最大的工會、合作社、和勞工階級的政黨。但是美國和英國的勞工運動都是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這個缺點很嚴重，非等到這缺點被消除，勝利是不能到來的。他們對於所在努力的事情，從來沒有超過『半意識』的程度（譯者按，即對於最後的目標模糊不清）。他們所見到的，從來沒有超過他們眼前的很短的距離。他們僅僅努力於得到更優的工資，更短的工作時間，更多的社會服務，而並沒有清晰地想到爭取這些東西所必然要引起的後果應該怎樣應付。

誠然，英國的勞工運動已經成爲社會主義的了。他們在大概的意義上已看到這種種利益要能完全得到，終究非把社會由資本主義的基礎改變爲社會主義的基礎不可。但是英國的勞工運動，就全部分說，還從來未曾努力真正關於鑄成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

的事情。這是因為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本質還缺乏明晰的足夠的了解。他們還未曾了解他們所要反對的是什麼。

基本上由於這個理由，英國勞工運動未能利用已往二十年中屢次可以利用的機會。因此，在今日只有這個運動的本質經過徹底的、和很困難的改變，才能挽救這個運動，不致再蹈中歐勞工運動的覆轍。倘若再蹈這個覆轍，那末在英國的我們是極少希望的了。我們將陷入法西斯和職爭的苦境。

美國的勞工界由於英國所犯的錯誤得到的教訓，有無比的機會避免這一切。美國的勞工界有機會團結全部分的美國人民（除了極少數人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因為美國的人民無論用手或用腦，都是勞動的。在這裏就有着他們的希望；在這裏就有着頗好的機會，替他們自己建立一個適於生活的世界。

第十五章 希望在美國

美國有希望，因為美國人是年青、強壯、勇敢。美國有希望，因為美國聯邦是為着美國人民的生命與自由而建立的。美國有希望，因為美國人民在很久以前就掃除了專制制度的一切渣滓、尊號、和中世紀的特權，這些東西在英國仍然牽制着我們的腳。美國有希望，因為美國人民在歐洲人民之後，才遇到了決定的時期，可以從歐洲人民的經驗裏得到教訓。美國人民要替自己開闢出一個途徑，使自己能在和平與安全中得到生活，他們怎麼會失敗呢？

我知道美國，——我現在已到過美國五次，在美國所旅行的地方從紐約到洛杉磯；並從阿爾巴馬到梅因——不致有偏面的成見。為社會建設而努力的每一個美國人所遇着的特別問題和困難，我也知道一些。的確，美國人民向前進的鬥爭不是一番容易的事情。每一個步驟的成功都必須由於努力和犧牲。在美國的反動勢力或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強烈。但是在美國的進步勢力的強大，却也為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擬。鬥

爭在美國是有着宏大的規模。人民要在這門爭中獲得勝利，必須利用美國在政治和經濟部門的實際成就，加強經濟的和政治的自我教育。

但是美國人民是將要這樣做的。美國永遠不會走上黑暗的道路。美國對她的基本問題，永遠不會採用帝國主義的答案。她將永遠不會轉到法西斯主義和戰爭。

所以多了一個歐洲人（譯者按，這是著者自指）在美國找得了希望。自從美國的聯邦建立之後，歐洲的人民中最窮苦的、最被壓迫的、最失望的、都把美國想做有希望的國家。一年又一年，他們裏面整千整萬的都把他們的希望付之實驗，渡過大西洋往美國跑。其中有些已經找得了他們所要尋覓的東西；有些是失望了；有些却繁榮了；有些所過的環境也不比他們所從來的地方好些。現在他們却構成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現在他們是最富的、最豐腴的、最廣大的領域之承繼者。他們只要根據知識和正義，建立彼此間的關係，由此使全體都對於他們所能生產的財富，享受到足夠的一份。雖然，他們是不會失敗的！

所以我，又多一個的歐洲人，對美國懷着希望。已居住在美國做人民的以數百萬計

的歐洲人，所要求的，是工作和生活的機會。而我們在歐洲的人，對於美國人民却要求一些更多的東西。我們要求美國人民表示給世界看：一國的人民怎樣可以學習在自由、和平、和豐富中生活着。

(完)

從美國看到世界

每冊實價
外埠加寄費
國幣七角

著	譯	發	發	印
者	者	行	行	所
John Strachey	韜	徐	全	生
	奮	伯	活	活
	齋	昕	書	印
			店	刷
			星	所

梧州 赤坎 梅縣 南平 衡陽
 常德 南寧 立煌 曲江 星島
 昆明 成都 桂林 上海 香港 西安
 貴陽 貴州 貴陽 貴陽 貴陽

版請所育以觀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版

C.C.0813
1-3000

活生